

目 录

編者的話

1917 年美日拉攏中国参战密报	蔣士立 (1)
直皖战争始末記	瀨江濁物編輯 (11)
直皖战争文牋	賴羣力輯 (109)
直皖战争記	汪德寿 (165)

編 者 的 話

本輯共收四篇資料，主要內容是 1920 年的直皖戰爭。

《1917 年 美日拉攏中國參戰密報》系蔣士立致馮國璋的密函。1917 年北京政府對德宣戰時，蔣士立在日本向馮國璋密報皖系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的情況。從這些密報中，可以看出美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參加歐洲大戰的陰謀和直皖兩系的矛盾。

《直皖戰爭始末記》系直皖戰爭後不久出版的。其中對安福俱樂部和直皖戰爭情況的記述，頗有參考價值，並可與本期另一篇材料《直皖戰爭文牘》互相印証。但是由於作者是站在直系軍閥的立場上來揭露皖系軍閥的罪行，故對於直系軍閥塗脂抹粉，推崇備至，實際上直系和皖系軍閥都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直皖戰爭文牘》系散輯直皖戰爭時期的文電而成，這一批資料，可以作為《直皖戰爭始末記》的補充。

《直皖戰爭記》系曹銳的幕僚所寫。事為親歷，尚屬可信。

本期全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資料，今後還將用較多的篇幅刊載這一方面的資料。希望愛護史料的人士，將有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文獻、回憶錄以及書刊等源源惠賜，以便使有關北洋政府的史料，逐漸充實起來。

1917 年美日拉攏中国参战密报

蔣 士 立

編者按：馮國璋所存密函四通，所用封套、箋紙和字跡、格式完全相同，內容事跡相連，雖署名不同，也可以確定為一人所寫。第一函末尾注有“蔣士立”三字（似為馮國璋部下所加）與原函署名“士立”符合，對照蔣士立的其他函札，筆跡與格式均同，可以確定發信人為蔣士立。據信札內容看來蔣士立系在日本為馮國璋所派搜集情報的人員，封套上無地址、郵戳等字樣，僅有“華老親啟”或“借坐副總統鈞鑒”幾個字，知此函系派人專送或由某人帶交。封套上又注有日期，如四月十七日函，注為“四月廿四日”字樣，並蓋有“劉宗彝印”篆文圖章，又批有“參”字。五月八日函封套，注為“五月十五日”，也蓋章，編號為“參字號”，又批有“劉參謀覆近日政潮及病已愈情形”字樣。可知封套所注為收到日期，劉宗彝似即劉參謀。原信無年份，據內容推斷，可以確定為一九一七年所寫。

第 一 函

越昨肅書，屬嵐峰^①參軍敬慰虛驚各節，當蒙代達愾慄。頃讀報載電布顛末，借諗瀛閩無恙，睿縉勝常，無任馨香祝禱。

美議對德布戰略肅庚電，意徹牙閣。茲更征抒管愚或備參鑒。美自二日召開臨時會議，兩院一致議決對德宣戰，予威氏以武力全權。一面增備陸軍，陸軍省提出軍事案，預擬增兵三百万。第一回征集戰時正規兵及國民軍五十万，限五個月編成。又募兵增員五十万，以次征集。又義勇兵追加團，依人口比例法，于諸州分配征集。年齡自十九歲至廿五歲之壯丁中選拔，全國分為十六區辦理（按此漸行舉國皆兵之制）。并趕造三百万人之軍械。全體動員，一部配防內地，一部備送歐洲。一面調遣海軍。大西洋方面驅逐艦五十一支，炮艦八支；太平洋驅逐艦九支，炮艦二支；亞洲方面驅逐艦五支，炮艦九支。近一部調集國境，以防德艦，一部調布美佛海峽及大西洋方面，與英、法

① 師景雲字嵐峰，時任馮國璋參謀長。

海軍協同動作。并造木船千支助用。大增軍費，全年海陸軍費六億八千萬鎊（約七十億圓），臨時費在外。并为聯合各國助募大批公債。現酬送法國十億弗（所以報獨立戰時法人之贊助也），更為各國另募五十億弗。沒收多數德艦，共一百零一支，計六十萬噸。逮捕陰謀德人。已捕六十五名，現在續捕。同時古巴亦對德布戰，伯刺西爾更擬斷交，均以潛艇損失，表同情于美。近方積極豫備聯絡進行。至餘中立各國，秘魯及波里比亞亦表同情，智利及亞爾然丁則仍較冷靜。以上美洲中立國之態度也。至南歐之西班牙及北歐丁、瑞、騰三國，均守中立，毫不感其影響，且社會黨互相聯絡亦堪注意。

德奧一方近亦大有策進，一面備美，德之備美已久，其最大之計劃，略分數事：一、布置潛艇于美洲沿岸，以防出兵，近已布署完整。一、利用墨西哥叛美，近已出兵進窺美境（近日忽傳墨國陸相已將統領捕縛，確受德人指使，尤堪注目）。一、利用在美親德派，以備內應（近日兵工廠忽被爆破，更發現圖爆議會陰謀及其他計劃甚多）。一面大舉突俄。昨斯篤可妥河畔大敗俄軍，復滅其第二大聯隊，掠獲將校百卅名，下士以下九千五百餘名，大炮十餘門，機關鎗一千五百支，并用毒瓦斯作戰。（近東部俄軍亦有敗耗，尚未証實）。奧國與美斷交，土耳其、勃牙利亦擬同一動作，準備應戰。而西部戰場方面，雙方已開始總攻擊。德軍小挫，來月初乃或決勝。

此次美之參戰，據多數有識者之觀測，軍事方面于聯合側仍無大裨益，陸軍編練需時，且不能運送歐場。海軍亦只能防備德艇，且當分頭備壘。國人對於征兵制度反對最烈，各處頗萌亂象。至古巴原屬小國，伯刺西爾則人口總數只一千七百卅一萬八千五百五十六名，其中德人已占四十五萬，尤為掣肘。而經濟一方則大得援助。美富甲于德、奧、土、勃二倍，故于財糧、器械供應最為得力。且海禁大弛，聯合隊得自由行駛，亦極活動。此固足以剋制德、奧，而具最大之力量者。美國資戰程度範圍（近英相渡美協議），尚未完全明了。但此舉于經濟上、交通上、精神上、民氣及聲援上得力不小。然此亦夙在德人意計之中，而早作種種緻密之準備。目前孤注在握，最得機宜，決不易為最後之屈伏。據親悉德國內情者云：糧食儲備頗丰，決不至如聯合各報之所載，軍械、軍事各節更無缺憾。近且一面備戰，一面運用外交促進和局，并改訂憲法，激勵民氣，以固最後之決心。復抱定對俄政策，務達單獨講和之目的。現俄政漸趨共和^①，內部日益糾紛，王黨亟謀復逞，社會黨、民主黨、工黨異常悖誕，國內禁

① 俄國于一九一七年二月發生革命。

如亂絲，士氣最為沮懈。已為弛戰備和之宣言。最近發布長文，略謂：但求自衛，不望圖人；只要獲得君士但丁（又韃靼，波斯兩海峽，亦有放棄之意。）即為講和代價等語。聯國忱之。社會黨首與德黨聯絡，積極運動講和。美〔？〕都近亦騷亂。亦因食糧昂騰，致啟暴動，事態頗極重大。其他中立各國，更極力籌備調講，各國社會勞動諸黨，尤相互聯絡運用，已漸呈國民的講和之趨勢。故美國此舉，識者又認為促短戰局之張本也。德于潛艇宣言時已密計及此，將來低減條件即可言和（近人多謂戰事不出五、六個月必當終了）。雖德奧方面不及聯國之活動，而俄國則有最大之弱點，一方增一美國，一方不啻減一俄國也。

吾國際此時機，參戰與否，實有千鈞一發之勢。前函對於事實略有所決。茲更酌取學語，為根本系統之研究。竊意時至今日，可亡恒于斯，可強恒于斯，允宜乘取先機，決定外交方針，豫占將來地步。外交方針一語頗復賾，不易為言，而最要之點，厥有二端：一為均勢主義，一為特約主義。二者為最近政策之大分野。大約古昔多向均勢（前例至多），最近列強新式外交則多主特約，以近世國力着着趨于實際，與各種政策相消是也。大抵強國多主特約；國力對等，乃無侵併保護之虞，如近世六大強國是。弱國多向均勢，互相牽制，乃為居中自存，如歐洲永久中立各國及各小國是（我國向用均勢，雖為外人所識，但實得策）。然于萬不獲已之時，弱國亦不妨利用特約為權宜自保之計（但甚危險）。我既絕德，舊均勢雖暫拋棄，對於聯合一方，仍可為二者之研究（新均勢與特約），目前均勢，隱可分為兩層：一舊均勢（將來德交回復——按德非滅亡，決不能于吾國無絲毫權利）。一新均勢（向協商國取得）。目前既與德絕，姑就聯合一方著筆（即以恒情言，既得罪一方，必當見好一方。參戰問題純以對付聯國為目的）。將來德交回復，應為別一問題。故目前先決問題，首在決定方針，究取均勢，究取特約，抑或均勢與特約并取，以為第三步進止之標準。如取均勢，則宜對於協商各國取得平衡之同情，規定權義，詳悉範圍，而得其公共保證。如義務負擔及將來言權資位等事；或加入同盟，一致坐作與否。至改稅更約等，形式上雖可懸為別問，實質上亦須有詳悉之商訂，取得幾分之把握（如口頭磋商或精神默契等）。如取特約，則宜擇取協商最較密切之一國，相與為特別之規定。除上列各件外，將來攻守趣向及特別權利交換等事。如或二者兼用，則可于共同約証之中，覷取機宜，為特別與國之密訂。三者有無把握，參戰視之進止。（注意）或謂此時為自發的參戰，不必為詳悉之商訂，以高國家資位，而免自啟罅隙弱點，予

聯合側以要挾可乘之間。不知加入戰局與加入協商、加入同盟、加入單獨不講和種種限度，權貴至為復歧。例如單獨講和不規定，將來德與各國分別議和，不與我和，或置我不問，則將如何。如去年日攻青島，亦再三慮及此點，數與美、法、俄往復密商，取得同情，乃始着手。此次美國參戰，近已發生此種問題（範圍尚未確定），可為殷鑒。至謂恐洩弱隙，慮人乘挾，尤為自欺欺人之陋策。我國貧弱，此次參戰心理，誰不知之。弱国外交，惟有從實情公理着手，乃少危害。故宜為詳確之商訂。惟商訂條項程度，則宜斟酌活動耳。三者有據，乃可參戰。否則，仍維現狀，以待時機。（注意）維狀待時，亦大有伸縮之妙用。德奧若敗，新均勢仍可另圖。德奧若勝，或勝負平均，仍可回復舊均勢。

目前均勢主義尚易取得（兼新舊而言），保證得而參戰，固得新均勢；不得而不參，一面可冀舊均勢（如上述），一面可觀新均勢。識者謂德奧勝，則聯合弥堅；勝負平，則聯合漸渙；德奧敗，則聯合瓦解。此語頗有價值。蓋英、日、美利害相沖，無外敵必內潰也。故曰均勢易取。（注意）不參戰則坐待均勢（新舊并取，路較寬活），參戰則可取均勢，可取特約（事較狹滯），兩者各有利害，最堪研討。特約主義亦不難乘勢辦到，利用聯合國引勸心理，不難就中擇取一國。惟特約當以何國為宜，最為重要問題。查聯合國中卓具實力，與吾特別相關者，惟英、日、美三國。將來德、俄如何，為別一問題，然亦當暗注。美擅資財，政治上與吾關係較淺而地位悬殊，親美固無疑義。余惟親英，親日尤為特關緊要。日英既隱不相叶，將來若有沖突，影響于我至大。親英利害理由固多，目前為詳密之比較，則仍宜親日。以最近地位上、利害上及其他種種自衛方法上觀之，親英似不如親日。近世外交雖極復歧，直可括云英、德兩派（兩國萬難和親，地勢使然，而種族歷史利害關係尤鉅），而日本則舉足為兩方輕重。目前英德兩軍未整，外交方針誠不可偏限一方。日本當局一面注重英日同盟，一面仍暗觀德交，故我親日尤較活動。世界種族競爭，將來黃、白兩種必有沖突。中日若果親交，我拉（？）陸軍，日拉（？）海軍，真可雄長東亞。惟目前我太弱貧，恐蹈種種危害耳（高麗最為可戒）。然刻下實處此，無可如何，亦惟彼此善處綏綏稍長為幸（近世民族競爭，從前所謂遠交近攻、以夷制夷諸法均已不適）。

果欲親日，今亦絕好機會。現寺內當國，昌言與吾和親，不干內政，而作經濟上之提携。近世為經濟爭霸時代，如為土地瓜分，此疆爾界，反多沮關，故對我注重經濟政策。以侵略言，則可任意挾取天產物，吸收精華；以平和言，則視我為世界交通之一大商場，運墟所注，利源不竭。此理至為明確，苟非萬不得已，決無土地瓜分之現實。況歐戰方殷，更為日本之獨舞台。將來戰事終局，經濟上更有劇大之變化，更可乘機竟

勝，故日本認定經濟政策。苟與特約，于政治上或可無甚妨害，一在吾國之能否自強耳。對於關稅改政，聞已默認五分之實行。向約雖訂直百抽五，尚未實行（直百不過抽二五），近已暗示允意。惟各方反對者多，故暫秘密。又俄、法亦有允意。惟美國內部反對者多，亦頗躊躇。至緩債問題，日本擬允三年，英擬兩年，俄允一年，尚未確定，姑觀其後。其餘交涉各節，已逐漸為親善之表响，統候總選揭曉（二十日），確決一切。我苟決欲與之親結，不難實行辦到。

惟吾先決問題，究取均勢，究取特約，為一切根本之關鍵。平心論之，均勢實較特約為穩。根本既決，取之得與不得，則為交涉程度問題（其權操之在人）。得則參戰，不得則不參戰，實為進退裕如之計。要之，參戰計劃強半為增利起見，不僅為免害起見。若利無可求，只要維持現狀，決可免害。蓋各國均認定經濟政策，怨于此度戰禍。我即不得言權，將來于吾政治上決無絕大危害。故參戰與否，實無何等之困難，盡可隨機為之，不必遇事憂虞也。此肅，即請鈞安。后學生士立頓首。

副總統閣下 四月十四日

第二函

（特殊密件，閱覽付火。）

十四日書^①，計上籤閣。此書言美、德等事頗詳。近悉吾國參戰原動，多出東鄰。日頃迭出肆應，所晤朝野要人至多。昨與內閣某翰長男爵及外省某局長均寺相直系心腹密譚數次，乃得調悉一切真相，頗關閏要，用敬奉聞：

自寺內出組內閣，與內相（后藤）、外相（本野）、藏相（勝田）等，抱定親我政策。去年秋，寺內密派心腹西原龜三其人久在朝鮮，與寺內關係至深極密。至北京與秀實^②接洽，力表親善之旨。借探秀實之意。此人即常川駐京，隨時往來。秀實極端表示驩迎。密議親交之始，須首先排去不良感情之件。秀實微示請撤漢口、濟南軍隊之意，寺內以事關陸軍威嚴，太形重大，婉辭謝絕。一面另籌經濟上聯絡方策，于是勝田、西原等獻議，主办日支銀行，及我貸款投貸等事。并考究權利互換之件，微露允我關稅

① 当即第一函。

② 段秀實，唐時人，此以秀實代段祺瑞。

改革之意，而表面上不可不先举亲善之形式，乃有特派大使之議。(注意)此事去年出自异常倉卒，即其原因。其中几經周折，如曹、熊递嬗^①等事。密議再三，是以有士衡^②取款，叔举^③送助之行也。(注意)借款、送助、改稅，均动自他。

士衡之来，与該当軸密訂一切，還与秀实、城北^④等复商一是。叔举乃继踵而来。西原亦銜命复至北京接洽一切，并帶有寺內信任狀，由該使署介紹，偏謁各当道要人。时当德、美断交，美使劝我协同进行。寺內即飭林使^⑤，初还北京，竭力劝我絕德。秀实乃乘势提出改稅、緩債、撤兵各条，密征寺內意旨，得其同意。并飭西原与秀实訂立条件三端：一、团匪事件賠款，支拂延期。二、撤废天津廿里內不准駐兵条約，并撤去鉄道沿綫外国兵士。三、关稅改正暫增成七分五厘，俟废止厘金后，本于馬克約条，增为一割二分五厘。三条件，于三月四日訂成，秀实乃决意絕德。适新会^⑥亦唱言改稅絕德。此秀实所由以去就相爭之內幕也。(注意)一切均由他动。

殊該条件书面作成之初，事为某西人所見，于是暗示各使，大憤日本之专橫。故于十四日絕德之后，伍总长^⑦正式提出各条，向各使征求意见。各使意极冷澹，惟表面以好意的考究一語相答。时西原已回东复命，三月十八，叔举尚在东。秀实乃命实齋^⑧，密詢本野(外相)意旨。答謂緩債事关豫算，一时尚难确答。关稅改政，可表同情等語。实齋即据以电复秀实。旋本野命币原次官，征求嘉藤(海相)、大島(陆相)意見，大不謂然。于是本野遑急，复派币原来館，向实齋申明，前言乃个人意見，幸勿誤解。以是实齋亦窘，复据情以电秀实。适当俄乱洊告，秀实所以中途沮丧，几致病也。

自本野与嘉藤、大島此事发生后，日閣頗滋內訌，日閣向以海陆柄政，

-
- ①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北京政府决定派曹汝霖为贈助特使去日本。十二月改派熊希齡，日本拒絕。一九一七年又改派汪大燮。
 - ② 陆机字士衡，晋时人。此以士衡代陆宗輿。
 - ③ 汪叔举，刘宋时人。此以叔举代汪大燮。
 - ④ 战国策有“城北徐公”，此以城北代徐树錚。
 - ⑤ 日本駐中国公使林权助。
 - ⑥ 梁启超，广东省新会人，新会指梁启超。
 - ⑦ 外交总长伍廷芳。
 - ⑧ 清章学誠字实斋，此以实斋代章宗祥。

历有左右閣僚之势，此次寺內以元帅出而总授，較能統馭，然究難馴治。稍稍有所洩露，于是各党乘之，反对最烈，并煽动紡績各业，組織反对同盟期成会，且借种种口实，为攻訐內閣之利器。此次选举，頗受影响。現寺內极力弥縫弹压，异常严密。日来关于选举及反对风潮甚多。一切須俟总选以后，乃能确定。并有最后决心，选胜固佳，敗則重行解散。惟此次各党攻訐，頗于政策上有所影响。聞寺內微有悔心(十一日大表明一切)，然究不确。現选举在即(二十日)，发表不远，故秀实特开督軍會議，一面取得內部同意，一面佇候此邦密息，以决进止。此最近中日交涉本末之真相也。

专此即請鈞安。后学毅頓首。

华老总統密鉴

附上另件壹紙 四月十七日

再，西原与合肥^①所訂条件，各国反对頗力。有拟作废之說。此邦閣僚及在野各党，更异常反对，并豫拟据为将来弹劾案之基础，結果如何，一际选举胜敗为解决。故目前参战問題，一以該条件为标准条件。能否实行为一問題。即令实行，是否見忌联合国，又一問題。現各国对于条件意思已可概見，况实行乎。故归根結題，均势主义与特約主义，不可不詳悉斟酌也。

第三函

冬电度上記台。日来事势微变，敬更掇要以聞：

德艇近著捷效。近两周間沉船百六十余只，英、法、美至感困窘。英食將絕，輿論攻海軍部极烈，近謀改組。美拟接济軍資，頗滋戒惧。西部总攻，法大挫衄，先是法取攻势，深入敌壘，德忽逆襲，法軍損失三十余万，餉械无算。近乃退保旧域，若欲整備再攻，須俟二三月以后。英亦屡攻屡挫。数次交綏，互有胜敗，德人全复夺回战壁，英已緩攻。东部則大軍集中对俄，为和战交济之謀。德軍集屯东部，一面示威揚言(謂过本月六号，和議再无把握，当即开始攻击)，一面聯絡运动軍隊互相握結。月来彼此未发一炮。社会、劳动两党从中周旋，同抗临时政府，已全失战斗能力。頃俄都大起暴动，彼得罗堡来电：俄政府与軍隊联合会及社会、劳动两党和亲，行将破裂。蓋軍党要求参加閣議，情

^① 段祺瑞，安徽省合肥人。

形至为險惡。政府一面召集軍隊二千余名保護議會，一面派員疏通鎮撫。又俄外相發布宣言說明書后（該書大意，不侵人，不損己，單獨不講和等），軍隊大起反對。三個聯隊要求外相辭職。又軍隊聯合會開會演說，謂俄皇與聯合側所結條約及現內閣秘要等事，軍民如或不能參知，決不担任國債等義務。又一部分軍隊要求締結休戰之假條約，實際上已無異于休戰。又美國特使魯脫行將赴俄，軍隊頗示反對之意。蓋俄、美歷史上向頗疏隔，此次美使之來，恐防助政府以壓軍民也。已着着趨于單獨講和之勢。政府主戰，軍黨主和，雙方正相持不下。聯合側極抱杞憂。德國內政亦大改革，選舉等法，草案已提交國會，憲法亦改訂。和議忽緩提案。初擬五月初間提出新和議條項于議會。而各國社會黨國際聯合大會已將開會，各國各黨均派代表出席。已訂會場于斯可陀耳母地方，預備開會，通牒于荷、葡、瑞、班、丁、臘、德、奧、英、法、美、俄各黨皆允各派代表與會（亦有拒者）。將日趨于國民的講和之現象。現各國人民與政府多立于反對位置，此君本主義與民本主義相沖激，世界之大潮流也。

東鄰一方自屢開閣議后，閣意、黨意、民意頗極紛歧。對我提出各件，擬懸諸戰局（關稅五成已默認）終結以后，而允暗為保證。實業界與德國兩黨反對仍極峻烈，同盟期成會已屢次開會反對，兩黨更有提出不信案之計畫。閣意亦不統一。外、陸、海、遞四省意頗疏隔。近日中立派擬出調停，對於軍事、外交兩事，擬划出政爭以外，朝野各黨相互為一致之主張，寺內已約同三黨首懸譚一次，尚未調協。目前仍在醞釀之中，俟議會開會（六月）或可實現一切。

默視海外近情，參戰事更宜持重。至內部心理，近益複雜。前電謂某首領將復東渡，及今尚未出發，聞復有所謀議。蜀亂尚未終止，掠殺頗極慘礫，并擬提出種種為參戰要挾交換之件。如要求山今^①督川、某某入閣之類。國會能否通過殊不可知。即通過，而參戰成敗仍難逆睹也。此間團體，以內地影響所及，亦漸萌芽。頗有穩健可用者。此邦在野各黨，亦積極與吾人相周旋，國民外交亦漸趨于接近之闕矣。拉雜溯奉，即敏鈞福。后學生毅頓首。

華老總統閣下 五月八日

^① 山今合寫為岑字，系指岑春煊。

川事承公布署，頗感。惟除恶务尽，树德务滋二語为公祝之。

月来迭与各党領袖交际，提及我公，頗表敬佩之意。原敬政友会总裁，政府党(此次大得胜利)大隈昨庆寿八十开游园会，頗极一时之盛。渠虽反对政府(两国)，然与私交頗周至也。均囑为公致意。报載公續假，尊体近如何矣。嵐峰归未？念念。

第四函

八日肃书，度彻籤史。

俄自本月一日通牒联合各国，惹起騒动，連日棼乱(西伯利及彼得堡司令均被暗杀)，不可究詰。頃以各方調停，乃拟加入急进領袖創为联立內閣。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劳动党联立內閣，并拟加增閣員額数。議會(宪法會議)現已开幕，一时漸归小康。然閣員性质加杂，前途仍不可知。东部德軍声言，雪消冰解，当即开始攻击。月来两軍握結，未发一炮，昨已开炮矣，但仍通气脉。西部仍无极端勝負，德、英公报各主己国胜利，小有胜败。而潜艇、飞机时襲英倫。据英报都云击退。英法又开軍事會議于巴黎，美亦派員参加。

德軍一面主张胜利，德軍中忽发見多数印刷物，謂：“不日战胜，将合白耳义北部、法兰西、苦耳兰脫黑山、埃及及中欧同盟諸国相併，而建一大帝国，且开发印度煤鉄各富源，为中欧亞佛利加之組織”等語。虽属激励軍心，然德軍实占优势。至世間所传消息，全属联合側电函(德奥消息不能出外)。一面內部亦有乱象。五日德皇忽遇刺未中，自动車伤式枪，犯人被捕。宪法已主改革，德相亦有更迭之說，并将为第二次平和之提議。大意不願屈服各国，只求回复原状，但积极为将来发展之豫計，于經濟賠款、互市各方为种种之优許，主张名誉条件。而国际社会联合党，亦已預筹平和条件。頃經丁未党首提議各国党領袖之贊諾研究条件：一、各人各于其所属国家为选择权之事；二、采用强制的仲裁裁判之事；三、白耳义、塞耳維各国之复旧及各占領地还付之事。着着为和議之运动。

至东邻一方，意見无大变更。表面与美和亲，实仍嫉忌。将来为太平洋霸权之竞争。对我关税各条，既悬諸战平以后，暗地仍竭力与合肥相結。一面派遣田中諸將渡內視察，一面密議为第二次之大借款并拟于銀行团引入美国，而日人为之領袖(其事頗秘)。两当軸締結漸固。并申明对于合肥为特殊之臂助，使其势力更加一层巩固，为明年选举地步(密)。惟近日参战問題，合肥

陷于穷窘之地位，底蘊毕呈，初士衡、叔举輩联鑣东来，单为合肥鼓吹，故締託漸深。現督軍會議既无結果，議會又难通过，既不能决然解散（寺內頗贊吾解散議會，重設憲法會議，此數得之某要人者），乃出于請願干涉之陋策，其实力已可概見。且賄賂公行，亲近之人，亦續被逮捕。目前众叛亲离，演成一人內閣之怪状。頗为外人所譏議。而各党亦借攻寺內之失策，寺內亦頗滋迷惑，政策有无变更尙不可知云。

副總統閣下：

頃奉師參軍來書，并惠下三、四兩月郵電費日幣四百六十九元五角八分，百拜登之，激感无已。時事万千，未展寸效，过荷优遇有加。大賚迭渥，五內銘刻，益滋悚厉。惟有勉竭愚忱，相时策进，以副睿慮于万一。日来外局复有移乱，謹另繕附奉，伏惟鉴督。肅此鳴謝，即敬勛福不尽。後學毅頓首。 五月十二日

直皖战争始末記

瀨江浊物編輯

編者按：《直皖战争始末記》，又名《安福大罪案》。全书二册，新聞紙，四号字鉛印。因該书无序跋，第二册末尾又残缺，不知出版時間与机关。原书首为目录六頁，次为直皖两系人物象六頁（共二十人），正文为八卷。正文所述，基本与史实符合。唯各卷記載，时有重复，今稍加刪略。

安福禍国事实記卷一

安福部組織之緣起

安福俱樂部者，段合肥用徐樹錚之謀，以反抗馮河間者也。盖自馮河間为總統后，段合肥虽为总理，事事为其掣肘，不得如意，心頗憾之。徐樹錚夙为合肥之謀主，窺見其隱，乃召王揖唐共商箝制河間之策。揖唐笑曰：“是何难。現在选举總統之期将屆，只須办一政党，选举老总为總統可矣。揖唐非敢自詡，对于此事确有十分把握，惟經費无从出耳。君苟以巨資畀余，可反掌而成也。徐即于某銀行中取款八十万畀之。此款为复辟失敗合肥入都柄政时某某等所獻。

安福部名称之取义

王揖唐既获巨款，乃糾集无賴政客，收买无耻議員入其党，人数既众，規模粗具，乃开成立大会于安福胡同某宅。而党中之主人翁为小徐与王揖唐。党既成立，第一宜定名称。于是紛紛建議，有謂宜名独立党者，有謂宜名皖党者，彼此爭执，各衷一是。惟光云錦笑而不言。小徐問其笑从何来。光曰：“政党二字，为世詬病，吾儕亟宜避而祛之。現今吾儕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樂部。既取口采之吉利，又脫政党之窠臼，岂不善乎。”于是全場贊成，小徐、揖唐尤贊

之不置，而安福俱樂部之名稱，乃飛揚于北京政海矣。

安福部內容之秘密

安福俱樂部成立之後，其本部則在北京安福胡同，有所謂干事部者，分文牘、交際、會計、庶務、游藝五課，課復分股。而別設支部于太平湖。有評議會，有政務研究會，而研究會中更分八部，曰內務，曰外交，曰法典，曰財政，曰實業，曰交通，曰教育，曰軍政。院內部員為一系，院外部員為一系。其稱為俱樂部者，則以游藝課中，有雄辯講演，拳射球壺，琴棋詩鐘，金石書畫，圖書園藝等名目以欺人。其實在內容則包涵政治意味，而欲置總統于肘腋之下，置總理于夾袋之中，而肆其翻手為雨復手為云之伎倆耳。其初意欲拥段合肥為總統，嗣以各方面之形勢不佳，乃改變其方針，而選舉徐東海為總統。東海既為安福部所产出，乃不得不任其操縱財政，把持兵柄。而安福俱樂部猶以保持統一，巩固共和，勵行憲政，保育民生之語，号召全國。于是黨徒益眾，勢力益厚，較諸從前之國民、共和、統一諸黨，以及今之交通系、研究系均有過之無不及。而弄兵禍國、罔利病民之患，遂基于斯矣，可勝歎哉。（安福俱樂部另有簡章，茲從略。）

安福部勢力之蔓延

安福部之經費，賴有曹汝霖等向日本借得數萬萬之外債，以為包辦政黨之用，概歸王揖唐一手經理。決定舉東海為總統，奉小徐為黨魁。根本既立，乃圖勢力之推廣。時值各省議員正在初選復選，揖唐乃密派黨員，于各省區分設俱樂部，名號雖非安福，實則安福之變相也。在浙者曰澄廬，在蘇者曰雅園，一時之輦金資絀者，悉恃俱樂部為証券交易所。揭曉以後，各省議員，安福居其泰半。于是參議院議員，眾議院議員，多數為安福之黨員，乃推李盛鐸為參議院長，王揖唐為眾議院長。凡蒙、藏、青海參眾議員之不足者，則引皖人以實之。如蒙參之李國杰、唐理淮、周秀文，藏參之張汝鈞，青參之汪聲玲，新眾之黃立中，蒙眾之吳文瀚、周維藩、吳榮成，藏眾之史啟藩，青眾之龔慶霖，无一非皖人，而合肥尤占多數。于是无耻之徒，聞風奔走，挂名安福，

即可以立致通显。东海登台之后，更以曾毓雋长交通，李思浩长财政，朱深长司法，三权鼎立，其势愈盛。又有吳鼎昌次财政，陈籙次外交，姚国楨次交通，江天鐸次农商，张弧为盐署总稽核，姚震长大理院，吳炳湘为警察总监，王达尹京兆，貢桑諾尔布及治格为蒙藏院正副总裁，梁建章则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凡内部之重要位置，已悉归于安福。而外省之势力，又不可不急謀扩张，乃使屈映光长魯，王印川长豫，呂調元长皖，蔣邦彥则位置于浙，段永彬则位置于淮。其属于軍閥者，则张敬堯在湘，馬良在魯，吳光新在豫，李厚基在閩，閻錫山在晋，陈树藩在陝。于皖省则联络蚌倪，于奉天则結納鬍帥。于是安福之势力，徧于全国，而支部分部，遂滿布于各省矣。（安福部有各省区支部之簡章及規則，茲从略。）

安福部干事之支配

安福部干事，虽有文牘、交际、會計、庶务、游艺五課之建設，而部員中之得膺此选者，大率皆部中之重要人物。各課有常任干事，各股有专任干事，至于普通干事则姑存其姓名，以为籠絡黨員之举。而部中干事，尤以交际、會計两課为樞紐，故交际課属曾毓雋，會計課属王郅隆，均厕名于十大罪魁中者。交际課有院内交际、院外交际、外交交际、临时交际之区别。會計課有筹画股、支納股、綜核股之名目。此外文牘課则有函件股、册籍股、新聞股、譯著股之分别，而以刘恩格筦之。庶务課有安福本部股、太平湖俱乐部股，以熊正琦筦之。游艺課有雄辯演讲股、拳射球壺股、琴棋詩钟股、金石书画股、图书园艺股，以吳淵筦之。文牘庶务之权，有时亦与交际、會計相等，惟游艺则视为閒散，不甚注重，故干事亦多兼摄者。王揖唐为该部主任，各干事均經其指任。評議會会长为田应璜，吳文瀚、王印川为之副。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鐸，秦望瀾、克希克图为之副。議員会干事部主任为陈懋鼎，刘朝望为之副。虽公推与选举之規則不同，而此数人者，操纵机关，竟能使各部員无不就范。至其党費之接济，则仰仗曾毓雋拨取交通部款項以外，又仗曹汝霖等大借外債以应要需。他若光云錦、烏泽声輩則鼓吹新聞，梁鴻志輩则主持函牘，其办事之人固极一时之盛已。（安福

部有本部干事部細則，茲从略。)

▲附干事部各課^常_專任干事題名录

甲、文牘課常任干事刘恩格 (一)函件股专任干事梁鴻志 邓邦述 艾庆鏞 向乃祺 夏仁虎 湯用彬 彭清鵬 周維藩 (二)册籍股专任干事康士鐸 陈震 陈嘉言 刘文煜 (三)新聞股专任干事光云錦，烏泽声代 賀培桐 解树强 史启藩 (四)譯著股专任干事袁荣安 王世澂 陈煥章 吳德潤

乙、交际課常任干事曾毓雋 (一)院內交际股专任干事郑万瞻 曹鈞 李道在 阿昌阿 (二)院外交际股专任干事陈瀛洲 倪道杰 賀黻冕 姜兆璜 (三)外交交际股专任干事李国杰 魏斯炅 卞蔭昌 陈亮 (四)临时交际股专任干事吳劍丰 王伊文 黃文濬 袁进业

丙、會計課常任干事王郅隆 (一)筹画股专任干事臧蔭松 何毓璋 成多祿 刘振生 (二)支納股专任干事王立廷 袁振黃 邵继琛 王彭 (三)綜核股专任干事黃云鵬 赵連琪 丁葆光 李增穠

丁、庶务課常任干事熊正琦 (一)安福本部股专任干事黃立中 汪立元 李龙图 张石生 (二)太平湖俱乐部股专任干事李宝楚 赵熙民 吳凌云 徐亚屏

戊、游艺課常任干事吳淵 (一)雄辯演讲股专任干事黃云鵬 李继楨 袁荣安 饒孟任 胡鈞 吳德潤 彭清鵬 何霽峰 (二)拳射球壺股专任干事楊岳 楊以俭 賀色畚 永寿 (三)琴棋詩钟股专任干事陈懋鼎 周行原 王彭 周維藩 赵熙民 徐亚屏 (四)金石书画股专任干事应饒銘 姚华 烏泽声 赵国源 王运孚 周季支 (五)图书园艺股专任干事鍾允諧 陈煥章 胡继栋 吳春生 吳劍丰 乔哲劳 王伊文 甘鵬云 刘映奎 徐世藻

安福部政务研究会之周密

安福俱乐部之建設儼具一国家全部官制之雛形，其会长即国务总理之摄影，各股股长、副股长則与各部总次长相等。其研究之法，則較国务會議尤为完密。犹恐未与議者有互相齟齬，互相冲突之弊，复

組兩院議員會以為后盾。凡關於重大議案，預經本會議決，始能作為本團體之定議。經過定議之後，凡安福部之議員，應在院內一致主張。其把持政局之力可謂大矣。且兩院正副議長為李盛鐸、田應璜、王揖唐、劉恩格，兩院秘書長為梁鴻志、王印川、臧蔭松，無一不隸於安福部下。雖他系議員欲起而與之相抗，則彼眾我寡，既經多數通過之後，雖府院亦無可如何也。故以張敬堯之專橫，而督湘如故。以屈映光之庸闇，而長魯如故。他如隸於該黨之各省長官，無論如何非法舉動，雖經省議會紛馳函電，出全力以爭之，亦不過別調一省，別換一缺而已，未嘗褫奪其官勛也。不但此也，政府任一沈金鑑，調一齊耀珊，撤一屈映光，罷一徐樹錚，而安福輒以未經交院為非法。政府欲用一周樹模，而安福又屢以開院不足人數相延擱。由是言之，可知內閣及國會固盡在安福部勢力範圍之內，其誤國殃民也，又何怪哉。（原有政務研究會細則、兩院議員會章程，茲從略。）

安福部評議會魄力之雄橫

安福部於兩院議員會之外，又有所謂評議會焉，其勢力實超政務研究會、兩院議員會而上之，故全權皆由部長所操縱。其秘密集合以解決重大之交涉，及各種外界之激刺者，惟此數十評議員為之主体。蓋兩院議員會悉系在院內之部員，而評議會則可選院外之部員以充之。於是徐樹錚、李思浩、曾毓雋、丁士源、曹汝霖、陸宗輿等，皆得列席於評議會。其所評所議者，皆為兩院範圍以內之事。而院外部員與院內部員，又可借評議會為融洽之地。凡議案之提出於兩院，必經該評議會議決後，始付兩院議員會共同討論。而評議會諸議員，早已胸有成竹，娓娓發言。兩院議員以有正副議長為主謀，秘書長為表示，諸議員又極端贊成，惟有見他人舉手則舉手，見他人起立則起立而已。若政府提出之議案，至兩院開議之時，安福部已經過第三度之研究矣，故無論內務、外交、法典、財政、實業、交通、教育、軍政諸議案，苟非得安福部之同意，雖大總統所提出，亦不得通過也。故自民國七年八月以後，中國之政府，中國之國會，只可謂安福部之政府，安福部之國會耳。其勢力之巨至於如此者，皆該評議會之功也。謂余不信，試

觀比年来政府之分官設職，即可知矣。如徐樹錚之任籌邊使，吳炳湘之獲漕運局，京漢、京綏兩路局之归于丁士源，龍烟鐵礦公司之任陸宗輿，呂調元之為齋堂煤礦督辦，无一非為安福部所特設者。其餘如經濟調查局，則安福部員之无可安插者，莫不分得干俸干薪焉。凡此種種之設施，均系評議會預定之主張，而兩院議員不敢不通過者也。安福之評議員，誠秉有无上之權力哉。（原有本部評議會暫行細則，茲從略。）

▲附評議會會員錄

（會長）田應璜 （副會長）吳文瀚 王印川 （評議員）楊以儉
 王文芹 吳得錄 王葆鑒 蘇毓芳 魏福錫 邴克庄 祝華如 趙
 驥 邊長增 宋連甲 張文翰 尹宏慶 王宗元 張 坤 彭運
 斌 李時燦 徐卓增 畢太昌 賈 耕 解榮輅 邢殿元 李友蓮
 吳宗濂 夏寅官 孫錫恩 張從仁 蘇文選 陳光譜 胡延禧 吳
 山 劉朝望 張汝鈞 包發鸞 魏調元 叶先圻 魏會英 曾毓
 煦 王大貞 張元奇 鄭元楨 賀德霖 謝鍾靈 錢葆青 余德元
 李繼楨 周 渤 張 宣 楊 岳 符定一 武樹善 鍾允諧 白
 建勛 段永新 宋振聲 馮翊翰 李鍾麟 鄧 銘 林韻宮 林炳
 華 楊增美 姚 華 孟憲彝 張其密 劉 械 鄭仲升 饒應銘
 毓 朗 克希克圖 德色賴托布 李 芳 巫懷清 （院外評議員）
 徐樹錚 曾毓雋 李思浩 丁士源 姚國楨 陸宗輿 曹汝霖 姚
 震 段芝貴 吳鼎昌 吳炳湘

安福部力主用兵之策略

兩廣自主，河間入都之時，安福部猶未成立也。迨乎合肥主戰，河間主和，府院交惡，而徐樹錚乃組織安福部以抵制河間。合肥兩次訂借日款三千萬元，本預備平南軍費，不意傅良佐督湘，而范國璋、王汝賢掣其肘，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又宣告獨立以抗之。而合肥之主戰，受一打擊，乃不得不辭內閣總理，然主戰宗旨迄未更動。迨陳復初在常德宣布獨立，而王汝賢又退出湖南，湘粵桂聯軍即占長沙，復欲內犯，合肥猶思背城一战，以為抵禦之計。而直隸之曹錕、江蘇之李純、江西之陳光遠、湖北之王占元合詞呈請停戰，合肥始悟河間之陰謀，乃并陸

軍总长而亦辞之。倪嗣冲、张怀芝等料和議之不足恃，会同曹錕于天津，再議宣战。河間欲反抗之，遂借出巡为名，亲赴长江一带，联络各省。不意首为倪嗣冲所劫持。河間不得已，下令罪己，褫夺王、范之职，用曹錕、张敬堯入湘，张怀芝亦赴贛自效。主战派对于此举，似可滿意矣。而徐树錚复以合肥下野，不能发展势力，特以副总统歆动张作霖，使其劫械称兵，以示威武。而树錚遂联络楊宇霆、翁之麟輩，得以副司令名义，率领奉軍，滿布于独流、廊房、灤州諸处。河間惕于树錚之势力，重起合肥，合肥遂乘北軍攻克长沙之际，慨然入鄂，順道长江，以为一战平南，无待再計。詎知怀芝养痍汉口，敌扑醴陵，潰敗情形，不堪設想。曹錕亦自长沙捷后，延不进攻，徒以日索軍需为急。合肥此时乃知主战不足以定南方，而尽移兵費为安福部之經費矣。

安福部激动罢学罢市之风潮

自段合肥倒馮举徐之計决定以后，参战之局尙未結束（至八年七月二十日，始改为边防事务所）。陆征祥、顾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在和会所爭青島問題之失敗，业已宣布全国。东海对于日本并无表示，而陆宗輿、章宗祥、曹汝霖等亲日派依然当閣員者当閣員，持使节者持使节，于是各省学界积不能平，而思去之，遂有五月四号之变，复有五月九号之变。一时反对之风潮始仅学界罢学，继而商界罢市，工界罢工，其心目中只仇曹陆章三卖国賊，并知三卖国賊产生于安福部，因以仇卖国者仇安福部。而学生热血所溢，乃次第爭青島，爭閩案，爭苏案。总理錢能訓无法制止，乃敦請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鎮定計画，不得已而解曹汝霖之职。然曹汝霖虽解交通总长任，复以安福部員曾毓雋继之，其实仍听曹汝霖之指麾。而外交次长陈籙，又隶于安福部，更不敢与强邻相辯駁，故青島直接談判之牒，迁延复迁延，始終朦混以欺国人。而馬迹蛛絲，尙不免为曹陆章所牵动。安福部之开罪于国人，虽不止曹陆章三卖国賊，而曹陆章实禍魁也。

安福部牵制和議之狡恶

馮段同时下野，而大总統一席，遂为东海所得。安福部收买拥戴

之功績，至此遂告一段落。东海心果感激安福，应即遴选部員以总內閣，乃独以錢能訓为总理焉。盖能訓为东海督东时所特賞，故任为內閣，以收指臂之助。当能訓提出新国会，为安福部中梗者多日。幸合肥从中斡旋，徐树錚又示意王揖唐等，始得一致通过。然安福虽暫維錢閣，其实彼此不甚貫徹，倒閣之机，遂伏于是矣。会东海以西南战禍无已，师馮故智，委曲謀和。广东七总裁亦思乘机下台，为护法作一結束。于是湘閩两省，息兵划防，乃开和議之动机。南方命唐紹仪为总代表，并分代表若干人，要求东海承认。而北方总代表尙惟安福之命是听，且复以在沪、在宁、在京之地点相爭执。函电往返，終以上海租界两不相妨，而媾和之时机，至此可以成熟矣。无奈安福把持北总代表，延不产出，东海遂徇梁士詒之請，突然令朱启鈴銜命而南下。安福聞而大駭，必欲破坏和議，使启鈴不能成功。盖徐树錚諸人实欲借开战以借債，藉借債以賺錢，倘南北一和，不啻墮其絕大营业。况启鈴又非安福部員，若使謀和有效，安福又多树一敌。故朱氏南下，粵总裁特設种种苛条以相难者，純系受安福之嗾使。迨启鈴磋磨至再，紹仪坚持到底，双方正相爭执，适有陝西停战之掣肘，是直驅启鈴而北也。其时申計院长庄蘊寬，又核启鈴議和各帳內，有太太小姐之交際費，及梳妝台、雪花粉类，随員諸人之俱乐部內，开麻雀，扑克牌价，及三絃、胡琴、簫管类，謂为不經。遂益令朱氏气餒，不敢再預和事矣。

安福連倒內閣之儿戏

和議无效，朱启鈴憤請辞职。此时徐树錚等，对于东海議和之举动，派人之嫌隙，尙不能释然于胸中，且恐日后办事，东海竟不就商安福，則院內院外之部員，必至携貳而后已。乃定計推倒錢閣，以示其威力。而东海以一国元首，不能庇此最亲最信之錢內閣，夫亦可哀之甚已。能訓既見逼而罢职，继能訓以代摄內閣者，为隶于安福之龔心湛，旋又以不能得安福欢而斥去，于是陆军总长靳云鵬，遂承段命以組閣。靳固段派，然与徐树錚不相能，故閣員支配，靳实无权。十部之中，不兼即缺，如財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雋，司法总长朱深，更以安福翹楚，蔑視云鵬。而外交次长陈籙，財政次长吳鼎昌、张弧，交通

次长姚国楨，农商次长江天鐸，教育次长傅嶽蔡，又均系安福之份子。所能輔翼云鵬者，只有田文烈、薩鎮冰二人。安福既事事难云鵬，李、曾、朱三总长动輒不出議席。而三五次长又从中串煽以挑拨之。云鵬由是乃有辞职之决心，往謁合肥，不禁泪随声下。然安福虽不与云鵬为一气，而究以合肥之关系，尚不肯听其遽下。且緣周树模继閣之条件不能承认，以致靳閣苟延以至再辞三辞者，其中之曲折甚多也。

安福选举副座之流产

安福对于总统，固存利用之心；对于副座，亦何独不然。当时王揖唐以安福部首領之資格，为曹錕効奔走，頗自夸张。詎知选举会至二次三次，皆不足法定人数，副总统遂成流产。推原其故，盖因徐氏被选后，即有經手人贏得鉅金之风声，于是議員始悟为人所卖，誓必取偿于副总统之投票，而安福首領不知也。及事机不顺，着手疏通，而狐群狗党諸議員，积嫌已深，疏通已无及矣。

安福爭夺議長之怪現狀

王揖唐氏以安福之首領而为众議院之議長，部下自无异議，故得多数通过。惟众議院副議長一席，竞争頗烈，因此不能开大会。当选举之前，安福部之党議，固主张以王印川当选。但与之抗争最力者，乃有以奉督为后盾之刘恩格。双方相持不下，且聞奉督对于此事，頗为忿怒，揚言：“国会用我奉軍軍費二百余万，乃此事竟欲与余相爭，我定有相当办法”云云。故安福分子大形恐慌。王揖唐見事急，特大請議員，共发柬二百余分，在安福胡同本部，大张盛筵。自午十二点钟起，至晚十时止，分省分班，次第招待。王揖唐以极慇懃之态度，演說多次，謂：“王月波君为顾全团体計，业已退让，現改就秘书长，望同人体諒王君之意，一致举刘君，勿令团体分裂为幸。”当时除少数仍不贊成外，大致皆碍于面子，多已首肯。及至晚間，各方面探听，議員中主张将票投散，使副議長不能产出者有之；主张一面敷衍团体，一面使刘知用势力胁迫，不足以服人心，主张故意将刘之名字写錯，使成为废票者有之；又有主张不出席者。詎此外更有异軍特起之賀培桐，曾演

說于太平湖安福部之欢迎席上，大放厥詞，已有咄咄逼人之勢。后复多方連絡，入其彀中者为数亦既不少。安福部恐其破坏成局，特派要員赴津，悬两曹婉言相劝，俾稍让步。厥后斗法結果，此副議長一席，遂竟归之刘氏矣。

安福大借款之真相

张大辦复辟失败，段合肥討逆成功，徐树錚本欲推合肥为元首。因格于法律，例須馮河間继任，徐亦无如之何也。于是暫居重要之地位，与王揖唐組織安福部，收买政客，暗結党羽，以为他日拥段之地步。段氏再組內閣，一面援引同党，一面以重金收买反对党，揮霍甚豪，实則为徐树錚一人所包办。然揮霍既豪，金錢有限，安福部之經費，且无以为继，于是不得不借外債矣。乃联络曹陆章三人，为卖国之行动，其借款之源输入者，如南滿鐵路之借款七百万元，收回中行紙币之借款五百万元，山东借款一百五十万元，順济鐵路借款二千万，吉会鐵路借款一千万，交通銀行二次借款二千五百万元，吉黑林矿借款三千万，善后借款一千万，他如吉长路有借款，直隶水灾有借款，开濬运河有借款，北京电话有借款，余干煤局有借款，无綫电报有借款，軍械有借款，奉天收回小票有借款，京綏鐵路有借款，先后四閱月，所借之款不下六亿万元。盖安福与某国結合以来，种种借債之名目，不胜枚举，致将我国之利源，抵押殆尽。而其結果，則战費只去三分之一，其余皆供若輩树党营私之揮霍，而亲日派之回扣，运动者之酬报，已滿貯其私囊。遂使东三省之林矿，各处之路权，皆淪于日本。

安福吸收党費之伎倆

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初，小徐即以三百万元委託某政客包攬一切，而此項包攬費，实取給于梁大財神。梁为巴結老段，敷衍小徐起見，不得不解囊相助，以冀他日之出人头地。于是安福俱乐部得此助力，始得門面张皇，派遣干員，分赴各省运动矣。惟梁于背后，頗不滿意。尝語人曰：此次选举即令办理得手，将来亦不免归于失敗。言时頗露孺

子殊誤公事之态。而安福部对于解囊慨助之梁士詒，虽至总统选出以后，亦未肯授以重权。盖小徐慑于梁氏之雄才伟略，不敢輕授以柄，致有太阿倒持之害。故于酒后尝語其亲信曰：梁老手腕之辛辣，項城尚畏之，今項城已死，目中更无余子，我輩之亲近彼者，不过欲彼充个冤老斗耳。后为梁氏所聞，笑曰：孺子将以老斗冤我乎，八十老娘，岂真反綳孩儿哉。而小徐于梁氏助款之外，复私取奉軍軍費以为挹注。其吸收党費之技倆如此，故綽有余裕也。

安福津貼之奇特支票

安福部虽以金錢之能力，得占議席之多数，而一般議員之慾壑殊不易填，于是有所謂津貼，而任重致远之支票出現焉。此支票非銀行之支票也，其形式为綠地洋紙；正中一行，为“凭票支現洋三百元正”九字；右一行为騎縫號碼；左一行用紫色印泥，鈐阴文“安福俱乐部”字样；更左一行为年月日，下鈐“任重致远”之章，此章为长方形，长约半寸弱，寬約一分强。聞安福俱乐部发出此項支票将及四百紙，領款之地即在俱乐部會計科，并定此为按月之津貼。盖即此一項，安福俱乐部已須每月支出十二万元矣。且此仅为普通之津貼，若夫包办选举之各黨員，則复每月另給三四百元以酬其劳。而每省必选一二人，以为該一省議員之領袖，則其津貼尤較一般普通議員为巨。至党中之中坚分子，如四大金剛，十八罗汉諸人，則尤可任意支取，所費更不可俛指計矣。

安福部販土之优利

安福部之費用如此浩大，党中經濟漸覺不能支持，乃不得不用收买存土再行发售之策矣。其收买存土之公債券，为民國元年熊希齡內閣时所印就而未发行者，平时堆积財政部中，无人过問。自收买契約签字之后，乃昼夜赶工加盖小印，以作經費。政府收买之价格，每箱为六千二百两。而洋藥公所实收不过四千余两，經手人从中已抽去二千余两。至政府发售之价格，每箱为八千两，而某公司所出之价格，每箱实在一万五千余两以上。經手人于每箱之土，又可得六千余两。而每

箱之时价，实值二万五千两，故某公司每箱尚可得一万两利益。要之此事实行之后，某要人与經手人及某公司三面，均得莫大之利益，而某要人与經手人之所得，半充安福俱乐部之經費。按政府每箱收买价格为六千二百两，合計一千五百七十六箱，共需九百七十七万一千二百两，此外十年內利息，以长年六厘計算，共五百八十六万二千七百念两，合收买价格及利息計之，总共需一千五百六十三万三千九百二十两。又某公司借与政府垫款五百万两，亦系十年內偿还，长年利息六厘，十年間利息需三百万两，由此觀之，則一千八百六十三万三千九百二十两之支出，其效果不外三数官僚，借此发一大財。而禁烟事业，且将因此而尽被破坏。虽經各方面之呼号，而禍国殃民之举，已不可遏止矣。

安福販米之黑幕

安福部与某国联合組織国防軍后，虽极形活动，而經濟不支。頗处困难境地。乃于参战借款外，另发明一种筹款方法，与某国某洋行协商，至苏皖一带购米四百万石。每石可提取二元左右利益，合計可得七八百万元之譜。詎意苏省米禁严厉，此种計劃，又遭頓挫。乃复变换方法，改用商人名义，按月采办，以二三十万石为限。此外更以参战处名义，购运軍米若干万石，运赴北方出口。于是米禁虽严，而安福部所販之米，仍得暢行无阻焉。

安福王老板留戀滬濱之結果

朱启鈴以和議中梗，憤而辞职。安福部知和議决不能中止，又恐他人捷足先得，于是特會議，交推安福部主任王揖唐，继朱氏而为和議代表。西南聞有派王之訊，严电拒絕，京津报纸，辱詈醜詆，志在力沮其行。岂知随員三批已先后出发，揖唐挈其一妻、一妾、一妹、一女，乘津浦汽車南下，假寓于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园；凡文牘、會計、庶务、諜报各科，靡不星罗棋布，筹划井井。并聘长蘆緝私統領季光恩为翊卫，連騎結駟，道路側目。此时沪上各报指斥，商民警告，学生嘩嘲，耻与相見之传单，滿貼街壁。揖唐則四出运动，收买輿論，不一月而

恶声渐息，且创办大公报以图出风头。迨炸弹一震，唤醒梦梦，揖唐乃改变方针，遣人輦金至粵，勾买旧会議員。不意一般毫无人格之旧議員，舍粵趋沪者竟如附粪之蛆。王揖唐乃用魚行老板手腕，朝茶話，暮酒叙，逐一收买，以为和議之助。是时西南氛恶，岑春煊独負軍政府之責。揖唐旋复取媚于孙文、伍廷芳、唐紹仪，以痛骂岑春煊，且因岑春煊連帶以痛骂直系諸督軍，并借四总裁宣言为金书鉄券，思借此以塞李純諸督軍之口。派書記整頓会场，勾引唐紹仪談話，几若南北和議之解决，即在指顾間矣。孰料譚延闓竟破坏和局，著著从湘西进逼，张敬湯前鋒潰遁，安福已一挫銳气；张敬堯全軍复沒，安福軍更无复斗志，不逾时而徐树錚褫职，不逾时而段祺瑞失敗，不逾时而李思浩、曾毓雋，俱列于十大罪魁。而逍遙沪江，硬充北总代表之王老板，亦由苏督李純通令緝捕，不得不脱离上海，逃之夭夭。遂使卖身于王老板之許多流氓議員，又如丧家之狗，无所适从已。

▲附北总代表随員名单

史启藩介民 曹經沅香衡 曹曾省之 任家丰瀛士 魯鴻琛葆宇
 金华丞化丞 楊钟干秀山 聶紹弼右軒 潘之瑞毓玲 姚芳潤漱六
 呂树松履丞 吳征洗戈 肖奇斌质鈞 张武国葑 叶长盛柏林 李
 士銑振林 沈冠球叔文 謝昭潜初 王鐸鐸文 林鼎华云藩 邓质
 仪素存 尹扶一仲雅 孙汉勛少江 丁自鵬云搏 周秀楨干父 朱
 树春季初 赵国源左泉 沈荣秩六軍 徐世藻佩芹 范家駢伯祥
 赵毓琳松琴 章珣东甫 林兆元筱园 費继祐受临 余鶴松鳴泉
 朱荣汉学虛 宣传謨禹阶 刘文述佩彭 陆敬熙慎齋 吳春生阳初
 光云錦农聞 季光恩雨农 王世澂莪生 胡詒穀文甫 賈士毅果伯
 闕鐸鶴初 沈成式崑山 张开屏子藩 刘克升庆叔 褚毅瑞堂 吳
 听耀琴軒 郭传薪祥林 宋鑄庭陶齋 赵隆吉藹堂 董文蔚豹若
 曾毓煦幕皆 何其慎謹庵 唐理淮伯平 周秀文夢兰 胡維棟松云
 連文澂慕秦 章夔一子怡 汪培源篤齋 唐理淇养吾 徐本海晏瀾
 郑万瞻云渠 赵南野 謝覺山 汪筱若

直皖两系之人物小傳卷二

(一) 直系之中坚人物

张 作 霖

张作霖，辽阳人，字雨亭。少为鬻党首领，有相士决其必贵，乃投降张锡鑾效力。至光绪末，积功至游击，为巡防军統領。辛亥冬，蓝天蔚在奉天謀革命，赵尔巽命张御蓝，卒为所逐。由是奉天兵权，渐入张手，尔巽特編其部为鎮。入民国，改师，仍任师长。馮德霖、吳俊陞等皆其羽翼。已而尔巽罢去，袁氏移张锡鑾督奉。锡鑾馭之犹昔，渐不能堪。政府旋以段芝贵代锡鑾，芝贵屈己以交作霖，初亦无間，及帝制議起，跡漸疏。世凱方欲倚其力以制南方，遂罢芝贵，即以作霖代之。湘南战起，段氏失敗，徐树錚趋附作霖，說其劫械称兵，以制馮氏，奉军遂入关而駐近畿，未几授为东三省巡閱使，东海任总統后，以吉督孟恩远不受张之节制，特免孟职，以鮑貴卿調吉；更以张之部属孙烈臣督黑，意在結好作霖也。由是作霖乃实行其大东三省主义，而毫无阻难矣。作霖本非北洋系，固与直皖两派均无关系。前此受小徐游說，挟制馮氏，一若附和皖派。馮氏去世，又为曹錕所联络，反对皖派，調兵入关，助曹攻段，而安福因之解散，合肥因之失敗。可見其举足輕重，与时局大有关系也。

曹 錕

曹錕，天津人，字仲珊。以陆军学生从袁世凱于小站。旋任总兵，授第三鎮总制。徐世昌督东时，移駐长春，晋提督。革命事起，率所部入卫京师。及清帝退位后，仍駐軍畿甸。踰年，受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移师駐梁州，继又授虎威將軍。洪宪改元，蔡鐸起兵，命曹以总司令率师入蜀。袁死黎继，遂撤师北归，簡为直隶督軍。张勳复辟，联络段氏討平之。嗣受馮指，联长江三督，主和倒段。复为徐树錚、张怀芝所鼓动，自請征湘。长沙既克，部将吳佩孚劝其勿盲从段氏，乃托病返

津，授四省經略使。直省长朱家宝去职，政府又以其弟銳任省长。由是兄弟分任軍民两长，其权势益雄厚无比。惟与皖派不洽，尤恨小徐及安福之行动。遂决定結合奉张，聯絡苏李，更令吳佩孚撤兵北归，以制皖派。故此次两派决裂，曹实为其原动力也。

李 純

李純，直隶人，字秀山。北洋武备学生，素鎮靜，饒智計。辛亥之秋，革軍起义，以統領从馮国璋征汉阳。入民国擢师长。癸丑南下防鄂。二次革命，率所部攻湖口，首拔其炮台，贛难平息，授江西都督。帝制禍作，阳虽随众劝进，实則持中立态度。至张勳敗后，馮将北上代理总统，恐为段党所制，乃先商之合肥，以李继江苏任。至苏，即通候岑春煊及民党諸要人，故南方咸欢迎之。及湘督易人，乃暗結范国璋，王汝賢等，退兵主和，以倒段閣。一时长江三督遂为皖派之勁敌，而尤以苏李为中坚。嗣以主张南北互让，力謀和議，为倪嗣冲、张作霖所詆，頗不自安，乃通电自明无他。及东海就任，明令停战，任李为調人。一时南方人士麇集江宁，双方意見，均賴轉达；倪张諸人亦不敢持异議，而声望大著。惟对于皖派之措施，終不慊于怀。迨保定會議，决定反对皖派，遂与曹张联合，而遙为之声援。迨段派倒后，授巡閱使，加英威上將軍。忽以手枪自戕，其中殆有难言之隱歟。

吳 佩 孚

吳佩孚，山东蓬萊县人，字子玉。北洋武备学生，毕业后，随曹錕供职营伍。入民国，擢任第三师旅长。曹錕授直督后，升任第三师师长。段氏二次組閣，主以武力平南。及傅良佐退出长沙，王、范通电停战，段之政策完全失敗。曹錕为张怀芝等所慫恿，率师南下，駐节汉口，令佩孚亲領所部，进攻岳州。继又收复长沙，进占衡阳。其部兵夙尚风紀，与张敬堯之第七师相較，适成一反比例，而湘督竟为敬堯所得，吳张之不睦，遂基于是矣。吳軍駐屯衡阳，剿匪保民，功績昭然。与南軍划界相守，情誼倍篤。对于张敬堯，亦屡致忠告。斯时北方受制安福，佩孚憤不能平，屡次电斥安福把持朝政之罪，为一时所称快。迨

靳閣被逼辭職，吳不忍坐視，乃一再電請北歸，駐兵豫境。曹錕在保定召集會議，由張作霖為調人，將保定議決者呈報總統。由是小徐開去籌邊使，撤去西北軍總司令，一一照行。段祺瑞挾某國之財力以反抗，竟組織定國軍，聲討曹吳。及雙方交綏，段軍大敗，皖系傾復，國人无不盛贊吳將軍之功烈云。

王 占 元

王占元，字子春，山東歷城人。在清代為北洋軍官。辛亥隨馮國璋征鄂，攻克漢陽，擢師長。癸丑，留守鄂垣，會辦湖北軍務。繼攝武昌將軍、未幾真除。以武漢當西南之衝，素不主戰，故其趨向和平，同於李純。蓋志在保鄂，別無奢望耳。此次直皖決裂，占元亦無顯祖直派，嫉視皖派之表示，仍堅持其保守地位，不預人事之素旨而已。及吳光新欲奪其位，始改持附直態度焉。

陳 光 遠

陳光遠，直隸人，字秀峰。在清季亦為北洋軍官。入民國，任為師長，駐軍馬廠，拱衛京師。黎段衝突，思借直派抵制皖派，乃任王士珍為京津警備總司令、陳與江朝宗副之。復辟禍作，段合肥誓師馬廠，實借陳軍以倒張勳。然段頗惡王、陳等祖黎，故二次組閣，王氏去京，江罷步軍統領職，陳位亦岌岌不可保。後以河間要求，始得代李純督贛。於是三督聯盟，助馮排段。且與南軍約，勿犯贛，故庾嶺南北，得免戰禍。東海就職，請入覲。留京至五閱月，贛紳連電促之，東海亦速之南下，始回任。惟長江三督之中，論者謂光遠為最羸弱云。

趙 倜

趙倜，字周人，汴人也。初隸宋慶麾下，慶死，從姜桂題，歷擢至統領。國變後，晉翼長。白狼寇汴，踪跡飄忽，官軍與戰，數失利。倜乃堅護鐵道，編練馬隊，馳驟向敵，自是白狼遇毅軍輒敗。嗣以兩翼逼白狼于要隘，盡殲其眾，遂授開武將軍，督理河南軍務。河間辭世，皖派欲擴張其勢力，謀以吳光新代趙。趙乃乞援直派以拒之。于是長江三督

及吳佩孚等紛紛电阻，而直曹調解尤力，卒免去位。至是趙遂依附直派。而直皖冲突，益不可解矣。

（二）皖系之中坚人物

段 祺 瑞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县人。父某为淮軍管带，从周盛波、周盛传剿匪，頗著劳績。祺瑞肄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既卒业，資送德意志习陆軍。返国后，袁項城治軍小站，任以教练之职。故近畿軍隊皆祺瑞所訓練，而北洋軍官半出其門下焉。旋升統制，代王士珍提督江北。辛亥民軍起义，任第二軍軍統，駐兵豫省，聯絡北洋諸將領会銜通电，贊成共和。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为陆軍总长。項城欲恢复帝制，忌黎元洪在鄂，召之入京，而以祺瑞代为湖北都督。未几，复还任。以反对帝制，与項城意見不合，引疾求去。及滇粵起义，項城复强之出。迨帝制无成，項城憤恨而歿。黃陂继任，祺瑞以內閣总理，兼陆軍总长。用梁启超之言，对德絕交，加入欧战。黃陂不以为然，酿成府院冲突，遽罢其职。已而張勳复辟，祺瑞討平之。黃陂引退，河間登台，复为內閣总理。时西南声言护法，祺瑞力主用兵，引徐樹錚等参与密謀，以傅良佐督湘，战禍遂启。而馮河間不以用兵为然，暗囑范国璋、王汝賢等反对主战。及刘建藩乘机独立，傅良佐棄职而遁，祺瑞亦解总理职。徐樹錚乃游說奉張，率兵入关，劫夺軍械。倪嗣冲亦乘河間南下之便，以起用祺瑞为要挾。河間惧其势力，返京下罪己令，重复起用祺瑞。然吳佩孚、馮玉祥皆主和議，自知主战之願終不能偿，乃組織安福部，选举东海为总統，而与河間同时下野。惟以加入協約，仍为參战督办。欧战告終，改任边防督办。又引徐樹錚为筹边使，編练边防、西北兩軍。斯时靳云鵬組閣，与安福部多齟齬。合肥亦不以靳为然，遂以避政潮为名，退居团河。未几，靳云鵬以安福部把持政局，憤而辞职。直派督軍紛电挽留。吳佩孚亦撤防北归，要求东海罢免小徐。而合肥为小徐所愚弄，奋然崛起，請罢斥曹、吳，交其懲办。一面自由行动，調兵遣将，与直系开战。及兩路軍敗，始悔为小徐所愚，然已无及矣。

徐 树 錚

徐树錚，字又錚，江苏銅山人。卒業日本士官学校，师事段祺瑞，名位初不甚显。入民国，段引为陆軍次长。帝制将作，力劝段氏拒袁，遂与段同退。旋再起为陆次，兼国务院秘书长。为爭公府权，与內务总长孙洪伊交恶，徐世昌出而解紛，洪伊竟罢职，树錚亦解秘书。迨复辟战息，段再組閣，树錚复原官。馮氏北上就职，視树錚如芒刺，旋免其职。树錚乃走奉天，嗾张作霖拥兵入关，自称奉軍副司令，立司令部于天津。力促曹张南下，規复长岳，段乃三起組閣。嗣以曹錕駐津不发，张怀芝兵敗逃归，粵軍入閩，陝乱亦作，树錚束手无策。乃請东海登台，收拾残局。并假名国防，編練重兵，为自卫計。旋因外蒙取消自治，擢陈毅垂成之功为已有，居然授为筹边使。于是树錚之势燄愈张，而时局之禍变亟矣。

曾 毓 雋

曾毓雋，字云沛，福建閩侯人。人极警敏，对于政界，頗具活动能力，为曹汝霖所信任。曹长交通，与次长叶恭綽积不相能，百計排之去，遂引毓雋为次长。迨汝霖因学潮免职，毓雋即代理部务。靳云鵬正式組閣，允安福系之要求，以曾升任交通总长。由是联络小徐，飞揚跋扈，而为禍国禍民之罪魁矣。

李 思 浩

李思浩。字鄧侯，浙江慈谿县賈人子也。初为张弧援引，入財政部任事务員。工于逢迎，不数年，由主事、僉事，擢任总长，张弧反居其下。惟思浩之得任財长，本借安福之力，故蒞任后，一以报效安福党費为事，罗雀掘鼠，无微不至。說者謂其与曾毓雋，同为安福养命之源云云。

朱 深

朱深，字博渊，京兆永清人。留日本，学法政。归国后，供职于大理

院。广結党援，于司法界頗具勢力。旋任京師總檢察廳檢察長。未几，升任司法總長。閣揆屢有更調，而朱則地位如故，毫不搖動，安福系之力也。与李思浩、曾毓雋，為靳閣之安福三總長。每遇閣議，氣焰逼人，發言最多，動輒挾制靳氏。迨直皖開衅後，尤為主戰之最力者。

丁 士 源

丁士源，字問槎，浙江吳興縣人。畢業於武備學校。武漢之役，已補軍官，而漢陽一炬，丁實主之。後資緣梁士詒，得再入京，與徐樹錚交尤密切。及曾毓雋長交通，乃任丁主辦京漢、京綏兩路，為安福部聚斂之功狗矣。

曲 同 丰

曲同丰，字偉卿，山東福山縣人。卒業日本士官學校，即供職北洋，擢統帶官，調充雲南十九鎮統領。辛亥革命，棄職北歸，代蔣方震為軍官學校校長。帝制禍作，潛入陝，嗾陳樹藩逐陸建章。已而贊參戰處事，為邊防軍第一師長。直皖備戰，段即令曲當其冲。及師徒潰敗，竟投吳佩孚為降將軍。

段 芝 貴

段芝貴，合肥人，字香岩。幼為李鴻章侍僮，以其聰穎，送武備學堂肄業。嗣從世凱于小站，以候補道，充統制官。徐世昌督東時，芝貴以女伶楊翠喜獻振貝子，運動慶邸，忽加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為台諫揭參，事遂敗露。自是旅居沈陽，无所事事。迨武昌舉義，清廷復起世凱，芝貴乃勸其倒清。袁任總統，以心腹視之。出任湖北都督，調奉天上將軍。洪憲僭號，封公爵。是時張作霖權勢已盛，遇事不受芝貴節制，旋即逐去之。後隨合肥討張勳，晉勳位。王士珍組閣，授陸軍總長。及東海就任後，改任京師衛戍總司令。直皖決裂，合肥組織定國軍，任芝貴為總司令，進攻曹軍。全師潰散，身負重傷，逃回北京。

王 揖 唐

王揖唐，合肥人，原名賡，前清进士。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以道員需次奉天，曾任兵备分处总办。袁氏当国，揖唐包办政党，拥护項城。复出任吉林巡按使，为孟恩远所屈，不得志而归。还任参政，鼓吹帝制。段氏二次組閣，揖唐又出其包办政党之故智，傾心結納，以附段氏。安福系成立，王为众議院长，从段党意旨，主对南方宣战，又設法推翻朱启鈴之北总代表而自任之。卒致复敗，列諸罪魁，是真自作孽不可活者也。

张 敬 尧

张敬堯，霍丘人，以行伍出身，擢至师长。袁氏称帝，滇川起义，与曹錕率师征川。兵敗，退駐瀘州。迨馮段交恶，又偕曹錕征湘。然克岳州，复长沙，皆吳軍之力，敬堯反借段氏之奥援而攫得湘督。就任以后，爪牙密布，枉法貪脏。部下兵士又騷扰商民，橫行无忌。湘人士屢次呈請中央撤換，卒无如何。誰知恶貫滿盈，終遭复灭。敬堯虽幸苟延残喘，而其弟敬湯之枪斃，亦可为武人之不法者鉴矣。

倪 嗣 冲

倪嗣冲，額州人，字丹宸。初为淮軍記室，由佐杂保至监司。从袁世凱治軍，为北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督东，以道員擢任黑龙江民政司，兼巡防軍翼长。鉄良代徐，恶其貪劣，奏請褫职。辛亥袁世凱起督师，荐授河南布政使，統領豫軍出鎮皖、豫分界地。二次革命，率所部攻复潁寿，授安徽都督。袁欲称帝，首先劝进，封公爵，授长江巡閱副使。继又授总司令，命入湘督师，而以张勳为皖督。帝制失敗，黃陂继位，乃促勳发起徐州會議，阴谋复辟。及复辟禍作，倪見各督皆反对，遂卖张勳，竟以皖督兼长江巡閱使，为皖派健将。嗣冲督皖数年，穷兇极恶，皖人銜之次骨，莫敢与抗。乃卒于直皖决裂时，忽請假赴北戴河养病。旋見勢敗而自請解职，其即可倖免也乎。

吳 光 新

吳光新，皖人，陸軍學生，為段祺瑞至戚。入民國，擢師長。帝制議起，隨曹張入蜀。及黎段交闕，西南自主，段令其駐防岳州，授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河間逝世，移兵豫境，謀逐趙倜而代之，為直派所阻。未幾，吳佩孚撤軍北返，南軍攻陷長沙，張敬堯潛逃，岳州繼陷，政府又任光新為湘督，令其規復岳長。吳則逗留鄂境，未敢輕進。直皖戰時，又受段旨，監視王占元。後以行動反常，為王占元所拘禁，判決十二年監禁。皆督軍轡為之累也。

曹 汝 霖

曹汝霖，上海人，字潤田。留學日本，歸應試，中舉人。旋官外務部，由額外司員遷左丞，攝侍郎事。辛亥後，復為項城所倚重，凡五月九日之約，帝制聯日之謀，皆其所參划。歷長外交、財政、交通諸部，與小徐交最密。故王揖唐組織安福部，汝霖頗濟以財。汝霖本交通系，自梁財神失敗，遂別組新系，自為首領。值政府財用竭蹶，借款專倚東鄰，一切密約皆出于汝霖之手，其勢殊不可侮。士諒乃降心交之，嗣又合力組織銀公司，以資聯絡。及長交通，與次長葉恭綽時起衝突，梁乃令葉退職，以避其鋒。迨五四運動，學潮驟起，國人咸斥曹為賣國奴，始辭去，然暗中活動仍如故也。

章 宗 祥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烏程人。留學日本法政。以民政部司員，擢京師內城巡警廳丞。入民國，歷任大理院長、司法總長。帝制議興，附從勸進，出任日本公使。時段黨倚日自重，多結密約，均由宗祥簽字。故學潮澎湃中，亦與曹、陸同受國人指斥也。

陸 宗 輿

陸宗輿，字潤生，浙江海寧人，清舉人。留學日本速成法政。歸國後，納資為郎中，充出洋考察憲政隨員。憲政編查館成立，充提調，兼

政务处参議，授四品京堂。徐世昌督东，調办东三省盐务。奕劻內閣成立，授印鑄局长。国变后，有宠于袁氏，历任国务院秘书、駐日公使，与曹汝霖同为新交通系中坚分子。欧和失敗，学潮大作，推原禍首，无不集矢于陆氏。乃辞去币制局总裁，以謝国人。及祺瑞举兵討吳，陆复筹拨巨款，献于段氏。真乃怙恶不悛者也。

姚 震

姚震，字次之，安徽貴池县人。久历法界，任大理院院长。惟隶籍安福，且为院外部員长，与朱深多所結納。王郅隆販米一案，曾毓雋与姚俱在其列。語云，知法犯法，姚震有焉。

王 郅 隆

王郅隆，字祝三。家本赤貧，夤緣倪嗣冲，充安武軍秘书，兼办粮台。当合肥第一次倒閣，小徐欲結欢于倪，以为段助，乃与王深相結納。倪之兵諫，皆王之力也。合肥二次組閣，安福部成立，王遂为部中重要人員。苏省米禁严时，王竟借倪嗣冲粮台名目，阳託采办軍米，阴济东洋。所設之荣庆等米庄，虽車夫走廛，皆发大財云。

梁 鴻 志

梁鴻志，字众异，福建长乐县人。初居京师时，即能附权要，以文字为識者所賞。而善謀多詐，尤为安福諸人所不及。以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兼参議院秘书长，段芝貴倚之如左右手焉。

姚 国 楨

姚国楨，字幼枝，安徽貴池人。为交通部次长，与参事姚步瀛为昆季行。交通部之补助安福部費，举国皆知。惟曾毓雋虽善搜括，均取其犖犖大者。姚則务从察察，凡輪路邮电之隶其部下者，必取盈而后已焉。

胡 筠

胡筠，本無賴，斗雞走狗，無所不為。以負賭場錢，遁至上海，衣衫襤褸，形同乞丐。某姬見而憐之，錄之為園丁。月余，見其頗能書算，因荐之入某洋行中，而胡自是亦一變其往日之習。供事年余，積有余資，遂赴某國留學。歸國後，媚事小徐，遂為安福之重要分子。及籌邊銀行成立，小徐乃以行長之職務畀之。

姚 步 瀛

姚步瀛，前清時，在福建候補。入民國，曾為江蘇西埧站長，復為浙江鹽運使。其後資緣入交通部供職，好交游顯宦，故達官與相識者頗多。此次直皖戰起，姚自告奮勇，運動奉省軍隊叛張。遂偕其黨徒朱維藩、陳鼎、周英、劉仲藩、林丙生、趙德、李樹明、馬金聲、陶起鳴、鄭甲山、高鳳鳴、李波長等十二人，携款二十萬如奉。旋由陳紹唐告密于張作霖。張氏遂得從容捕姚等十三人，宣布罪狀而槍斃之。

康 士 鐸

康士鐸，直隸涿縣人。出身莫能詳，或曰流氓也。而自云少隨父游宦江蘇，曾入上海震旦書院肄業。光宣之際，北京報紙漸具規模，陸詠寬、葉范輿、恒詩峰等實主之，康乃追隨其後，日奔走資政院、法部、大理院等處，向其同鄉錄事訪求新聞。北京報館之有公開的訪事，自康氏始也。以字甲丞，葉等每戲呼為老甲，而老甲之名大著。長身削面，見人輒作驚鵲笑。更假訪事資格，多識達官政客，駸駸露頭角矣。入民國，諂事趙秉鈞，獨立開一民視報，并運動為眾議員。旋又投入舊交通系，月得鐵路協會津貼四百元。充北京報界同志會副會長，與會長某朋比，附設一俱樂部，招人賭博，而收其囊家錢。洪憲時代，勸進頗力，臣記者之奏折，康名列三。往年赴日本觀光，嘗參觀某株式會社，向人丐索金時計，日人譁笑。返國後，投入安福俱樂部。京兆選舉，又當選眾議員。與王揖唐素接近，在院中頗有勢力。王印川長汴，康運動秘書長甚力，然卒為臧蔭松攘去。論康平日行徑，無賴則有之，然亦殊不足

称禍首。至此次获罪原因，則以直隶选举，康代安福竞争，与直隶省會議长某感情极恶，又以选举副总统，康奔走保定，以同乡关系，頗有詐欺取財之行为，为曹氏所深恨，故終不能免也。唯罪状似較光云錦、臧蔭松为輕耳。

龔 心 湛

龔心湛籍隶合肥，与祺瑞同乡里。当前清时，以知县官广东，屡迁至道員，受知于岑春煊、张人駿。复从李經羲至滇，任临安开广道。入民国后，曾长皖省財政。旋內用为財部次长。事段氏惟謹，段党組織安福部，龔投为党員，外任安徽省长。未几，即內长財政，頗效忠于段系，旋代首揆。而措制多乖时宜，理財亦无长策，左支右絀，尝为靳翼青所辱。郁郁求去，以段祺瑞之慰留而止。今靳氏已起而代之矣。心湛本为势利小人，以安福兴，亦以安福敗。其代內閣时，滑稽者呼之为龔不堪云。

方 樞

方樞，字立之，皖人。留学日本，习法政。归供职奉天諮議局筹办处，为张元奇所賞識，荐諸錫良。将引入幕府，又以其娶有日妇，虑洩机要，事遂寢。嗣調京师法制局。徐世昌任国务卿，援引入公府。时袁氏方修約法，樞实預其事。已而洪宪改元，与顾颉等同受命制定宪法，未就，而帝制取消。方氏随人进退，善于逢迎，故复有寵于段氏，为北方議和代表之一，不啻段氏之代表也。

傅 良 佐

傅良佐，字清节，湘人。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在近畿供軍职，为段祺瑞弟子。徐世昌督东，任督练处参議，調陆军部科长。入民国，为陆军次长。旋出任湖南督軍，既入长沙，零陵独立，战端遂开。范国璋、王汝賢突于中途撤軍还省，通电主和，良佐大惊，乃偕省长周肇祥棄职而逃。此次直皖構衅，良佐亦从中斡旋。继以段軍解体，势将失敗，与曹汝霖哀求总统頻停战令，冀得保持皖派之残局。其用心亦良苦矣。

（三）与直皖兩系有关之人物

靳 云 鵬

靳云鵬，山东人，字翼青。卒業日本士官学校。受知段祺瑞，荐于世凱，治軍北洋。李經羲督云貴，調滇差遣，授云南軍事參議官。辛亥九月，蔡鍔等謀革命，乃易裝北归。袁氏夙契其人，授为公府顧問，令率第五師鎮山东，旋擢山东都督。帝制議兴，遂請罢。祺瑞組閣，引參戎幕。參战处成立，祺瑞荐主处事，已而代段芝貴为陸軍总长。靳氏虽为段之心腹，而直情逕行，亦不尽附徐樹錚等。故当其組閣时，安福系与之爭持，遇事掣肘，乃不得不提出辞呈。直派惡安福系之专橫，遂竭力拥护靳氏。旋由吳佩孚发起兵諫，段氏組織定國軍，討伐曹吳，挽靳为总參謀。不就，仍執調解之役。然此次兩派决裂，实由靳之辞职为导火线也。

田 中 玉

田中玉，撫宁人，字蘊山。卒業北洋武备学堂，后供职軍隊。甲辰，岑春煊創練陸軍于广东，特調中玉充協統。徐世昌督东，派充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參議。程德全撫苏，又調充混成統領。辛亥冬，棄职北上，旋任为兗州鎮守使，內擢陸軍次长，再晉察哈尔都統。馮代總統任为吉林督軍，而孟恩远拒其到任，田亦請收回成命。及張樹元去魯督职，遂代以田氏。此次直皖决裂，表示中立，且執調人态度焉。

姜 桂 題

姜桂題，字汉卿，亳人也。从李鴻章征发捻有功，充淮軍統領，駐防旅順口，旋任直隶提督。未几，又率所部南下防浦口。入民国，仍統淮軍鎮畿甸，嗣授热河都統，年已逾八十矣，为淮軍宿将第一人。直皖禍作，派兵入京，保护總統。嗣又仆仆风尘，調停于段、曹之間。此老兴犹不浅也。

閻錫山

閻錫山，山西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为本省軍官，擢統帶。辛亥革命，被推为司令，旋任都督。戒飭部下，毋干政事，毋附党人，专秉中央命令。故自入民国，山西不陷入政事漩渦，获免兵禍。沈銘昌辞巡按使，遂兼任民政。皖系敗后，对閻頗有影响之談，然未成事实，亦山西人之福也。

张怀芝

张怀芝，字子志，汴人，北洋武备学生。辛亥革軍起，怀芝以天津鎮总兵，兼陆軍統制，反对革命最力。及段氏对南用兵，怀芝自請督师南下，又力說曹錕偕行，果克长沙。然怀芝軍实无功，再战竟至潰敗，退归京师。东海就职，授为參謀总长。直皖相爭，怀芝斡旋其間甚力。盖怀芝虽不属直派，而于直派亦无恶感也。

卢永祥

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武备学生，由队官历拔至第三鎮統領。辛亥冬，擢第十师师长。洪宪改元，肇和兵輪变作，沪防戒严，袁氏令率所部南下，駐防吳淞，兼淞沪护軍副使。及楊善德移任浙督，遂陟正使。黎氏罢段，浙督首叛，永祥亦遙应之。河間为皖派所制，李純跃跃欲試，而終不敢发难者，实慮蚌督乘其北，而永祥侵其南也。嗣授会办江苏軍务，沪防不复承江宁节制，而始終仍兼十师师长。未几，楊善德卒于任，永祥乃署理浙督，仍兼护使事。嗣以沪浙势难兼顾，遂派何丰林代理。先是苏督李純，为統一苏省軍权計，本欲令江宁鎮守使兼第六师长齐燮元升任沪軍使，厄于皖派，卒未能如願也。

何丰林

何丰林，山东人，字茂如。毕业北洋武备学堂，供职营伍。入民国，擢第四师旅长。楊善德奉令鎮守松江时，随楊南下。未几，上海鎮守使郑汝成被刺，袁氏乃改設松沪护軍使，令楊移任，何遂委为松江防守

司令。及楊督浙，調任宁台鎮守使。楊死盧繼，盧即委何代理護軍使。嗣以政府改任松沪鎮守使，与李純几至決裂，調派軍隊，其勢汹汹。經蘇督允其要求，爭潮始息焉。

王 士 珍

王士珍，字聘卿，直隸正定人。肄業于北洋武備學堂，考試輒列上第。畢業後，從袁世凱于小站，與劉永慶、王英楷齊名。世凱督直，遂擢統制，旋出為江北提督。入民國，堅乞去官。及馮河間代理總統，知北洋將校中傾心士珍者占多數，遂罷段起王。其行事不尚陰謀，不喜競爭。未久即乞退，仍由段氏組閣。迨東海就職，屢勸出山，皆堅辭謝絕。蓋夙知段黨驕橫，不欲與伍也。馮氏謝世，曾至京代理其遺產，當時頗有繼任直派領袖之風傳，然王氏殊無志于此。未几，仍返故里。直皖決裂，東海請王氏出任調解，堅不承認。蓋王氏德优于才，在武人中實不可多得也。

朱 启 鈐

朱启鈐，字桂莘，貴州人。以舉人納資為郎，與瞿鴻禨有戚誼，借其力得為譯算學館監督。嗣為袁世凱調赴北洋差委。徐世昌督東，以候補四品京堂，從之至奉天，充蒙務局督辦。世昌內用，兼津浦路督辦，派其總辦北段，旋任京師外城巡警廳丞。癸丑，趙秉鈞罷內務總長，启鈐代之。及洪憲僭号，任為大典籌備處長，規定禮制，費用至二千余萬，启鈐亦自此富有矣。卒以帝制犯被緝，遁至日本。既邀特赦，乃與梁士詒提倡和議，被推為和會總代表。後以南方提出八大條件，受制段派，難于应付，乃棄職北上。代以王揖唐，而和議遂從此梗阻矣。

周 自 齊

周自齊，字子廩，魯人也。肄業于方言、同文諸館，通英國語，嘗參北美使事。以外吏受知于袁世凱，援之入京，擢外務部右丞。國變後，外掌山東軍政，內長財農諸部，于事無所可否。洪憲改元，日人頗有微言，袁特召入密議，任為賀使。瀕行矣，日使告外部，謂日廷不允接待，

乃中止。及特赦帝制犯后，被选为参院副議長。其进止一听命于梁士詒。后以受制安福，辞职而去。此次皖系失敗，靳复組閣，周虽得长財政，恐亦无济于事也。

梁士詒

梁士詒，順德人，字燕孙。清翰林，改官道員。应經濟特科試，取列第四。通英語，晓洋务，时称为外交人才。邮传部成立，授右參議。嗣設鐵路局，直轄京奉、京汉諸路，即以士詒兼任其事，岁入甚丰。已而邮尙陈璧以貪墨敗，諫官亦劾士詒把持恣纵。适继璧者为徐世昌，力为洗刷，始得保其权位。庚戌，世昌入軍机，邮尙代以盛宣怀，首撤士詒鐵路局事。入民国，贊袁世凱幕。袁就总統职，畀以公府秘书长，仍兼交通銀行总理，参預諸鐵路事。凡任命官吏，世凱僉与商榷，权势几埒內閣总理。帝制議起，士詒首认担任經費。俄而云南起义，兵費无所出，乃加印交通鈔三千万以济之，北方金融遂陷于絕境。袁氏殂謝，西南提出惩治禍首条件，乃下令拏办，实則士詒早出都門矣。段氏再起，士詒适居日本，頗为尽力，段乃授意曹錕等为請特赦。士詒本唐紹儀摯交，在日时，适唐亦东渡，遂互相商榷，力慫东海出山，以息战禍。新国会成立，被选为参院議長，联合諸党，举徐为总統，倡言調和。然皖派主战頗力，以副总统餌曹錕。士詒知錕受餌，和議必不成，竟拒絕开选。以扼于皖派，乃辞議長，組織和平会。士詒本交通系領袖，自帝制失敗，其势力漸为曹汝霖所夺，遂有新旧交通系之分。因与曹、陆为势力之竞争，遂趋附直派。迨两派瀕于破裂，忽离京南下，盖亦有所运动也。

王克敏

王克敏，字叔魯，浙江人。初游学海外，通英法語，以道員官直隶。入民国，充直隶交涉員。馮国璋督直，偶晋謁，为馬弁所辱，絕无怨言，馮以是亲之。张勋敗后，馮代总統，合肥二次組閣，荐为財政总长。嗣欲代馮組党，为安福所敗。克敏起居奢靡，賭兴尤豪。时論謂京朝官之泰侈者，当以克敏士詒为最。皖直决裂，王亦附和直派，有所规划。以

其于金融界具有勢力，直系頗借以接濟餉項云。

吳 笈 孫

吳笈孫，固始人，字世湘。其父為直隸知縣，遂家於保定。少與其兄錢孫師事吳汝綸。嗣納資為部曹，分民政部。徐世昌為東督，調充秘書，兼辦電報。其人溫雅明通，頗為時論所重。世昌亦信之最專，雖私家之事，亦倚以處分。嗣隨世昌還京師，改官郵傳部。國變後，入公府，以謹飭故，名位不甚顯。帝制禍作，尤自韜晦。迨世昌就總統職，乃任為公府秘書長。直皖相爭，東海徇曹、吳之請，開去徐樹錚邊防使，而合肥有查辦吳笈孫之主張，即所以示怨於東海也。

叶 恭 綽

叶恭綽，字玉虎，粵人也。清季以甲科授主事，黨于梁士詒，由商部調入郵傳，擢郎中，掌路政司印。郵部有一龍一虎之號，即謂叶與龍建章也。入民國，施肇基初任交通，士詒為交通銀行總理，并任公府秘書長，力弗能兼顧，則舉而託諸恭綽。一時權力之大，几與總長相埒。袁氏稱帝，度支均仰給交通，于是合京奉、京漢、津浦、京張、正太五路，號為五路財神。各路局長皆與恭綽有密切關係，遂將輸入鉅帑，以資揮霍。已而帝制失敗，士詒挂名逆案，匿跡不出。曹汝霖、陸宗輿等乃乘機別創新交通系，攫其實權，然與舊系尚無惡感，而帝制黨之獲特赦，新系亦與有力焉。至曹汝霖長交通，與恭綽屢起衝突，士詒知勢不敵，乃屬恭綽辭職，出洋考察實業。回國後，派為勸辦實業專使。此次皖派失敗，舊交通系大活動，恭綽乃復出而長交通矣。

李 厚 基

李厚基，江蘇銅山人。由北洋武備學生，供職軍隊。入民國，以師長防閩，擢護軍使，繼為督軍。洪憲失敗，粵師侵閩，賴浙軍力攻克汕頭。突為呂公望說之倒戈，北軍大敗，李索然氣盡。未几，軍政府另簡林葆懌為福建督軍，李誓死拒守，始得為閩省半个督軍。迨直皖相爭，李亦通電言事，實與皖派有密切關係焉。

陈 树 藩

陈树藩，陕人，段派健将也。陆建章督陕时，树藩镇守汉南。洪宪僭号，树藩树独立帜，以兵攻陆。陈师围西安，建章父子易装为火夫，始得逃出。黄陂继位，遂督陕。嗣段氏主以武力平南，军府遂令于右任为陕督，率师入陕。陈氏惶恐殊甚，一再乞援。于是奉军、豫军纷纷入陕。未几，陈氏又与奉军司令许兰洲大起冲突，经公府调解，令许离陕，争潮始息。直皖交兵，陈虽为段派声援，卒亦无能为力也。

张 勳

张勳，字少轩，赣人也。少年落魄无赖，投营伍，获保武职。初隶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元春以吞款获罪，遂附袁世凯。袁喜其勇迈，令部亲军。庚子，率师勤王，保至记名提督。后调统北洋巡防军，授甘肃喀什尔提督。徐世昌奏调充驻奉淮军翼长，率所部驻昌图，旋代姜桂题督师防江南。辛亥之役，誓死守南京，终以无援，退守浦口，再退踞徐州。二次革命，率师南下，破江宁，授江苏都督。以部卒抢掠日本商店，日领怒，调兵舰泊下关示威。驻京日使亦促世凯易勳，乃代以冯国璋，而授勳为长江巡阅使，令驻徐州。始终不除辫，部下亦然。故人皆称为辫军。及袁死黎继，府院争起，乃于徐州开军事会议，主张复辟。率师入京，拥宣统升殿登位，授勳政务大臣，兼领北洋军事。曹錕等以其单独行动，有卖友意，颇不悦。段祺瑞思借此复出，梁启超等更力促之，遂走马厂督师，分三路讨张勳。战于天坛，辫军大败，勳入荷兰使馆。东海就任，又由曹錕领銜，呈请特赦，徐以与张有旧，立允其请。张对于直皖两派，初无偏倚。自为段氏驱逐，遂仇视皖派，趋附直派。此次直皖争执，直派要求起用张勳，以抗皖派，而合肥反对颇力。及两派既趋破裂，张遂出京南下，有所活动。其行止大足令人注目云。

各方面反对安福部之文电卷三

全国和平联合会痛駁安福部电文^①

安福部自出产以来，依徐树錚为灵魂，借新国会为喉舌，挪借大宗外債，豢养死党，嗾使少数武人，蹂躪民权；歛怨为德，树恶务滋，人心沸騰，道路側目，盖敢怒而不敢言者，已一年于茲矣。曩者竭全国之力，去其二三羽翼，方冀根本觉悟，早自歛迹。不謂变本加厉，愈演愈急，恶貫业經滿盈，众怒势难遏止，故不謀而請解散者日数十起。在該部果具天良，应即知难而止。乃仍靦不为怪，胆敢通电全国，嘵嘵致辯，冀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莠言乱政，亡国之兆也。謹就該电不实不尽之处，大为披露，願邦人君子咸注意焉：

該电謂《中日密約》及高徐順济借款、軍事协定等項事，在新国会开幕以前，无从責問。查安福部組織于七年五月，《軍事協約》成立于是年五月十七日，安得諉为不知。《胶济路合办条文》系同年九月二十四日交換，高徐順济及开原四路等合同系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訂定，新国会开幕于同年九月初，是明明非开会以前之事，何能引以卸責。此应注意者一。

該电謂該部对于胶澳問題，始終以保留为宗旨。果尔，則段督办有主张签字之通电，何不提出弹劾。两議長有贊同签字之表示，何不交付懲戒。且六月二十八日陆专使业經来电声明拒絕签字矣，而該部重要人物，徐树錚、王揖唐、李盛鐸、曾毓雋等，于七月五日在四照堂开会決議，另派戴陈霖赴欧补行签字，又何为乎。以今証昔，則知該部所謂貫徹保留宗旨者，的系欺人之談。此应注意者二。

該电謂該部不以个人私意，牵碍南北和局。查和会第一次之停頓，由于陈树藩之不肯停战，而該部則因陈为同党，始終噤不发声。第二次之停頓，虽由于南方之八条件，而其主因則实根据于該部和会不得干涉法律之通电。要知数年来南北之战，为法律而战；此次南北之

^① 从本电起至《全国和平联合会請罢斥徐树錚电文》似为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的电文。

和，为法律而和。一方违法，一方护法，必得一公正之裁判而后和局可成。若限制之使不得議法律，不知和議所应議者何事。該部并不問自身之曾否合法，而动辄向人談法律，盖亦法其所法，而非全国人之所謂法也。謂非阻碍和局，誰其信之。此应注意者三。

該电謂錢閣之倒，由于某派鼓动学商风潮，乘机攘权，該部并无倒閣自代之嫌。查学商风潮发于爱国热誠，純系自动，已为全国所公认。該部有何証据，而必断为某派鼓动。且錢閣倒已月余，未見某派有所表示，而提朱、提田、提段、提王，竭全力以反对周者，均該部中人也。此应注意者四。

該电謂新国会开会以后，該部迭次建議，請將历次借債合同及約法上应交国会議決各項，一一交国会取決；对于預算尽力鈎稽，未尝自弛監督之責。查自七年九月以后，借債巨万，大半充作参战国防及扩充党勢諸費用。又聞安福議員，每月受該部津补洋三百元。是直以分肥为得計，又何所用其監督。此应注意者五。

該电謂民国二年《中行則例》，系民国正式法律，上年馮代總統以命令变更法律云云。不知民国二年之《中行則例》系官办銀行之則例，六年之《中行則例》系官商合办之銀行則例。性质既异，条例自有不同。今欲假命令不能变更法律之遁詞，以恢复二年之《中行則例》，实夺股东及董事会之权利，为攘取总裁及副总裁之地步，用心險詐，已可显見。此应注意者六。

总之，該部假公济私，劣蹟昭彰。但知有徐树錚，而不知有大總統；但知有安福之利害，而不知有国家之存亡。充其量，主权可以丧失，大局可以破裂，只求安福派之权利永久保存，則如願以償。所謂拥护法律者，拥护其权利也。权利不得，則法律可以破坏。所謂維持元首者，維持其权利也。权利不得，則元首无妨推倒。事实俱在，无可諱言。本会成立以来，想望和平，如农望岁。安福部种种行为，实和局上之一大障碍。庆父不去，魯难未已。特恳鼎力贊助，剷除此輩。庶南北有統一之望，人民享太平之福，国家前途，实利賴之。临电不胜翹盼之至。全国和平联合会叩。刪。

安徽协会攻击安福派通电文

各省省議會、商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各团体、各报館、暨安徽各县商会、教育会、学生联合分会均鉴：

段祺瑞以非法造成新国会，为共和之假面具。徐树錚以借款組織安福派，为卖国之新张本。段，躯壳也。徐，灵魂也。各議員，其四肢百体，以听其运动驅使也。王揖唐当道之恶蛇，李盛鐸害群之病馬，盘据要津，劫持当局。牵制外交，以結欢强邻；妨害和平，以保守权利；恢复《中行則例》，欲为该派搜党費也；通过筹边使之官制案，又使西北添一安祿山也。外托武人为护符，内恃党众为利器，訂密約也，借外債也，扩充国防軍也，統一东三省也，只貪金錢，不顾廉恥，只图个人，不問国家。以致内政外交，皆陷于无办法之地位。犹复违反民意，动摇国本。民国命脉，定断送于一班宵小之手。名之为安，时思搗乱；号之曰福，日为厉阶。以此万恶之党，长此把持纵横，則危亡无日矣。前經各法团迭电臚陈罪案，請取消严办，足見輿論大譁，道路側目。然而未見实行者，盖因政权落于該派掌握。今与虎謀皮，焉能收效。不若联合各省团体通电中外，声明凡經新国会所議决案，暨对外結何条約，人民一致反对，认为非法机关，概不承认为有效。然后万众一心，群起攻击，必将該会解散，該派銷灭，择其党魁禍首，尽力处治，以洩全国之恨。庶豺狼鋤去，国家有挽救之方，魑魅潜蹤，社会有澄清之望。情詞迫切，务祈一致主张为幸。安徽协会叩。銑。

全国和平期成会反对安福国会之电文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广州軍政府諸总裁、各省督軍省长、各軍总司令、省議會、商会、教育会、各团体、各报館、各和平期成会均鉴：

自滬上和会决裂以后，国家生气頓絕。罢学、罢市、罢工风潮，激盪全国。皆由人民痛心缺望，有以致此。若不急謀廣續开議，将併后来言和之机会而胥失之。前車来軫，忧患何如。窃按数月来和議进行情形，不能謂南北当局无誠意。所以迟疑卻慮，始終为梗者，厥惟国会問題耳。国会既处于当事人地位，則議和期內，自应同时停会，以待和会解

決。乃雙方代表，始終顧忌，不敢提出此議。遂致北代表受新會黨派脅迫，南代表被舊會議員包圍，和會中輟，此其主因。況據報載近日北京新國會現象，无一非阻撓和局，危害國家，更有不可不使停會之勢在。新國會兩院議員，安福系占其多數，恣睢盤踞，倒行逆施，茲姑就其大者言之：

一，該系因不憚于大總統之振導和平，乃故遇事加以規持。遂令元首大權諸受束縛，馴至有辭職之表示。是該系侵權妄為，直欲陷國家于無政府。

一，政府之去曹陸章諸人，實由國民之要求。乃該系乘機推翻錢閣，以為報復；且提條件多端，陰圖壟斷內閣。是直接與當局為難，即間接與國民宣戰。

一，膠約簽字問題，國家存亡攸系，國人苦心絞腦，總期計出萬全。乃該系因倒閣與組閣之關係，忽主簽字，忽主不簽，反復無常，惟求自便。不特以國家為兒戲，直不知羞恥為何物。

一，中行為國家銀行，實全國金融命源所在。際此國內經濟情形，險惡異常；國外經濟勢力，壓迫日甚；凡有人心者，當如何力為愛護。乃該系久思破壞，近竟匆匆違法通過則例，以求插足其中，攫取黨費，不恤紊亂國家金融，危害商民血本。

以上所舉，但有其一，已為國人所共棄。其餘愆慝，更仆難書。似此縱一派以凌躐群倫，借立法以扶持行政，循是而往，不至陷吾國于萬劫不復不止。說者或疑以政府命令國會停會，有失國會尊嚴。不知現屬力謀和平統一之時，凡足為和平統一之梗者，皆應竭力消除。舊國會系非常集合，今既言和，脫去非常時代，應即停會以待解決。新國會為未統一時代之組織，既謀統一，自不便再令其執行大權。矧國會為人民代表，人民既認兩會停會為救國唯一之方，政府自應順從眾意，免背主權在民之制。當此國事萬危，吾民鉅痛切膚，無責可卸。惟有申自身之利害，竭最後之請求。應懇一面宣示兩會同時停會，一面促令代表繼續開議。存亡生死，爭在須臾。急難擇言，統維亮察。全國和平期成會聯合會叩。敬。

上海各公团声討新国会电文

各省省議會、省教育會、總商會、省農會、各報館、各團體公鑒：

自和平會議停頓，外交失敗，內政日紛。究其原因，皆由新國會閉爲之梗。現各方希望統一，甚于飢渴。而當局以始謀不臧之故，自困樊籠。本日各團體共同集議，以爲舊國會固宜依法改選，新國會豈能非法倖存。如果尚有國家觀念，早應先自停會，靜候解決。乃安福部議員近更倒行逆施，無所不至。對於外交，則簽字不簽字，出爾反爾，徒供黨爭。對於內政，則把持組閣，謀擾銀行，婪索巨額黨費，要求多數簡任荐任等官。只圖專欲，日挑衆怒，雖陷全國于萬劫不復之地，亦所弗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凡我國民，若不先將新國會宣告取消，非特和議重開仍無轉圜之望，土崩瓦解即在目前。務請表示意見，一致進行。本民治之精神，達統一之目的。迫切陳詞，惟希公鑒。江蘇省教育會、上海縣教育會、上海縣商會、歐美同學會、寰球中國學生會、中華職業教育社、華僑聯合會、上海基督教聯合會、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上海救火聯合會。有。

全國和平聯合會請解散新國會電文

北京大總統鈞鑒：

民國六年以來，政局益不堪問。禍根所伏，固在武人造成。安福系營私搗亂，誤國窮兵，本會已另電揭布該系罪狀，請予查禁，以謝天下。然安福系顯以俱樂部爲巢穴，隱以新國會爲護符。一系一会，狼狽相依；馬蒙皮而虎附翼，國人從主干觀察，常稱新國會爲安福國會。故欲清亂源，不能恕及該會。溯該會被安福系竊踞之初，曾以其組黨費千余萬元收買議員。而根本謬誤，尤在先以非法手續組成臨時參議院，捏改選舉法。至選舉施行各弊，國內更有口皆碑。產生不良，早失信仰。國民所不承認者此其一。

號曰國會，應賅廿二行省議員，而無川、滇、黔、粵、桂一人。甌既缺豈能成器，乃竟听其不備，貿然開會。職固有限，權亦不完。即舍法律言事實，亦顯乖錯。國民所不承認者此其二。

上两缺点，当道深知。停战議和，力图补救。該会既不具法律上人格，当然听和会处理。乃竟謂和会无权議及法律問題，卒迫政府准北代表辞职，直以保存地位者破坏和平。国人所不承认者此其三。

外債亡国，有埃及、波兰足鑑。老段、小徐輩年来擅国，私以軍警路矿森林等权，抵借外債至三万数千万。聞近更拟以內債二万万之債券，抵借日金。破国产以练家兵，稍有人心，孰能隱忍。乃該会竟褒如充耳，噤若寒蝉，苟不分肥，何遂默认。国民所不承认者此其四。

不爭青島，不廢密約，卖国无救，自速其亡。該会舍法人資格，察全国公意，亦宜誓死力爭。乃竟附和权奸，阴主签字，阳通不同意之电，欺政府更欺同胞。国民所不承认者此其五。

該会既以安福系为灵魂，无事不奉承黷武卖国諸要人。除助桀为虐，借遂私图外，別无政見可言。岂容夢想政党内閣。况閣員提出，权在政府，乃竟听安福系推荐該党多人，并举簡荐各职数十事，为同意权之要挟条件。把持政柄，中外駭聞，不畏人言，廉恥丧尽。国民所不承认者此其六。

現行《中行則例》，較二年旧制尚优，頗足保护股东，使安营业。乃竟为攫取該行实权計，由該会提議恢复旧制，詭法通过，不顾影响所及，扰乱全国金融。国民所不承认者此其七。

总之，新国会存在一日，安福系即肆扰一日，中华民国亦即危險一日。人民不欲牺牲該会，势必牺牲国家。虽自开会以来，国人不齿，早失約法上之效力。然犹月費俸金，吸民脂膏，既自肥而又蠹国，国民果何所为而必豢养此多数毒蠱以自伤残。政府而犹事姑息，不早促該会觉悟，自行結束。窃恐国人将以集矢該会者集矢政府。罢业之余，聞欲罢稅。潮流所至，来日大难。直至瓦解土崩，始图挽救，容有济乎。本会由各法团組織，深知真正民意，决以安福系肆恶，連帶不承认新国会，不忍言又不忍不言。为大局計，应請鈞坐俯順輿情，一面諭令該会自决，一面誠意促开和会，求定国是于南北双方，以期統一。安危治乱，一发千鈞。乾断克伸，国亡可救。临电迫切，无任悚惶待命之至。全国和平联合会叩。

三和平会声討新国会电文

各省省議會、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国民大会、学生联合会、各和平会、各报館、各团体公鉴：

昨讀和平期成会通电，主张新旧国会同时停会，以待时局解决等語。本会切望和平，与期成会未尝有异。惟征求大多数民意，微有不同。願更进一言：

民国八年以来，禍乱相循，迄无宁日。推原其故，多在是非不明，法律无效。欲謀永久和平，固希望双方有互让同情，然后磋商，庶易接近。但法律精神，吾人尤不能不認識。若完全牺牲法律，纵能弥縫一时，实酿无穷隐患。大盜窃国，更何憚而不为。法治主义，至今日既无从打破，則法律問題，亦即不容含糊。新旧国会在法律上实有眞伪之分，焉能視同一律。若强欲以法殉人，天下大乱，恐即不可收拾。

慨自上海和会停輟以后，国事益陷危險，外交益趋失敗，民心益見激昂，金融益加紧迫，四万万人民几入延頸以待死刑宣告之慘境。嗚呼！阴风黯淡，鬼嘯狐鳴，誰執屠伯之刀，武人固为禍首。暗中操纵，营私害国，假新国会为巢穴，玩国事如儿戏，視人民如魚肉者，安福系之罪，实不在武人之下。欲清乱源，不能不从声討安福系及解散新国会始。新国会产生，由于非法改选，天下皆知，其本身久无存在之价值。况安福諸議員盘据其間，鬼蜮为心，盜賊成性。选举总统，即視总统为弄儿；联络武人，实以武人为器械。包藏禍心，无恶不作，欲掠取全国金融机关为私产，乃通过恢复二年《中国銀行則例》，欲尽吸举国人民膏血，以飽貪腹，竟要求数十簡任荐任职員。貪鄙无耻，几非人类。青島問題，关系国家存亡，此何等重大之事。全国人民奋起力爭，不惜罢学、罢市、罢工，一息尚存，未敢稍懈。安福系議員既冒居人民代表，苟稍具天良，亦应有正当主张，为国家保留一綫命脉。乃时而主张不签字，时而又主张签字，出尔反尔，徒以国家大事，供彼党爭。要官夺利，交換条件，不惜陷全国于万劫不复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危机四伏，万难再事姑容。凡我国民，应速起一致声討。并一面由各省人民对于安福系本省議員，用民意宣布剥夺其終身公权，表示不与国

賊并立之决心。一面要求北京政府速解散非法新国会，表尊重法律，服从輿論之誠意。然后再敦促南北代表賡續和議，以謀統一。害群之馬既除，国事庶几有望。治乱安危，間不容发，迫切陈詞，惟希公鉴。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世界和平共进会、广东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同叩。梗。

全国和平联合会再請解散新国会电文

北京大總統鈞鉴：

查安福国会，窃柄乱政，誤国蠹民，国民心理非常厌恶，前經本会有电，撮举不承认七款，切恳大總統諭令自决。殊該派不自覺悟，反怒各团斥責，欲假动摇国本，加以恶声。又經本会魚电，續請政府勿受劫持，先去此和平障碍，以速沪会重开各在案。乃迟之又久，政府不聞处理，該派日益披猖。就最近言之，二百万准备設支部之金錢，五分钟通过筹边使之官制，見关系法律之問題待决，則阴阻和会代表之出，以破和平；見保全自身条件之不成，則显拒內閣总理之提，以抗总统。无权不攬，无利不攘，无营不私，无謀不譎，国会价值扫地以尽，如灯将灭，余燄甚张。究其所以敢于拥护权奸，儿戏政局者，曰我亦国会也。岂知如此国会，就約法論，則資格不具，或謂以“妾身未明”。就西南論，則选举不行，或比之“金甌有缺”。其不足代表全国民意，法律事实，早已証明。然其隱然挾以自重之具，盖曰总统吾选，孰敢侮予。又岂知国会元首，各一人格，既选以后，关系脱离，法无国会元首連帶負責之条，政有一国元首大权作用之义，运用之宜，只顧民意何如耳。今元首言和，民意所託。国会搗乱，民意必鋤。昔从軍閥而解散正式国会，故成問題。今从民意而解散搗乱国会，不成問題。事一理殊，岂同日語。此中关键，急应分明。頃据报載。云：安福系拟自通电解散新国会，恢复旧国会。可謂天良发見。又云：彼乃牵及总统問題，借以要挟內閣总理。可謂肆无忌惮。窃恐一时不察，听其簧鼓，致碍政权。爰据以上理由，而為解散新国会，不能牵及元首之解释。并以通电全国，使共烛彼奸謀。伏乞大總統俯从民意，立以非常手段，对付此恶极而不自决之安福国会。一面权定总理，派代表，先促內和謀統一，以御外侮。

善邦交。救國救民，斯為上策。忱危所激，切盼施行。臨電不勝悚禱之至等語。安福國會把持政局，要挾總統，致外交難以挽回，和議難以繼續。苟非竭力同心，去此障礙，則國亡無日，實所痛心。應請一致贊同，協電中央，實行解散。情急勢迫，不可後時，禱切盼切。全國和平聯合會叩。刪。

全國和平聯合會再請解散安福部電文

北京大總統鈞鑒：

德約拒簽，外交益險。陸專使等儉電，謂吾國若再長此鷸蚌相持，則亡將無日，此不絕如縷之國命，即懸諸上海會議。詞極痛切，意甚肫誠。稍有心肝，能無警覺。查南北和議一續再停，決絕出自北方，久滋疑竇。近報紙披露，京都奸人籠絡湘軍官程潛函札，而黃敦懌書有：“此間決策，必不使和議重開”等語。外報又載政府已請各國取消軍火入口禁令，及海軍部託詞治剿海盜，與日商三井訂購軍械合同等事。尤征安福武人，處心積慮，只圖武力擴張。方今民智大開，若輩曲折赴題，勿謂無人識破。故現雖汪江兩使抵滬言和，政府無意再戰，亦每被撼于安福武人之舉動，而將信將疑。本會及各團體為去和平障礙計，迭電請解散安福俱樂部，及結束新國會，實亦情不獲已。乃該派見責，不自斂跡，反橫生波折，為組閣梗。甚且憤人冒己，指為動搖國本，借以恫喝政府。豈知政府與該派已成勢不兩立。蓋該派存則政府動受劫持，遂彼詭謀，即反乎民意，而代人受過，誠恐民欲偕亡。若政府能下決心，與國人共棄該派，不獨民情大悅，即有常識，明大義之南北軍人，亦孰非擁戴政府，力謀統一，以求一致對外者。而該派與民意宣戰，只抵死以求自衛，不顧國家，違問政府。其所借口，并不由衷，總以破壞不利己身之和平為目的。本會不避嫌怨，指破癥結，務懇大總統俯順輿情，當機立斷。一面組閣，一面迅令总分各代表南下，同時畀以全權，毋蹈從前動受安福武人牽掣之覆轍。庶幾內和立就，外患同防，轉危為安，于是乎在。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全國和平聯合會叩。魚。

全国和平联合会請罢斥徐树錚电文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鈞鉴：

兵禍連年，內訌不已，和約失敗，外患迭乘。誰生厉阶，至今为梗，固由段氏貫澈武力之主因，实徐树錚助桀为虐，开其先导。曹陆章虽罢免，而徐树錚气焰方张，謀夺兵柄；他日尾大不掉，将有百倍于曹陆章而不止者。謹掇要陈之：

陆軍之事，詳細协定，与解释終了时期，均系徐树錚一人与日本秘訂。于是我防軍任人調遣，我侨商任人蹂躪，我护路軍任人要求指揮，何莫非該約为禍水。此徐逆之丧权辱国，貽誤戎机也。

陆建章以专閫大員，調停南北，果有法外举动，罪无可逭，亦应先宣罪状，后正軍法。乃徐树錚立談之頃，率尔枪决，此徐逆之草菅人命，弁髦法律也。

年来所借外債，条件既苛，抵押又尽，宜如何慎审用途，慰民隱痛。乃徐树錚凭借权势，自由支配，半用于对内自杀，半用于豢养安福系。去岁在奉軍案內，冒銷百余万元，經奉督詰責，报載彰彰，国人共見。此徐逆之穷兵黷武，結党营私也。

德約山东問題，全国呼籲，胶澳不保，拒不签字。陆氏已有俯从民意，为国人所感佩。乃报載徐树錚妄參閣議，主张撤陆易胡，决定签字；无非欲达其結外援便私图之目的。此徐逆之违反民意，效忠日本也。

徐树錚自窃得筹边使后，又以京汉路抵借日款，以优軍費，不惜卖国破产，以扩其实力。将来边防未固，而中原已亡。此徐逆之劫持兵符，重貽国禍也。

总之，徐树錚自充陆軍次长，假运軍火，納賄三十万，有案可稽。任国务院秘书长后，挑拨府院恶感，擅行总理职权；破坏中交兌現，扰乱金融；唆使徐州會議，鼓吹督軍独立，酿成复辟政潮；私借軍械軍餉，引奉軍入关，开南北战禍。种种罪状，擢发难数。太宰詬用而吳亡，少师留而随灭，最錯不誅天下难謝，完用擅政国无幸存。况勾結外力，断送主权，罪恶浮于秦檜；依附內奸，把持兵柄，阴险过于曹操者乎。本

会仗义直言，敢請当机立断，将徐树錚罢斥一切官阶，交付法庭惩办，以安人心而維国是。临电悚惶，不胜待命之至。全国和平联合会。

保定各团体声討段祺瑞电文^①

各省省議會、教育会、商会、农会、各界联合会、各学校、各报館均鉴。

玄黄反复，于今三載。国势危急，民生凋敝。以庄严新造之中华民国，成为无法律、无政治、无是非、无主权之国家。誰为为之，皆卖国首領段祺瑞、徐树錚等阶之厉也。自段氏攘夺国权，把持政柄，以国家作一己私产，遂不惜破坏国法、牺牲民命、以逞其穷兵黷武之野心。乃使川、湘、閩、陝連战經年，涂炭生灵，伤心慘目。私願未遂，更复倒行逆施，卖国以求一逞。路礦森林，抵押殆尽，私結密約，断送主权。借款之数竟达六亿万元，酿成国家破产之慘剧。而彼以此种代价，为豢养卖国党羽之資。安福系銅臭薰天，亲日派媚骨成性，我国家之元气，国民之人格，殆为若輩斲丧无余矣。去岁五月，外交事急，我國民忧于亡国之禍，迫于眉睫，乃以国民自决之精神，起而与国贼奋斗，罢学、罢市，奔走呼号。而彼輩毫无悔禍之心，复以暴力抵抗，摧残民气。言之痛心，聞之切齿。沪上和議，已屆周年，举国人民，引領切望。而彼恐和議成功，南北統一，城社失据，狐鼠无託，乃派王揖唐垄断和会，淆乱是非。以致分裂之怪象日呈，和平之解决无望。綜其罪恶，擢发难数。流毒所屆，不仅破坏国家一时之組織，且将断送国家永久之命脉。亡国亡国，国何由亡。救国救国，国何以救。此皆我爱国同胞所当急发猛省者也。此次徐孽罢黜，举国称庆，方期稍予薄惩，戢彼凶頑。而段祺瑞凶愆鸱张，大起暴动，喋血都門，胁迫元首，私下伪令，擅开战端。若复再予容忍，国家之命脉何存。直軍同胞，既負軍人卫国之責，各省士民，亦当尽匹夫有責之义。願我全国各疆吏，同伸义憤，共彰天討，不为一党一系之爭，而宏救国救民之願。保我民德，固我主权，解数年之糾紛，謀国家之統一。以民意与公敌战，以义軍与国贼战。胜败之数，不待蓍龟。民国前途，賴此一举。爱国志士曷兴乎来。直隶保定紳商同叩。元印。

^① 从本电起，以下各电，似为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爆发后的电文。

順直三团体宣布段祺瑞罪状电文

大總統、国务院、各省督軍省长、各省省議會、商会、教育会、各報館均鑒：

民國不幸，迭遭變亂。兵匪縱橫，民窮財盡。國權喪失，億兆離心。推原禍首，皆由爭權奪利，倚恃外援，剛愎自用，晚節不終之段祺瑞，于此數年中喪心病狂，倒行逆施。使我國操縱于鄰邦軍閥之手，人民宛轉于武力慘暴之下。國危民敝，遺害無窮。今復媚外逞兵，脅迫元首，糜爛京畿，擅開兵衅。吾直民商痛恨切齒，特將該凶段祺瑞罪狀，宣布天下，使全國曉然于該凶段祺瑞之萬惡滿盈，同聲致討，以明是非之所在：

一、段祺瑞自袁項城去世以後，三總閣揆，愈變愈奇，目無總統，任意橫行，囂凌氣燄，等于操莽。以致寬厚大度如黃陂，患難舊交如河間，亦均凶終隙末，莫能相容。至于東海就職，事事承教，倚畀敬信，過于項城，宜若可以相安矣。乃段祺瑞恃勢而驕，達于極點，視東海若傀儡，待同官如奴隸，頤指氣使，炙手可熱。靳雲鵬雖其門生，然既為總理，論體制應在督辦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關係之文函，均親筆批有“交院交部”字樣。其下屬奉命轉達于院部者，則直書曰：“奉督辦諭交總理總長辦理”等字樣，儼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蓋印之命令，逼取元首之印綬，自由擅發。試問紀綱何在，此其大罪一。

一、段祺瑞于民國三年日本要求二十一條之時，自言于眾，願與日本一戰，以雪國恥。曾幾何時，大變宗旨，信任曹陸，借用日款五萬萬元，將東三省森林礦產及滿蒙熱河鐵路之權，拱手以售于日人；又將山東膠濟、高徐、順濟等鐵路與日本訂立合同。致成為青島問題，使山東亦將為東三省之續。甚至訂立軍事協約，而日本軍隊侵入北滿；假借參戰練兵，而日本軍官攬我兵權。于是贊成簽定德約，主持直接交涉。無一不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國，與李完用、張邦昌、謝米諾夫之徒何以異。此其大罪二。

一、段祺瑞于袁項城時，往往以項城任用心術，利用金錢收買下級軍官，唆使反抗上官之舉為不然。不料彼自執政以後，變本加厲，暗

使陈树藩驅逐陆建章以去陝，阴令刘存厚戕杀戴戡以犯上，唆使陈复初反对譚延闓以乱湘。其余广用金錢，結合各省軍隊以自固，凡有所求，增兵增餉者无不允許。以致軍隊日多，財源日竭，至于今日，不可救药。此其大罪三。

一、段祺瑞自来頗恶政党暴徒之所为，故有解散旧國會之举。不料复辟以后，組織安福俱樂部。以金錢百元以至千元，最少者亦每人每月三百元，以議員四百余人之众，平均每人每月五百元，年須五百萬元。此外黨員薪水，收买旧議員，造作上海私和，运动孙唐等又費去五百萬元。此外一切党費，又須数百萬元。合計年在数千萬元以上。其为扩充个人之势力，私自盜卖借款，人民不知，政府无案者尚有十余次。此項經費，源源不竭，而对于所有軍隊，則数月不发薪餉，致使兵队潰扰，酿成民兵怨恨，不平之声，盈于海內。大变由此而作，非仅使人各破产，廉恥丧尽，貽害于天下后世也。此其大罪四。

一、段祺瑞任用其爪牙徐树錚，种种作恶，既纵使欺凌黃陂以成复辟之役，又令威吓河間致演三湘之举。近且以西北四混成旅授徐树錚以入蒙古，将办理取消蒙古自主，大功垂成之都护使陈毅，用兵包围，阻止通电，攫取其利，以为己功，而欲以欺飾天下，岂非可恥可笑。自是以后，徐树錚益无忌憚，借办路、兴业、开荒为名，濫借外債，供私人揮霍。操切从事，蒙人日益猜疑，致有近日热河各蒙王私联团体，勾借日本款項，办理銀行林矿，以图抵制徐树錚之事。見之各报，确实可据。是徐树錚仅收取銷蒙古之虛名，而酿成为丛毆爵之后患。皆段祺瑞昏聩之咎也。此其大罪五。

一、段祺瑞向以清廉自命，海內不知其底蘊者，不免为其所愚。今試查天津意租界段氏之宅，为誰所賄送乎？則徐树錚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潤于段氏也。又試查北京新造段氏之邸第，为誰所賄送乎？則曾云需以安福系之党費，为之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以貢獻于段氏也。复辟討逆所余之款二百萬元，尽入囊中。中日汇業銀行一百萬元之股分，众所共聞。其他各銀行、各公司之股，莫不有段祺瑞之堂名。清廉者固若是乎。阳飾清廉，阴实貪瀆。以致为徐曹等僉壬所牵制，为所欲为，貽害国家。此其大罪六。

一、段祺瑞吸食鴉片，行賄賂者以此为大宗。僚屬窺探意旨，从风而靡。故其同系亲信，如陝西之陈树藩，湖南之张敬堯，福建之李厚基，甘肅之张广建，无不开禁种烟，且购买种子，給与各省农民，以为中国之大害。又因筹安福党費及要結同系軍人之心，纵令販米，售与外人。合計一年以来，出口米至二千数百万石。民食日缺，米价日騰，全国人民无不受累。是以一人之貪私，致残亿兆之生命。此其大罪七。

一、段祺瑞迭次文电，自謂淡泊无欲，維持国家紀綱，以欺天下耳目。試問結公民团打国会，以脅黃陂；纵徐树錚軍隊以脅河間；皆为一己登台之計。此次免徐之令，本已贊同，乃以东海提出周树模而已无与，遂兴无名之师。淡泊者固若此乎？无怪乎复辟之时，檄文中所云事后归田之言，等于东风过馬耳也。七年徐树錚之自称司令，并无元首明令；傅良佐棄城而遁，并不置諸軍法；为党系撤馮玉祥之旅长，部众不服，而改予以巡防統領；以私意易孟恩远之吉督，致遭反抗，而收回成命。維持紀綱者，固若是乎？无怪乎此次呈文中之自称本上將軍。又无明令而設立定国軍，委任无数司令也。己不能正，而以責人。遂令是非不明，賞罰不严，国事由此敗坏。此其大罪八。

八罪之外，更有該系黨員司法部总长朱深，希承意旨，濫用法权。有异己者，則周內以致其罪；其有法官之執法不屈者，則假他事以黜其人。賄賂公行，人民側目，吞声飲泣，怨积寰区。如是者举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无不為安福派所壟斷，即无不為段祺瑞所操纵。是安福派之惡，皆段祺瑞之惡也。曹汝霖、陆宗輿之賣国，皆段祺瑞之賣国也。徐树錚、曾云霈等之殘民，皆段祺瑞之殘民也。段祺瑞不灭，則全国人民无再生之望，且将使国家傾复，夷于朝鮮、安南之列。願我各省軍民同胞，齐心努力，众志成城，共伸义憤，以彰天討。此实为全国存亡之所系，非仅直隶一省之关系也。

至有謂此次八省义师，似以軍人干政为嫌者。不知弔民伐罪，方为仁义之师。湯武之誅桀紂，非以臣而犯君乎？华盛頓主創美国，非以屬地而叛祖邦乎？此次欧美协商各国之战胜暴德，非以武力而維人道乎？是在起义軍人之宗旨，果否出于正义也。为民而战，为国而战，为正义而战，夫何干政之嫌。敢告各省联軍，速歼元惡，勿稍姑容。庶几

保我国土，安我黎民，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順直省議會、天津总商会、直隶全省商会联合会同叩。寒印。

河間同乡劝告刘师长詢书

潤田师长閣下：

久慕英风，末由良晤，临风眷佇，梦想增劳。恭維戎躬清吉为頌。窃維安福禍国，举世皆知。推原禍首，段为厉阶。惟多迫于势小力微，不克伸討伐之义。幸賴直軍蒿目时艰，痛心疾首，仗义切諫，为国除害。凡我国民稍有血气者，莫不迫于救国热忱，义憤填膺。况軍人以卫国为天职，更宜应天順人，共討大逆，救弊扶危，大造华夏，以歼禍首而昭大义。閣下为馮河間之宿将，膺充第十五师师长，籍隶河間。自去岁河間逝世，归部节制。頃聞老段兴无名之师，在直境与直軍宣战。为閣下計者，諒必继馮河間之志，张討伐之旗，除禍国之逆。抑或效直軍之切諫，流黜巨凶，剷除禍国党徒，使朝政肃清，以救民命，尚亦不負河間之寄托，有以步河間之后尘也。乃下风疊聞，謂閣下皆不出此，竟惑于安福邪說，附合逆党，遣师攻击。伏聞之下，不胜駭异。

老段卖国，儼为民賊。內用群小，外乞强援，疲苦生民，涂炭天下，暴骨积于原野，积恶比于邱山。又复窃据政柄，監視元首，假操莽之威，施豺狼之毒。今以个人名义，擅启战端，扰乱我京畿，涂炭我直民，傾复我国家。凡我将士，义勇如林，云合响应。因苦秦之众，乘仄紂之机，早发风云之志，大张撻伐之师，理追寇邓之名，当慕韓彭之气。何乃頓为残賊，附逆攻亲，竭力昏乱之徒，效忠貪暴之党。同扶累卵，如坐积薪。靜言思之，閣下不为国家計，独不为己身之利害計乎。不为桑梓計，独不为祖宗之邱墓計乎。夫智者察禍于未萌，勇者不避死而灭名，仁者不背德而攻亲。今閣下附貪暴之党，而残吾直之骨肉，非仁也。舍身而徒取暴逆之名，非勇也。身败名裂，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若亡，世主不臣，义士不友，而乡里不齿。是以大丈夫动則思礼，行則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閣下計，莫若与直軍同心戮力，共討大逆，整飭紀綱，扫除妖孽。显忠貞之节，立超世之功。大义既全，名高天下，而乡父老之感戴，将見有口皆碑矣。若乃貪安福之荣，輕同

胞之义，听信老段，蹂躪吾直，致直民其豆相煎，居民糜烂。閣下于名无所成，于义无所取，不蹈忠賢之跡，自陷叛逆之地，将身败名裂，为全国所痛罵，为乡党所切齿。首鼠之事，特此安归。相推本心，必不应尔。

鄙人等同切乡誼，素知閣下勇于任事，久为同乡所欽仰。但願閣下为民國千秋之义士，不願为民國附逆之勇夫。但願閣下为行义成仁之仁人，不願为助虐逢恶之贅疣。尤願閣下为汉室反正之朱虛侯，不願为魏氏倡逆之华歆。前事有征，可为殷鉴。語云，惟善人能受善言。吉凶之理，福禍之机，幸自图之。河間同乡公启。

李純表明宗旨电文

慨自政局剧变，国势漂搖，海內鼎沸。推厥禍首，实为安福。四載以来，把持政权，橫施武力，摧残道义，团結凶頑，以卖国为本能，以借款为生計，以議員为特別之武器，以官吏为攘窃之机关，借党費以搜括金錢，假名义而供其揮霍。綜計数載，費若邱山，究其来源，何莫非人民之汗血。歎瘡痍之滿目，如疾痛之在身。又复威逼元首，弄兵潢池，畿甸震惊，人民涂炭，酿茲酷劫，罪有攸归。純窃以蠹国者一日不除，虽图統一而无效，謀国者去恶不尽，欲言建設而无从。眷念前途，忍无可忍，是以敢随爱国諸君子后，矢誓天日，謀去凶邪。但期其悔罪洗心，曷不可同舟共济。乃刚愎如故，觉悟无从，忍与爱国向义之官兵，尽作同室操戈之举动。岂知是非所在，即順逆所关，苟具天良，誰肯甘冒不韙。故旬日以来，迭聞某部倒戈相向，某部解甲潜逃，勝負之机可逆觀矣。犹复用其悍党之謀，敢为孤注之擲，若再任其肆虐，听其跳梁，对国家为不忠，对社会为不义，天下后世，其謂純何。純为拥护元首計，为奠安民国計，惟有表明宗旨，宣告国人，戮力同心，义无反顾。凡宗旨相合者，即我同仇敌愾之儔。凡好恶拂人者，当在国人共击之列。現在京津一带，业經合围，歼厥渠魁，指日可待。从此魑魅斂跡，日月重光；我大总统恢复自由地位，实行文治主张，以民意为建設之精神，以法律納全国于軌道，推行无阻，文化日昌，不有根本之廓清，难言将来之建設。嗟乎！其豆相煎，千古最伤心之事；兵戈相見，乃一时不得已之为。

如其覺悟前非，仍可聯為旧好；本有同胞之誼，詎真不解之仇。揮淚陳詞，臨電奮發，國內父老，其公鑒之。李純。篠。

陳光遠聲討徐樹錚電

各報館均鑒：

本月諫日，據第二路總指揮張宗昌等電稱：“天降罪辜，螫賊內訌。民國以來，經五年之政變，黃陂之去職，各省之自主，兵禍之蔓延，國勢飄搖，民生憔悴久矣。自馮大總統代行職權，薄海人民，喁喁望治。何物徐樹錚，狐假虎威，心成叵測，挾持合肥，違反民意，釀成南北分立之局，血戰玄黃，民不堪命。河間本福國利民之心，容贛、蘇、鄂各督軍息事寧人之請，布告停戰，舉國翕然。彼徐樹錚等造謠離間，力主討伐，和議梗阻，戰禍重開，犧牲無數之頭顱，虛糜無數之軍實，使南北意見，水深火熱，國運民生，墮入萬劫而不可復。彼又乘此多事之時，組織植黨營私之機關曰安福部，倡于京師，行于各省。成立以來，冒行妄為之事，罄竹難書。民主國家，大權在民，彼黨盤踞要津，排斥異己，是把持國權也。學生被逮，無罪而戮，復又構衅稱兵，老弱死于溝壑，是魚肉國民也。圖黨費之擴充，密借外債，任意揮霍，亏欠公款，竟達三千余萬之多，是斥耗國帑也。至鬬牆構衅，同室操戈，長此糾紛，其何能國。乃沪上和議，稍有轉機，彼則設計阻撓。派其黨魁王揖唐為總代表，和議如成，仍能壟斷政權。和議不成，適足以乘此時機，擴張非法軍需，以遂其搗亂之計劃。遂使大局決裂，不可收拾。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凡此皆安福部之所為，而徐樹錚有以主持之也。近因元首明令免其現職，彼果慫恿合肥，行使武力，宣言反抗，一面派隊攻直攻蘇，一面威脅元首，矯發命令。以此跋扈飛揚，將挾元首以令天下，倒行逆施，愈演愈烈。若不及時殄除，必陷國家于危亡之境。故各省均舉義旗，同靖國難。宗昌等分屬軍人，以衛國衛民為職責。當國家危急存亡之際，正部曲奔走効命之秋。現在本省主客各將領，已往返電商，聯絡一致。稱戈矛以為誓，不敢后人；與袍澤以同仇，共伸義憤。驅除元惡，以救危亡。致合肥治軍有年，光明磊落，因受小徐蒙蔽，遂致措置乖方。宗昌等對於小徐及附逆軍隊，則聲罪致討。對於合肥，事

定之后，礼待如常。謹合詞電請督帥，俯鑒愚忱，主持于上。甲兵卒乘，繕備齊全，磨厉以須，翹首待命。臨電不勝屏營之至。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幫辦江西軍務贛北鎮守使吳金彪、贛南鎮守使吳鴻昌、贛西鎮守使方本仁、第一混成旅旅長潘鴻鈞、山東混成第一旅旅長張克瑤、二十三旅旅長張之杰、二十四旅旅長岳兆麟、江西第二旅旅長王獻廷、第三混成旅旅長陳光遠同叩。諫印。”等語。

查權奸禍國，罪狀滔天。結黨橫行，無惡不作。罪浮敦卓，凶比共驩。天地之所不容，軍民之所同憤。遠治軍江右，有捍衛國家之責。既據各該將領合詞電請，自應躬率三軍，從諸帥后，共伸撻伐。取彼凶殘，解民命于倒懸，巩邦基于罔替。臨電激切，不盡欲言。陳光遠。皓印。

吳佩孚反對安福系電文

奉天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開封趙督軍鈞鑒：

同密。玄黃反復，于今三年，政若絲棼，局同釜破，舍謀和統一，無以為救國之方，此固為全國所共認也。然全國所希冀者，乃全國之謀和，非局部片面之謀和；乃全國之統一，非一黨一系之統一。自王揖唐壟斷和會，營菟裘于申江。本其誠字妙訣，以實行其收買離間政策，以金錢為香餌，以名器為釣鈞，一般偉人政客，心醉神迷，大有甘入彀中之勢。銅臭薰天，名節掃地，海上名區，几成為分贓議和之營業場。竊不禁為國家之前途懼，為國民之前途悲，更為諸名流之人格惜也。夫自古未有权奸在內，而國交能制勝于外者；亦未有敷衍一時，而克保永久和平者。安福系毒痛四海，腥聞于天。王揖唐敗國殄民，豺狼不食。唐紹儀獨與之鈞稽野合，夜行不休。孫文銜廣州被逐之嫌，倒行逆施，結好安福，冀續其士敏斯土廠之舊夢。伍廷芳為舊國會議員，而噬臍莫及。唐冀廣為奸人所盜名，而冥然罔覺。褚吳暨舊國會議員為安福系誘至申江，始知受騙，而已失身殉人，雖悔莫追，不獲已，慙慙王正廷假借外交，以苟和為補牢之計。王以國際會員之關係，不得不借好于中央，乃有歌電之表示。西南軍府瓦解，已不可掩，而政系中人，偏視此為絕好之時機，欲乘勢謀和，以圖一黨私利之發展。遂取消

唐总代表，而改派前充浦口督办，现为政系中坚之温宗堯，以图与唐对抗。似此扑朔迷离，五光十色，同床异梦，黑幕层层，而冀其謀和統一，窃恐謀和而愈不能和，謀統一而愈不能統一也。观四总裁江日宣言，則曰希望北方接受此宣言后，了然于西南公意所在，廣續和議。試問七总裁列四，是否即属公意？舍桂而言滇，能否解决和局？安福系当道，能否救平国难？与安福系携手，能否鑒服民望？卖国党不除，能否长治久安？安福系私許权利，能否得償夙願？綜观以上顛末，是种苟且結合，能否謀和統一，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一言为智，君子所慎。我南北明达諸公，虽即望和心切，亦必不輕于盲从，而貽失言之譏。民国公例，莫善于国民公决。当今之时，既不可受唐拒温，尤不可受温拒唐。鄙意惟有出于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庶可无偏无党，永絕后患。未悉高明以为何如？佩孚拟明晨赴保，面謁曹經略使，詳陈一切。各帅如有賜教，請即逕达經略使，为盼为禱。吳佩孚叩。

吳佩孚出师討賊电文

各省督軍、省长、省議會、各团体、各报館均鉴：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兇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則盜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則假託参战，广练日軍，以資敌国。終則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錢，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綫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贛閩，北迄蒙滿，要鍵无存者矣。軍隊者，国本所託，而上自軍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聞，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聞大义；治軍而还，以身許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吳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賊生則我死，我生則賊死。宁飲彈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結，以段祺瑞为軍閥老輩，固尝瞻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已甚。故請懲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錚等，以私曲护，此佩孚等之私意，諒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黃陂，再驅河間，今复脅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聞。篡上卖国，

尤中外所罕觀。夫共和主權在民，總統為國民之公仆。元首祖賊以賣國，吾人盡忠報國，亦當權衡輕重。況在失其自由，被脅之亂命。佩孚等個人縱本末顛倒，不難伏首以就戮。為國家計，亦安能荒軍人之天職，貽百載之笑罵。事變至此，惟有忍涕揮戈，以與賣國賊盜相周旋。但令惻惻血誠，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鑒。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刀鋸斧鉞，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為皖直之爭。愚懷耿耿，竊所未平。南北本屬一家，直皖豈容二致。今日之戰，為討賊救國而戰，為中國民族而戰，其幸不辱命，則佩孚等解甲歸田，勉告無罪于同胞。其戰而死，為國人爭人格，死亦有榮無憾。諸公或握軍符，或主清議，奮發討賊，當有同情。若其昧中外之防，忘國家之義，坐令國土陷于異族，子孫淪為奴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非佩孚等所敢聞矣。涕泣陳辭，伏惟公鑒。討賊軍前敵總司令吳佩孚率直軍全體同叩。

吳佩孚宣布段徐罪狀電文^①

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鎮守使、各司令、師旅長、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學校、各報館均鑒：

直、奉、蘇、鄂、贛、豫諸帥文電，諒邀台鑒。竊以民國九載，海內分崩，追原禍始，段為戎首，謹為我邦人君子袍澤兄弟剴切陳之：

段氏祺瑞秉性凶殘，專擅恣睢，陰賊險狠。自受知項城，廁身軍界，嫉梁華殿為愈已，而暗殺以逞凶；妬馮河間為比肩，而排擠以構怨。洎乎共和肇造，入縮軍符，高下在心，黜陟由己，援引小徐，朋比為奸。購械吞款，庇惡亂法。視總統為贅旒，視國疆為敵屣，視民意為刍狗，視約法為弁髦。以國軍為一己之爪牙，以疆吏為一家之私產，以他人之從違為黜陟，以一己之喜怒為禍福。膜視民瘼，輕啟兵端，嗜殺以爭，殘民以逞。唆使劉存厚禍川，而令吳光新攫奪川督。排斥譚延闓離湘，而令傅良佐盤踞湘省。卒至重慶喪師，長岳敗衄，連年烽火，滿目瘡痍，波及閩秦，牽及滇粵，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尤可恨者，專橫暴戾，性與人殊，用徐賣國籌邊，則曰為國進賢。引賊擾亂內蒙，則曰為國啟土。森林路礦則抵押淨盡，民膏國帑則斷喪無余。利用參戰以供

^① 據石印傳單原件校訂。

內爭，對外則宣而不戰，對內則戰而不宣，騰笑全球，坐失機會，愧對友邦，亦當無地自容。稍有心肝，何忍出此！乃復借端迂怒，毆辱議員，國會天絕，西南禍起，製造安福系以禍國殃民，叛設边防軍以窮兵黷武。我袍澤本不願為其豆之煎，彼段氏偏欲作犬羊之斗。私借日債，不下六億萬元，盡為鷹犬狐鼠所銷費。閱牆無底止之秋，同室操戈之慘，清夜捫心，當知自悔。溯其復前清而专制甚于前清，復項城而狠戾过于項城，復黃陂則教軍人犯上，復河間則使同氣相殘，茲對今大總統又行故智，段氏之肉其足食乎。

試問定武誰設計而賣友？試問友邦誰作偃而賣國？三膺揆席，毫無成績，分崩離析，統一无期，稍有廉恥，當知退避。乃權利熱中，亟作馮婦，假借边防督辦，暗中操縱政權。凡此逆迹昭著，罄竹難書。元首罷除徐樹錚，原為俯從民意。段氏以翦其羽翼，因羞成怒，因河會議，凶燄鴟張，特派徐樹錚親率軍警，包圍公府，軟禁元首，強蓋印信，擅發偽令。都門喋血，津、保弄兵，謀為不軌，窺竊神器。鎮守使師旅長等忝列戎行，密邇畿輔，居晉、鄭勤王之地，效李、郭撥亂之舉，本救國衛民之志，出討賊敵愾之師。為擁護元首計，為俯順輿情計，為保存國民人格計，為培養國家精神計，不得不整飭戎行，訴諸武力，殄厥渠魁，取彼凶殘，攘除姦凶，以紓國難。公等或任封疆，或居軍旅，或屬商學團體，或系言論機關，救民救國，諒有同情；除惡除奸，決无反顾。如能助軍助餉，均為全國之同胞。否則附逆盲從，恐貽后至之凶咎。既非黨惡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必當脅從罔治。凡屬明哲之士，必知順逆之分。應天順人，時不可失。掃清君側，奠我神京。謹紆至誠，海內共鑒。直軍西路總指揮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東路總指揮勳榆鎮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後路總指揮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直軍總參謀長天津鎮守使趙玉珂、四省經略使署總參謀長兼衛隊混成旅旅長潘渠楹、冀南鎮守使周符麟、口北鎮守使汪學謙、直隸全省保衛團總司令孫岳、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肖耀南、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新編第一旅旅長王用中、新編第二旅旅長李榮殿、第三旅旅長彭壽莘、第三師第五旅旅長董鎮國、第六旅旅長張福來、第三師參謀長李濟臣率全體將士同叩。文。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

直軍致边防軍西北軍書

直軍全体將士致書于边防軍西北軍全体將士曰：我輩誼切袍澤，情屬兄弟，謹抒親愛懇摯之宣言，敬告于明順逆知大義者。夫同類不相殘，同國無義戰，千古之鉄案也。我祖軒轅氏制兵之始，原為對外之用，北逐葷粥，南驅苗蠻，中原始有此一片干淨土。洎乎北伐玃狁，西御氐羌，與匈奴、突厥、金、元、滿、蒙角逐中土，無非借我國軍，固吾圉也。充國屯田，德裕籌邊，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國边防軍、西北軍之設制，為對外御侮之嚆矢，凡屬袍澤，疇不以手加額，距躍三百，边防有託，西北無憂矣。乃野心權利者，利用愚民政策，採取軍閥主義，拥我數十萬朔方健兒，以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邊而以防內。凭借西北，討伐西南。直視我堂堂國軍，桓桓武士為一家之鷹犬。在昔專制時代，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西南各省，同隸版圖，既無賣國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討伐之理。矧共和國，以人民為主體。人民並非欲其豆之煎，軍閥偏欲為鷸蚌之持。剝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國家餉糈，以疲困吾民。我國民何負于軍人，我軍人更何仇于國家。天良未泯，夜氣猶存，既非至愚，終當覺悟。孰甘為少數私人作牛馬哉。

亞聖有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凡我軍人動作，均應以對外為主旨，以民意為依歸。是在我軍人有覺悟心，尤貴我軍人有辨別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動輒曰服從命令，拥护中央。試問此項征討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為治命耶？為亂命耶？稍有常識者，類能辨之。挾天子以令諸侯，久為權奸之慣技。唐文宗有言：“昔周赧受制于強藩，今朕受制于家奴。”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閹宦貂蟬，而指揮安福禍國者，惟徐樹錚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兒，詎甘心供其驅使耶。渴不飲盜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熱不息惡木之陰。彼安福系以路礦抵押外人，屈膝借債，豢養國軍，以殘害同胞。我國軍不乏忠義之士，明達之人，孰肯為一黨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魯案發生，我國軍有協力對外之熱忱。借債發餉，我國軍有不受外餉之義憤。全國軍人，聞風興起，玉可

碎而不可掩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节。俠义高风，鉄胆鋼腸，誠足以凜烈千古矣。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軍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軍鞏边防之基础，西北軍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袍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之虞邪。

此次直軍撤防，原为扫除禍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錚。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軍，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慫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軍、西北軍搆怨”。是等无意識之謠言，希图妄施离間。我亲爱友軍必不为其稍动。此后凡我軍人，遐邇壹体，披肝瀝胆，敌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內息閹牆，堂堂男儿，絕不墮其收买离間术中。我軍人幡然觉悟，不为利用，而彼术旁矣。夫权利乃一时浮云，名誉为第二生命，宁牺牲权利以息爭，詎牺牲名誉以助虐。千秋万世，自有公論。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边防友軍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著鞭，驅除徐树錚，解散安福系，以順人心而慰民望者，則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勳，更可全維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軍願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軍得附边防軍与西北軍之驥尾，則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軍全体将士敬告。

直軍将士再忠告段軍书①

敵軍前次致边防軍西北軍书，諒邀鉴及。謹再为亲切恳摯之忠言，敬告于前綫全体将士曰：同室操戈，为軍人之大耻。我輩同属国軍，情犹兄弟，断无閹牆私斗之理。貴师旅处段徐指揮之下，强迫开赴前綫，与敵軍为敌，必非出于本心。何則？敵軍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爭权夺利野心，貴师旅亦何至与敵軍为仇。敵軍所以討段祺瑞、徐树錚，討安福系者，原为救国救民，想貴师旅亦深表同情。

試思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偃。国危民病，何人

① 据一九二〇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直皖秘史》所载，本文为直軍全体将士致边防軍、西北軍、陸軍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忠告书。

作祟。追原禍始，段為戎首，徐為禍水，而安福則助虐者也。詎以堂堂國軍，桓桓武士，而甘為賣國賊作鷹犬耶。彼軍閥利用愚民政策，動輒曰“擁護中央，服從命令”。試問段命徐樹錚包圍公府，軟禁元首，為擁護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貴師旅此次出師攻擊直軍，為元首命令耶，抑為段徐命令耶？徐樹錚奪出印信，大總統已失自由，國軍處此，應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識者，類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軍人救國之秋。軍人坐視不救，已為有負天職。若此軍起而救之，彼軍則進而擊之，有是理耶。自問良知，當能自解。

敵軍聲討安福，為救國也。貴師旅進攻敵軍，亦為救國耶？自貴師旅束裝出發，敵軍已準備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陣以待，未即猛烈攻擊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輕啟炮火，演煮豆燃其之慘劇。夙仰貴師旅袍澤兄弟，深明順逆，洞曉大義，若能去逆效順，幡然來歸，敵軍敬當全體歡迎，簞食壺漿以犒從者。如有富於國家思想，奮勇為民除害，殲除安福渠魁者，敵軍尤當盡禮致敬，雖為執鞭亦所欣慕。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見义勇为，當不乏人。軍人報國，自屬天職。為救國危亡計，為拯民水火計，為國軍名譽計，為諸君前途計，均當審擇利害，棄暗投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熱不息惡木之陰，知命不立巖墻之下。人非至愚，終能覺悟，孰甘為一家一黨供私斗哉。敵軍所與誓不兩立者，不過少數安福系賣國黨魁耳。對於貴師旅袍澤兄弟，無私毫惡感。近日貴師旅仗義來歸者，日見其多。敵軍咸與優禮相待，親愛有加。出谷遷喬，則薰蕕自判。助紂附逆，則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根據天良，當可自決。掬誠忠告，可質天日。敢布腹心，惟希朗照。直軍全體將士忠告。

曹錕等宣布徐樹錚罪狀電文

天降妖孽，蠹賊內訌，群小跳梁，政綱解紐，水深火熱，靡有孑遺。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錕、作霖等蒿目時艱，痛心疾首，謹為我全國父老兄弟縷細陳之：

原夫徐樹錚者，虺蜴為心，豺狼成性，邀榮希寵，濫典軍符，購械吞款一案，本應詔正典刑。乃以阿附要人，苟全性命，乘機復起，鼓盪

鹽潮，朦蔽總揆，脅制元首。以致合肥下野，黃陂蒙塵，國會夭絕，都門禍起。川湘兩役，妄逞干戈，重慶喪師，長岳啟釁，合肥之聲望掃地，中央之威信無余。戰禍連年，烽煙四起，川、陝、湘、閩滿目瘡痍。此其禍國殃民之罪一也。

罪莫大于賣國，奸莫甚于媚外，徐樹錚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倭。自合肥秉政以來，徐樹錚經手所借日款，不下六億萬元。其抵押條件，雖合肥亦莫明真相，局外人更无从懸揣。如中日軍械借款也，軍事協定也，高徐順濟抵押也，籌邊銀行設立也，莫非徐樹錚一手經營。對魯案則主張直接交涉，西北軍則權衡操自東鄰。全國抵制外貨，彼則毆辱學生以媚外。全國力爭國權，彼則斷送路礦以賣國。以天下為囊金，視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為對內之凭借。乘俄人內亂之際，冒陳毅垂成之功，勾結東人，取消蒙古自治。濫邀一時之名，隱伏無窮之患。此其賣國媚外之罪二也。

黃陂即位，合肥當國，徐樹錚不過一院秘書長耳。乃某督入覲，則需索分肥。某督蒞新，則釀金作壽。假借輿援，擅作威福，上下其手，高下在心。唐長外交，則擋駕于津門。丁長秘書，則被排于公府。孫長內務，則受窘于閣席。洎乎直軍告捷，安福誕生，結黨營私，攬權竊柄。以國會為城社可據，以元首為奇貨可居，以國軍為一系之爪牙，以疆吏為一家之私產。盤踞財政，壟斷交通。曾徐彈冠，梁周束手。龔朱染指，錢靳寒心。王揖唐擬老申江，丁士源併吞京漢。南池子則車馬水龍，太平湖則橫流禍水。安福俱樂部，竟成官僚營業場，朝列黨籍，夕為閣員。未蒞封疆，先納黨費。屈映光禍貽東魯，王印川毒流中州，四凶則跋扈于封疆，三賊則託庇于外府，炙手可熱，莫之敢撓。此其把持政柄之罪三也。

全國本屬一家，何嘗有南北之判。北洋原系一體，何嘗有皖直之分。乃徐樹錚強分界限，挑撥感情。既思以北圖南，更謀割直肥皖。川、湘、閩、陝陡起煙塵；合肥、河間無端水火。皖直斗力，南北構兵，煮豆燃萁，內訌不已。更肆其收買離間政策，而使南與南爭，北與北戰。曾毓雋祕勾程李，以謀湘粵离心；王揖唐厚結孫唐，以激滇桂啟衅。唆廖周叛逆于渝浦，間二李反目于韶關。魯省則借馬以逐張，秦中則嗾劉

以襲詐。鉤心斗角，离析分崩。使詐使貪，詭隨百出。同室操戈之慘，閭閻无底止之秋。追原禍始，豺虎不食。此其破坏統一之罪四也。

陆建章为北洋耆宿，徐树錚曾隶幷轡，無論其有无不赦之罪，既为陆军上将特任命官，总以請命中樞，提交軍法會議，方为公允。乃徐树錚以新进后生，擅杀大吏，欺蔑前輩，藐視王章。专擅恣睢，莫此为甚。迨至各省疆吏群起責言，竟复矫命传宣，巧为掩飾。弁髦法律，扰乱紀綱。此其以下杀上之罪五也。

徐树錚一微末司书耳。經合肥逾格提拔，扶搖直上，得有今日。对合肥应如何效忠补闕，矢志报称，方不負乃公提拔之厚意。而乃飾非怙过，扶恶不悛，朦蔽聪听，以把持左右。合肥本无对内野心，徐树錚謬献軍国政策。合肥原非媚外主旨，徐树錚妄献亲日嘉謨。以致三造共和，清白乃心之元老，竟至声誉扫地，不啻为徐树錚一人作牛馬。徐树錚黷武穷兵，合肥为积怨之府。徐树錚敗国殃民，合肥为众矢之的。部曲离心，士卒解体，胸怀叵測，別有肺腸。西北筹边使設制伊始，即便与边防督办对抗。公牘平行，目无长上。逢蒙学射，忘本背师。陪臣执国命，律以春秋大义，罪不容誅。此其以奴欺主之罪六也。

以上六罪，不过举其犖犖大者，其余穷兇极恶，罄竹难书。毒痛四海，民欲偕亡。恶貫滿盈，末路崦嵫。錕、作霖等忝任疆圉，謬治軍旅，国危民病，疆吏之羞。为国除奸，义无反顾。謹厉戎行，引領待发。扫清君側，奠我神京。伏望全国士民，一致声討，歼厥渠魁，取彼兇残，膏我斧鉞。凡我袍泽，同仇敌愾，既非党恶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亦当脅从罔治。試看今日之中央，竟是誰家之政府。应天順人，时不可失。謹此露布，咸与聞知。偕同安內，盍兴乎来。曹錕、张作霖、李純同叩。

曹錕請罢徐树錚各职电文

北京张巡閱使新密亲譯，轉呈大总统鈞鉴：

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人共憤。迭請中央申明法紀，迄未奉准。今聞彼党益无忌憚，竟欲拥段組閣，貫徹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錚等之鬼蜮伎倆。三軍將士倏聞之下，义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歼此醜类之

勢。幸請大總統剛斷，先行罢免樹錚各職，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則錕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負維系之責，靜听罢黜而已。伏乞訓示。錕印。

曹錕声討安福系电文

各报館均鉴：

段某不道，肆意橫行，弄兵京畿，残民以逞。各省联軍，憤紀綱之將墜，痛人道之无遺，联合同心，壹志救国，并无纖毫私意，可质天地鬼神。邇来安福系力竭势穷，复亡在即，犹复鬼蜮其心，豺狼其性，設詞誣捏，謠惑听聞。或謂此举为直皖之爭，或謂其中寓复辟之意，挑拨离間，肆彼阴谋。虽为識者所嗤，恐难尽烛其隱。亟应揭其內奸，为天下告：

查各省联軍，此次义举，純为救国。良以安福系数年以来，假借段徐，把持政柄。阴行卖国，橫挑內乱。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各省同志或綰軍符，或膺疆寄，对于国家大局，人民安宁，当負完全責任。且外觀列强之大勢，俯察人民之呼号，长此任彼橫行，深惧国将不国。是以不顾利害，共起义师，絕无私意于其間，何来省系之界限。矧卖国者非尽皖籍，举义者非仅直人。全国一致同仇，省見早經融化。奸系造此邪說，不过掩飾其罪恶，以掀天下之耳目，借免天下公敌之罪名。而欲盖愈彰，多見其不知量也。

至曩者复辟一役，是誰造作而成，早为天下所共晓。同人等或曾声明反对，或曾举义兴师，当亦天下人所周知。况廿世紀潮流，只有君主改共和，断无共和改君主，稍明世界大勢者，率皆知之。同人等虽愚，万不至作此无謂之举。即定武张公，亦早声明：“报尽清恩，服从民国。”态度光明，毫无私意。則复辟一說，尤屬无稽之談。

总之，錕等此役为国家安全計，为正当防卫計，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实昭然。苟有私心，不但无以对同儕，亦且无以对天下。敢布誠悃，正式声明，惟祈公鉴。曹錕印。

曹錕驅除奸党电文

各报館均鉴：

天禍中国，降此凶残。安福禍国，段徐庇逆。种种罪恶，中外共晓。

各省联军本救国之大义，依法律之程式，呈請大总统罢散禍国恶徒。段徐为虎作倂，违逆总统之命，擅兴无名之师。各省联军于忍无可忍之中，仍严束所部，妥为防守，不敢輕启战端，遺害生灵。段等以无隙可乘，不能肆其野心，乃阴谋詭詐，一方强迫元首下停战令，一方乘各省不备暗行襲击，下总攻击令。是非曲直，事实昭然。似此强盜行为，破坏国际公例，按諸本国法律、天理人情、皆在必討之例。茲謹正式通告各友邦及本国父老昆弟，自今日始，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奠固邦本。惟祈公鉴。曹錕。

张作霖派兵入关通电文^①

大总统鈞鉴：国务院、各部院、步軍統領、警察总监、曹經略使、倪巡閱使、督軍、省长、各都統、各护軍使、各鎮守使、各师旅长、各省議會、商会、教育会、各报館均鉴：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晓音瘖口，出为調停。原期暫息爭端，借以稍紓国难。无如我則垂涕而道，人則充耳弗聞。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見聞所及，慘痛难言，五內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謀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聞京师、保定之間，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絡繹于途，大有顛沛流离之象。側身西望，憤不欲生。作霖本系軍人，粗知大义，受人民託付之重，享国家宠賚之隆，平时一粒一絲，何莫非吾民之膏血。回忆民国六年河間秉政，群阴煽乱，国难将生，作霖乃有秦皇島扣留軍械之举。牺牲一切，排除众难，然后总统国会改选問題，乃得次第成立，以有今日。舍生救国，不敢言功，而对于大局之淪胥，岂得置身事外。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滿地，灾歎頻年，国瀕于危，民不堪命。現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魯、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者，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場，根本动摇，国

^① 本文据北京政府步兵統領衙門所存原电校勘。原电为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发。

何以立。而京奉鐵路關係條約，倘有疏虞，定生枝節。上年援湘、援陝，奉軍之在關內者，尙散駐于潼洛之間。若令阻絕交通，勢必斷我接濟。作霖爲戴我元首，衛我商民，保管我路綫，援救我軍旅，實偏處此，坐視不能。義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其與我一致者，甚願引爲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當視爲公敵。大軍所至，妖魃立摧。紀律嚴明，定秋毫之不犯。風雲奮發，敢露布之先馳。皇天后土，實鑒此心。敬告海內，伏惟公察。張作霖。元。

張作霖勸段祺瑞勿袒護徐樹錚電文

段督辦鈞鑒：

我督辦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僉壬，朋比爲奸，熒惑聰听，不惜斂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內騷然，如孺共憤。迺者徐樹錚罷免邊使職，原爲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輩則妄造蜚語，歸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進謁崇階，本以感恩圖報之誠，願我督辦爲千古之英雄，無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爲項城第二。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爲效忠于我督辦者，至深且盡。而彼輩反以爲負心，此誠作霖所不解者也。現在各省天災迭告，民不堪命，爲民上者，方將撫卹之不遑，豈堪再啟兵戎，重爲民禍。作霖何心，安忍坐視。且此次在京，備悉奸人百計害我三省，其種種陰謀，已披露于全國。作霖反復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禍國，即視爲公敵，誓將親率師旅，剷除此禍國之障礙，以解吾民之倒懸。然後請罪于大總統。我督辦之前，以謝天下。作霖叩。

張作霖等共舉義師通電文

各報館均鑒：

奉省獲犯姚步瀛等，供認受曾雲霄等指使，并定國軍第三軍委任，來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業經作霖通電在案。查該匪等所供，如招隊不多，即在東清鐵路一帶扰乱治安等語。夫東清鐵路爲中俄樞紐，關係外人生命財產，比年以來，經作霖等竭盡知能，始將管理保護權限，依照約章，辦有頭緒。乃奸謀揭露，竟欲扰乱路防。不知該奸党

等与三省人民及旅居外侨何仇何怨，宁竟忍而为此。現在幸邀天佑，群匪就擒，而主謀諸凶，尙复优游京邸，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討伐諸奸，为地方人民洩此公憤，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并希鉴察。张作霖、鮑貴卿、孙烈臣印。

张作霖揭破段派阴谋电文

各报館均鉴：

奉省偵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軍第三軍委任，給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綫一带，扰乱东省。使奉軍內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項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綏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該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說此事詳情，已与徐又錚妥議，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語。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謀主，一切計劃，均經詳細供明。姚步瀛系大理院院长姚震之姪。姚震并經参与會議。

此案获犯以后，即經急电段督办詳詢。据复并无此事。督办素来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諒不錯乱至此。惟眞脏实犯，供証詳明，設非奸人指使，从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长为法律最高机关，乃竟預此奸謀，国之前途，何堪設想。作霖此次入都，对于奸人图直、图皖、图苏贛豫鄂种种計劃，均已詳晰无遺。三至团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后，曾发庚电，对于督办痛陈利害，登諸报端，为天下所共見。自問冒暑奔馳，往来調停，无負国人。即奸党意旨未洽，寻仇启衅，亦只及作霖一人，与东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归涂炭。近且布散謠言，謂义师意旨，含有复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复存，此稍具常識者皆能知之。凡吾同志皆屬共和功首，岂肯生此拙謀。奸徒穷蹙无聊，乃造作誣譏之語。举动如此，狗彘不如，当为有識者所共悉，无足深辯。

近見报載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將軍”，而文內乃痛詈吳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將軍”，民国以来，亦尙无此公文体式。此皆奸徒有心搆乱，陷督办于不义，禍全国之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諫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國誅鋤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

还乡里也。特电馳陈。张作霖印。

吳軍撤防記卷四

吳佩孚撤防与直皖战争之关系

吳師駐防湘省，突欲撤防北返。表面視之，虽督湘之願未償，久戍思歸，亦屬人情之常，實則以安福部把持政局，禍國殃民，欲效趙鞅之肅清君側，早與南軍接洽妥適，特借撤防以為發難之開端，而遂其軍事上之布置耳。故此次吳佩孚之撤防，實為直皖戰爭之起點也。

吳軍撤防時各方面之形勢

吳軍實行撤防，中央業已電准，而其所以有戰爭之危者，則在張敬堯與段派之行動。吳之撤歸本已定駐地六處，皆在直隸境內。然馬廠、保定原有陳文運之邊防軍駐紮，必需騰讓營房。在前次言撤防時，已生問題。近則陳文運、曲同丰諸人竟邀約近畿各師長，上呈反對。此一打擊，已令吳有進退維谷之慮。然有曹錕為之作主，尚可無慮也。湖南之張敬堯忽焉而伏兵馬家河，忽焉而長沙戒嚴，忽焉而寶慶戒嚴，對於吳之撤防，一若決其將襲長沙者，張皇鹵莽，已令人笑。而段派則更令吳光新，電派所部，集中岳州，為張后盾。一面則張敬堯來電，謂吳開列利敵條件，欲以祁耒、安仁讓諸南方；一面則安系諸人，又造作受譚延闓六十萬元協助之說，謂將夾攻長沙。安系報紙對吳直將主張討伐，蓋彼輩大有激變之勢也。

吳軍撤防時之謠言

自吳軍決定實行撤防，湘中各處即謠言蠭起，有謂吳軍雖無異動，湘南南軍必乘虛掩入者；有謂吳軍撤退，並不北旋，僅至岳州，即行屯駐，以扼湘省門戶者。省垣軍警當局以此等謠言，足以扰乱人心，妨害秩序，除由戒嚴司令部及警務處警察廳先後宣示吳軍撤防真相，嚴禁謠譏外，并由湘江道尹王丙坤通令各知事，飭各趕緊出示布告，以定人心；并傳知吳軍經過之水陸各地居民，各安生業，毋得妄

听謠言，致滋紛扰。至吳軍駐岳之說，蓋因吳氏所部，多至三万七千余人，断不能作一起撤退，且不能沿途絕不延擱，逕直北归。故吳氏特为酌定，分作四期撤退，且分作两路，一由衡阳乘火輪到省，改乘火車赴鄂；一由衡阳乘火輪至株洲，由株改乘火車赴鄂。其沿途暫駐之处，在长武路綫者，指定岳州；在京汉路綫者，則指定自刘家庙起逕至信阳。外間不知内幕，遂以訛传訛，有吳師將全部駐岳之說焉。

吳軍撤防时北京之疑謠

当吳師撤防北上之时，北京方面忽发生一种重大之謠传，謂吳佩孚近已宣告一維靳攻段之宣言，頗得直系督軍之贊成；同时段派督軍得日本之援助，将拟与直系实行宣战云云。而安福派之某通信社竟发出稿件，謂吳佩孚撤防問題，为时局頗可注意之事。吳氏早与西南接洽，通敌之事，已在人耳目之中。又謂吳氏与广东岑春煊已有密約。岑派冷遹赴湘与譚延闓接洽，并与吳氏协商，准备湘西、湘南两路进攻张敬堯，以取长沙。政府遂将此种情形，电告曹經略使。曹使乃以一长函致段合肥，对于吳氏此种举动，极不滿意，并声明如吳氏不听命令，惟有声討之一法云云。此亦大局上之一重要問題也。

南軍攻湘之发动

南軍之不甘潜伏于郴永也，于茲已数易寒暑矣。徒以无隙可乘，故隱忍至今。自吳师长初次呈請撤防时，譚延闓以机不可失，即暗中布置。其于湘西一隅，明为統一事权，征討不服，实則以田张兵力薄弱，特調吳劍学等二十余营，以为将来大举之助。节节筹划，务获万全，其蓄謀之深，早知迟速必有此一举也。迨直軍撤防已成事实，譚氏认时机已熟，故于咄嗟之間，进窺衡常。其出师計劃，系以赵恒惕所部一师，附湖北靖国軍夏斗寅一梯团，由贛边繞道进窺醴陵，据株萍路，以扼长沙之背，是为东路；以陈嘉佑、林修梅合統所部，由祁阳入宝庆之西，会合湘西田张輩，直下常桃，以逼长沙之后，其兵力不下二万五千余，是为西路；中路則由譚延闓亲率所部三万余人，由衡直搗湘潭，进窺长沙。而张敬堯对于南軍侵入行为，亦节节防范，除各防区

下特別戒严令外，并一面急电中央，迅速抽調精旅，来湘助防；并調所部第七师屯駐城外之各要隘，如岳麓山、湖濱渡等处，以防不虞。

湘省南北軍开战

湘南形势之变化，其爆发点在宝庆，然并非吳佩孚与張敬堯問題，乃系譚延闓与張敬堯問題。当时警报至京，而政府方面大都仰安福之鼻息，故安福急电庫倫，召徐樹錚即日兼程回京。至团河方面所議办法，将权限扩大。而安福要人召集會議，有主張討伐者，有主張先筹对付主和者之手段，有主張先筹鉅款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結果俟徐樹錚回京，再决方策。

張敬堯倉皇逃命

南軍乘虛进逼，張敬堯始失祁東，继失宝庆，又继失衡陽、衡山，退保株州、湘潭一带，始終仅望风崩潰，并未一战。惟張敬堯率第七师之精銳，即張敬堯之集中省垣附近，以保长沙，期决一血战者，分三路反攻衡山。而一战之結果，依然敗潰。有謂七师兵卒腰間各围以在湘所得之現洋，及临战之时，权現洋与子弹之輕重，乃棄枪棄彈而紛紛潰退。七师精銳，几告全燬，而張敬堯乃准备出亡矣。政府方面迭接張敬堯三电：一、謂：“各客軍紛紛后退，堯处孤掌难鳴，势难扼守。若岳州援兵不到，省城旦夕不保。”二、謂：“南軍节节进逼，前队已退至株州。应請迅頒討伐令，否則將堯立予罢免。”三、則自言：“行將率軍退出待罪，以求副大總統愛和平之意。”盖皆为退走張本者。其实此次之敗，則有两因：其一，七师在湘日久，官兵之囊橐皆充，已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身分。張亦先行移眷，并裕湘銀行停兌，着着为自命明哲保身之預备，故不肯战，而遇战輒潰。其二，各客軍將帥皆素与張不睦，作壁上觀。張迭次电京，不曰湘軍专让第七师不攻，即曰各客軍不战先退。据此可知張之不能自存，非无故也。

长沙失守之原因

此次湖南战事，实起于“各守防地”四字。当吳佩孚召集譚延闓代

表肖光礼、张敬堯代表吳新田，訂結約定条件九項。第一項規定各守防地。所謂各守防地者，吳佩孚所守祁、耒、攸、衡撤去后，即作为緩冲地带，譚張皆不許派定軍隊入此区域也。乃張敬堯派吳新田軍收接此区域，故譚延闓亦派兵占領此区域，于是战事遂作。迨祁耒既被譚占，于是張敬堯即派兩支隊圖驅南軍，以田樹勛为右司令，吳新田为左司令，与南軍战于宝庆、祁耒一带。田樹勛軍后方为某軍所牽制，遂以失敗，吳新田亦退，于是衡陽、衡州相繼失陷。迨張敬堯派三支隊返攻衡山，为趙恒惕軍之广西兵，由山麓中突出，于是張軍大乱，紛紛潰走。实因兵士携带物品太重，故无战斗之志。衡山至湘潭間，沿途沟渠之中，皆是枪枝子弹，有一已死之兵，身上所携大洋一百五元，子弹二百枚，即可見兵丁有錢也。某日夜間，衡山南軍复进至湘潭刘家鋪、朱亭鎮之綫，約一千五百名。其时在湘乡之辦子兵突然变动。張敬堯軍聞之亦乱。三个支隊之官长被杀者，計營长五名，連长二十余名，排长死者不計其数，然南軍尙距湘潭四十里也。省城某軍將張督軍之箱子二十三个，滿裝金銀，言明如將南軍打退，即以此金銀作犒賞。乃因前敌潰兵回省太多，于是不及战争，即將此箱强制支配，省城遂乱。是時軍衣枪刺，滿街四散。至夜間，張敬堯知部下紛乱，遂由某國人陪同退去长沙，其卫隊營以次出城。時督署火起，无人救援，城內居民，鬼哭神号，慘不忍聞。李代理督軍尙在长沙。其時南軍已占領湘潭，长沙附近尙无南軍蹤跡。此次战争，不能认为南軍战胜，乃为張敬堯兵变之結果也。

岳州失守之情形

譚延闓、趙恒惕等自得长沙而后，本曾宣言湘軍之志，但在驅逐湘人公敌之張敬堯，非有意于用兵。岑陸等亦曾电告政府，已令譚氏勿复进攻。乃曾几何时，而南軍复有攻岳之訊矣。譚趙等之初意，以为張敬堯經此大挫，中央必且免职。王占元素以各人自扫門前雪为主旨，張氏既去，而王又无复湘心，則湘人督湘之目的可达，用兵亦可由此告一結束。及聞中央虽褫張职，而仍令留任，責以恢复失地，且給以援軍。譚等思欲于北方未遑用兵之時，保守长沙，勢不得不迅速进取。

岳州。盖长沙实无險可守，不得岳州，則长沙亦难独保，是南軍之进窺岳州，实出于形势之无可如何。观南軍之发动，在中央恢复失地主张宣布以后，可以知之矣。南軍此次攻取长沙，非南軍之力，而出于张氏之让。此次之得岳州也亦然。当湘中南北軍初战时，南軍之在前敌者不足二万人，而湘軍則几三倍之。以兵力言，初不相当。倘北軍同心与战，則勝負之数，固未可知。今次攻岳，南軍在长沙之兵力几达六万以上，攻岳軍分三路，各有一师之众。赵恒惕为攻岳总司令，率一师由湘阴新墙黄沙街等处，沿鉄道前进为中軍。李韞珩率刘建藩旧部二十营，由平江新市前进为右。桂軍林俊廷二十营趋平岳关为左。較之攻衡山时，兵力已厚。而匪首金华衰，复以其部降赵，願效前驅。守岳之北軍，相形之下，則实有未逮。范国璋之二十师，聞南軍进攻，全部退駐陵磯。吴光新第一、第二两旅，亦退駐白螺磯、荆河等处，表示不願与战。张敬堯电悬皖軍陈德修，率部进駐岳州东路之长安驛、桃李埧，以当右軍，而陈氏又辞以喘息甫定，不克調赴前方，将在嘉魚暫駐，以便整頓。岳州防軍惟张氏之第七师，吴新田之一师，与第一混成旅补充团等，共計不足三万人。較之初战，已仅半数，且多为奔軍，气餒不任战。八十团虽駐岳州，而对南則声明守中立，但保护外人。张部势孤，实不能守，此所以为第二次之退让，棄岳州而走也。

张敬堯革职后之狼狽状况

张敬堯自奉明令革职留任，本欲收容潰卒，以待后援，故岳州城廂附近及車站沿綫，均張貼有奉大帅命令，不准北上之条示。奈軍心已去，不能挽回。且因张办事操切，潰兵多怀不平，三五成群，各鳥兽散，擄掠民船，自由下駛者頗多。张氏既无力羈縻，又見中央未发援軍，自知不能久留，遂决計离岳。并电請王督軍派車到岳，以备北归。王督因未奉中央明令，未允放車前往。张氏异常狼狽，兼之风声鶴唳，紛传南軍将迫城下，万难与之一战，遂决計退出岳州，暫駐嘉魚。吴光新所部之刘跃龙、刘文明两旅，則先退至白螺市、螺山等处。范国璋之残部，退紮城陵磯，奄奄无生气。李奎元則时往来于蒲、岳、羊楼峒之間，因該师残部，时分紮各該地也。张敬堯之潰卒在湘阴一带者，多为

赵恒惕所收买，凡有带枪械投降者，每人給銀洋六元，入招待所吃便飯一頓，并以极优之礼貌待之，且向之演說云：“湖南近日穷极，南軍又无多錢，所以不能多送盘費。只有张敬堯一个人剝削湖南人的金錢已有好几千万，此次我們弔民伐罪，只求逐去张敬堯一人。諸位和我們都是中国人，好兄好弟，不犯伤和气。万望諸位以后不要再說打仗就是了。”

湘事复杂之問題

湘事之着眼要点，当然有下列諸問題：一、张敬堯何故不以全力接防；二、譚延闓是否有战胜北軍之实力；三、諸将何故不助张敬堯；四、长沙是否不能守；五、张敬堯何故褫职留任。又何故以吳光新为检閱使。此中皆有可疑也。

欲論第一問題，不得不追溯吳佩孚之撤防。吳之撤防，靳閣时代迭請而未允者也。段系所畏者，慮其順道直取长沙，而吳北上后之为曹添羽翼，尙居其次。若其蟠踞郑州，为东西南北之梗，則段系所不及料者也。在当时之张敬堯，欲去眼中之釘，与背上之芒刺，固深願其撤防。靳閣既請假，东海即命參陆处电詢张敬堯，問其兵力是否敷接防之用。张即复电，自願負完全責任，于是撤防之議决。斯时在张意中，亦未尝虑及南軍有无問題也。乃团河方面方欲以对南作战者，为段上台压倒徐、靳之地步，于是授意张敬堯，俾勿竟接防，誘南軍使越境，以造成对南作战之机会。又令集兵力于省城，勿分布于防綫，以防吳佩孚之窺伺长沙。故吳軍过岳时，謂全軍北上，中道遇之接防軍隊，只有一营往南云。可知防綫之不守，张敬堯仰承段意以致此，张固无所逃其責，而要非张之本意也。

吳佩孚既去，张敬堯如释重負，以为从此安枕矣，不知忧患正由此来耳。张督湘之成績何如，不胜縷述，一言以蔽之曰，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而已。张之所以得湘督，非以暱附段系，段乃擯吳佩孚而与之乎。南軍进占之后，岑陆来电，謂湘事为对人問題，质言之，非与北政府作战，驅张而已矣。东海于此，亦屡言湘事为局部問題，盖亦謂非对我作战耳。李、范、张、馮[李奎元、范国璋、张宗昌、馮玉祥]諸将，莫不

抱此同一之觀念，故謂南軍之來非攻我也，我何仇于南，何德于張，而為張助。張電所謂諸軍坐視不救者，誠事實也。張既不敢戰，諸軍皆不願戰，节节退讓，若為南軍除道然。此所謂湘戰真相也。第二、第三兩疑問，觀此恍然矣。

抑段系誘南越境之計劃，為討伐令張本也。乃南已越境，而東海堅不肯討伐，且以認為局部問題者，默認其驅張。雖吳光新密囑張敬堯聯合在湘諸將，連電催促討伐，而東海仍凝然不動。斯時之薩代閣，惟元首之命是听，反不若靳閣時代，猶有容納段意之余地也。府院既共同一致，于是不在其位之段合肥，亦竟无所施其技。困河智囊之徐樹錚，乃由庫倫來電，用減價求售之方法，請以援湘令代討伐令。蓋前此胁迫下令之計劃，至是而軟化矣。段既軟化，東海乃轉硬化，對於援湘令，仍復拒絕。謂張固自負全責者，即援湘諸將，亦早徇張請而歸其节制者，奚煩詞費。段系計无所出，謂僅失數縣，不足以動當世之目，必長沙失守，而后可惹起一般之注意。庶各督軍間當有抱不平之人，俾東海于討伐援湘，无可推諉。于是更密告張敬堯，令退出省垣。此張所以有自往前敵，令李奎元代拆代行之電也。斯時湘省紳商聞李將代張，群思稍蘇殘喘，遽聯袂謁李，冀托庇護。張聞之怒，又段所授意，屬張由萍鄉退入贛西。而陳光遠差片擋駕之態度，業已明确表示，張乃竟不成行。李遂逕電中央，謂張并未成行，已并无代拆代行之事實，不得不聲明責任之誰屬。蓋張既有退出之一言，虽不欲退出，而亦不可得矣。其結果，更敲商会四十万現銀之大竹杠而去。故長沙之事實，不守耳，無所謂失守，更無所謂陷落也。張軍离省之時，省中略无南軍之形影，而李奎元之軍隊，本非南軍之目的物，更无从發生戰事也。總統譴責張敬堯之命令，初稿有“以致省城淪陷”一語；迨知南軍尚未入省，乃改為“乃更退出省城”。觀此而第四疑問亦可了解矣。

譴張命令，東海最难着筆之文章也，其不得不发此令，固无逃于段系計劃之外。然若竟言援湘，无异对岑陆宣战，而自承其主张之失敗。故一方归咎于譚延闓，阴为岑陆开脫；一方訶責張敬堯，只令自完其职务，以为用兵之代名詞。聞此稿經楊熊祥、張志潭二人苦心經營而后定。而東海之態度，于此可窺一斑矣。南方既志在驅張，爰有原軍

回防(指吳佩孚軍),立退原防之表示。然以吳代張,此時又將引起糾紛。而吳光新之督軍繼發已久,好在與張同為段之嫡系,听其自相競爭,俾段系勢力再加一度之相消。故擬張職而仍予留任,命吳往而猶非督軍。然此時猶用段系,無解于直系諸督之責言也。故以王占元為陪客,而名義上則吳為之副(原擬吳光新為鄂湘巡閱副使)。既而又慮涉及鄂省,吳且以副使干涉鄂事,蹈前此徐樹錚奉軍副司令之覆轍,乃去其副而專屬諸湘。第五疑問之解答蓋如是。

王占元明知以己為陪客,力辭弗與聞。吳光新乃不得不隨其后,為一度之辭讓。揆諸先期潛出踊躍前驅之初衷(十日閣議決定,吳即由津浦南下),固知非真欲辭矣。外傳吳部甫抵岳州,即大肆淫掠,此事是否為吳部軍隊所為,姑弗論。但吳部鄂西防綫,亦正苦猝難全撤,在湘諸將之不为張用者,亦未必肯為吳用,吳亦安能有所作為。總而言之,直皖兩系之間,各斗其心思才力,靡不極其精微巧妙之致;而湘民何如,則莫暇顧及也。

湘事與政潮起伏之關係

北方內部之風潮,澎湃奔騰,為時已久。分段言之:第一期為段派取攻勢之預備;第二期為直派防禦計劃完密;第三期為南方相持莫肯先發。須知團河會議,忽決援陝,調兵遣將,始以六混旅,繼改九旅一師,忽焉而動員令下,忽焉而決以段為陝豫剿匪總司令,適在吳佩孚撤防甫決之際。彼等計劃,實欲集重兵于河南,以破八省同盟之陣勢,以為段閣再出之張本。外間紛紛傳說,謂將假途滅虢,直派豫趙,岌岌其危。然直派應敵之布置,尚完全未有也。直派聞之,大為悚懼。于是直曹先從事防禦,保定一帶,亦暗中征調,欲阻其出兵之路。又漸及津浦北段,為同樣之布置。曾不數日,京漢津浦之直隸轄地,沿綫置兵。曹氏對魏宗瀚,對陳文運,皆有顯然之表示,問其出兵何事,是否奉政府明令。又進而派兵德州,監視兵工廠。更進而以吳佩孚暫駐豫境,與觀音堂及獨流鎮之奉軍成常山蛇勢。而相對方面,亦今日籌餉,明日籌械,大有旦夕即將破裂之況。一般論者,輒謂如有破裂,即在近畿矣。特因此局勢之變換,而九旅一師竟不敢出發,邊防處向京漢索車

数次，又以吳師正在運輸，貨車云集漢口，不能相應。及吳師至豫，而直派之布置已全，掩襲之計，又无所用，于是段派方面又似无从下手，而两两相視，莫敢先发矣。

此暗潮中，以吳佩孚撤防为一关键，吳之撤队北来，原系曹錕欲厚中原之势。而相对方面之所甚，亦将在此。吳之由湘撤退，皆整队以行，一师三混旅，无时不取集合之形势。論者謂防暗算也。及由漢口北上，集中鄭州，南北之要冲，先已扼定，直豫鄂打成一片，虽信陽有上游軍已在包围之內。吳師又以一旅由鄭州西去，逼近洛陽，洛陽之两旅西北軍，处于奉直两軍之間，无形中受其監視。而吳氏抵開封，日受趙倜之欢迎，对于政局，頗多表示。据安福系人所傳說，謂王印川往謁，拒不之見。且在欢迎会之演說，詞鋒直指安福派，有深惡痛絕之心，彼等早已伯有相惊，謂吳佩孚將有何通電，有何宣言，更惶恐万狀矣。复次，則徐樹錚之不来京为一大关键。段派以徐樹錚为发纵指使之入，此众所公认者。当时段派送拍急電至庫倫，促徐返旆，而迄未見到，有謂東海去電阻止者；有謂烏澤聲、克希克圖去電告以察區直省，將有暗算者；然內容未必尽是。原徐頗明大勢，已知現狀之无可为，而力主勿动，且不欲来京，以引人視綫也。徐返烏得以后，即以一電致段，中分三层：一謂，在京外各处之西北軍边防軍，万不可稍有移动，否則引起冲突，无決勝之把握。一謂，某某來電，主对議和問題，彈劾元首，此事断办不得，徒打草惊蛇，反予人以口實。一謂，上海王唐議和，如果有成，終是本派之利，請速督促王唐进行；但求和議于王揖唐手中成立，即可为将来开一新局面。故当日局势之略緩，由段派之中止活动，而徐氏实主之也。不过徐氏以外，又有使之不能不稍安靜之原因，則外間喧傳之京綏借款五百万，日人忽中止談判。曾毓雋担任餉需三月之言，驟不能应耳。但事虽如此，而直皖两系无居中調停之人。徐段两方面感情日惡，亦无緩冲者往来其間。两方偶有使命往来，亦互以外交手段相应付。而此时有奔走最勤，两面討好者，則張懷芝是也。張日来往集靈囿与团河間，于团河之密議，无一不与，輒代負向徐游說之責任。及見徐，則又見風使船，不敢尽其說，且乘間迎合几句。如对湘討伐令，系張提出，而徐迄不允。電召直蘇奉三督入京，亦

吳光新與張商定，由張進言，徐已允發電矣；而三督代表入府探問，知此一段曲折，徐亦恍然于當事人之非調人，因許三督以自便。及彼方見張種種言之不掩，乃餽以組閣之說，謂君能尽力，總理之座，當屬之君。而此說亦無人代達徐側。其尤可笑者，議員閣府之次日，徐以告張。張曰：“總統何不解散安福部。某願尽力。”徐目注其面而不語，張亦遂不再言。則所謂投机家者，不足以言調人也。

至若湖南問題，和議問題，實為徐段之爭點。段派既傾向于王唐之和議，東海則不明言不允開議，但謂如上海所議，能得岑陸之贊成，唐紹儀可以完全代表西南，則方能算事。故孫唐伍唐之宣言，始終未得徐之承認。湖南問題，則自不肯下令討伐，繼之以張敬堯之逃，東海詰責于張，謂不看合肥面子，我且重辦。段派則謂政府自棄湖南，以陷張氏，而與南方有通同一氣之嫌。故張敬堯處分之命令，東海大受彼派之責備。由此可知直皖兩方，嚴陣以待，而徐段之間，卒無調和之朕兆矣。

張氏入京記卷五

張作霖入京之發動

當日政府召直蘇奉三督來京之電，皆由參陸辦公處發出，而主持之者則為張懷芝。最初之發動；系張懷芝請于東海者，其中亦有段派之主使。蓋三督為同盟之領袖，于段派為對手人，其欲召之來，即將有調和之運動。聞張懷芝亦曾以此意與東海言之，然忽言來，忽言不來，迄無確耗。于是有謂東海陰尼其行者，有謂三督須商有辦法然後來者。乃突然之間，奉張忽有來京之報，直曹亦有來京之說，此後之時局，將全系于曹、張兩人之行動矣。

張作霖入京之態度

張作霖本以同盟派之第一領袖稱，凡關於彼之態度，傳說不一。某機關則謂奉軍已有四五營，陸續便衣入關，在丰台、廊坊一帶。而都中普傳之說，則謂趙理泰奉段命赴奉一次，吳光新亦赴奉一次，張已

允不为已甚，且肯自居于調人。更有謂張之志甚大，欲居第三者之地位，以收最后之胜利，而目前决不与段派十分为难，較曹錕諸人态度实为和緩。誰知張氏絕未有显明之表示，其到京之当日，并未謁徐段。且报到之际，即請一日腹瀉假，則似待曹錕来后再說者。其来也，率卫队两营，机关枪一連，且幕中之謀士同来者頗众，則又似非无所作为者。盖張之此来，实用調人面目而为有力之武装調停。其条件之开宗明义第一章，将为內閣問題，劝靳云鵬銷假，而將內閣改組一部分，以完全脫离安福系之羈勒。且將監視新国会，使不敢不通过。其态度强硬，則又非完全調人矣。

張作霖入京后之政局

盖八省联盟，以三督为重。然李苏督亦惟張曹之馬首是瞻，故初无应召来京之必要。張与曹則隱然并峙，初无主从之别。此次电召，出于張怀芝之手笔。盖自靳閣給假以来，張怀芝固以徐段間惟一之調人自命者也。故电召之初，已非助徐張目，而以調和徐段为趋响。張得召电，久久不复，則与曹正在协商中也。迨至协商漸定，段亦派傅良佐前往欢迎，調和之色彩，加一层浓厚，張乃应召而来矣。調人既有两人，如果为同一之語調，則不必两人也。否則必有刚柔調剂之相需耳。其协商之結果，則以曹为硬派，而張为軟派。然索价不高，恐折減之余，所得无几。索价太高，則亦有伤于曹之威信，乃更出一吳佩孚，俾为极端的硬派。此其通电所以于此时发表也。于是曹之主张，已为比較的溫和，而張則更加溫和矣。

張曹協議之际，各有周密之准备。其所备者，备段系之对抗也。張以独流鎮之四营，开駐廊坊，继以便衣軍人陸續入关。曹則左扼德州，先以制津浦；右扼郑州，以控京汉；而津保之間，又先除高粱槎以利行軍。迨張将入关，軍府將佐絡繹于道。張到京时，第一、第三列車皆为軍队，張坐第二列車介居其間。其布置十分严重，謂对于段系无戒心不可也。特其严重之布置，有以懾段系之心，而夺其气，俾段系不得不降服耳。

前此段系之气餒咄咄逼人，安福議員大鬧公府，曾云需公然主唱

彈劾總統，固躊躇滿志，旁若无人也。迨小徐来电，囑避其鋒，迷夢方覺。曩之惟我獨尊者，至此忽覺手无寸兵。洛陽兩旅，已落吳（佩孚）、許（蘭洲）包圍之中。邊防兩師，其中下級軍官莫非奉直旧部。而張曹之布置，業已无隙可乘，故徐一到京，即決計從媚張入手，傳之赴奉、迎張，即媚張政策之第一步也。曾云需任奉天會館之設備，勞極奢麗，所費不貲。小徐親自郊迎張使于廊坊，迨求見不獲，即赴公府站班一謁。而團河之宴，仍往一謁，亦不敢抗行陪宴。即夙稱頑強之老段，亦復盛筵款宴，陪盡小心，謙挹恭維，殆其平生所僅見。謂已于總統靡不極誠擁護，決无絲毫敵意，亦決不敢有所覬覦。媚張耶，降服耶，特換言之而已。

張之來京，既自居于調和的軟派矣，曹為硬派，自不便與張為同一之行動，故決不能同時來。至張謁東海，即有擁護靳閣之表示，其條件，則排除靳閣之阻碍也。其排除之範圍，則以吳佩孚之通電為依據。蓋此即其所索最高之價，而預備有折減之余地者也。

至安福方面，在此重足屏息之余，仍復施其最后之努力，以為小徐與曾、朱、李既不可保，亦當拉靳一同倒地，爰復盛施其周閣之運動。乃團河之宴，段一提周閣之說，張即謂東海告我純无此意，督辦切勿誤會云云。于是完全絕望，今即不予解散，而曾、李一去，安福財源已絕，要亦難再維持矣。

張作霖入京后之內閣問題

張于到京之翌日午后，進謁東海。當蒙慰勞備至，并嘉許其統治三省之政績。旋談及時局問題，張表示個人并无成見，惟當此內政外交棘手，希望靳閣早日復任，俾資解決一切。并謂翼青與各督軍多系共過患難，且其性情非常謙和，深得國人愛戴。只須此項問題得以早決，則其他一切，不難迎刃而解。東海遂謂迭次苦勸翼青銷假，翼青決不肯從，此次老弟到京，適值翼青假滿之際，幸勞代為挽勸。張遂答允勸駕，赴棉花胡同靳氏私邸。旋赴團河謁見段氏，所言極為切直，對某方面不滿人意之舉動，亦頗于言詞中微寓諷勸之意。段听畢，大為動容。至某方面對於張此次來京，表面上頗持冷靜，而于閣事尚不肯

容納張之意見，且又不便與張氏為難，故仍欲借周樹模三字為傀儡，由某要人向東海表示某方面有無條件通過周內閣之意。東海大為不慊，并謂若輩反復無常，居然把七十老翁當作小孩，未免太看不起我了。某要人碰一釘子而返。

張作霖赴保定之內容

時局所最重要而且難解決者，即為內閣與和議兩大問題。張于謁見東海時，內閣問題，則主張留靳；和議問題，則主張包含兩廣；均與東海意見相合，且亦已得段氏之同情，進行或可無礙。惟其具體意見，尚須俟商同曹錕後，方有表示。當即乘專車赴保，隨行者有王迺斌、張景惠，及蘇督參謀長何恩溥，贛督參謀長李竟成，綏遠參謀長倪文翰等，均系奉各督之命赴保，與曹會商一切。緣張此次負調停之責來京，實出各督軍之公推，代表意旨，向某方面有所要求。其第一步即以改組內閣某某三部為入手，余關於和議總代表等事尚有異議。聞安福派亦知各省督軍之不易與，業有表示，願犧牲某一部；其餘二部則以黨費命脈所關，迄未肯承允。雙方開價還價，相持莫決。張氏赴保所調停者，即為此事。待商同曹錕之後，再行向安福派表示。

張作霖抵保後之會議

張作霖抵保，曹即設宴歡迎，席間討論者，均為解決時局問題，尤以吳佩孚發言為最激，對於內閣湘局和議各重要問題，均有表示，而對於王氏上海和議之聲浪尤持反對，大旨與其通電略同。最後并謂國事如斯，佩孚身為軍人，食國之祿，保國之責，義所難辭。部下士兵雖不敢云為久經訓練節制之師，但亦頗知大義。設何黨何派不顧國家，以破壞大局為事，佩孚雖能容忍，誠恐部下義憤，亦難壓抑云云。張曹均為動容。旋各省代表均有發言。結果決定調停政局辦法五條，其內容：一、挽留靳閣；二、內閣局部改組；三、撤換某代表；其四、五兩條，開價更高。此外關於湘局，則主張俟靳回任後，听凭靳閣解決，但仍以恢復失地為主張。所有以上五條辦法，即由張帶回，向各方面接洽。

張作霖由保回京后之办法

此次保定各督商議結果，決定辦法，內容分四大綱：（甲）政黨問題，不便宣布。（乙）內閣問題：一、絕對主張留靳；二、補提三長；三、改組某某三部。（丙）和議問題：一、取消上海和會，由中央與西南直接協商；二、致電西南，請令鄂西閩南南軍即行退出；三、對於湘局，在未恢復原防以前，暫為中立地帶，力阻譚延闓進兵；四、善後問題，悉听元首及責任內閣解決。以上甲、丙兩項，會議時主張最力者，厥為吳佩孚。惟張使對於各項問題，極為審慎，不欲趨于極端。設某方面對於乙項能完全承受，則甲項或不至提出。故即日返京，進謁東海，報告一切。東海亦頗以此次辦法為然，當允分期實行。至某方面以各督軍開價之昂，無法应付，已允退讓法、財兩部。惟各省督軍仍認為文不對題。緣財部在今日，純為一支出機關，而交通部只五路收入余款一項，已足為財政上之挹注。且交通包含路、航、郵、電、航空五政，關係軍事極大，不容某方面久據，故各督尤為力爭也。

張作霖報告保定條件后各方面之態度

保定條件之報告至京，外間紛傳三總長之辭呈已備。惟靳以種種牽掣，是否允留，尙未能定。京中一般人觀察，張氏此次調停不過以內閣而止也。

無如保定方面態度，依然強硬，電促張氏，從速解決，至少亦必先辦妥一兩件以安眾心，而其餘當陸續實現。所擬（一）去三總長；（二）裁籌邊使；（三）边防軍歸部直轄，必須辦到，否則不能了結。而保定會議，迄仍未散，磨拳擦掌，且有日緊一日之情勢。

某使對張異常柔順，電約不見，則候之公府，候之團河，且以某某為介，執轡于張氏之門。且託人進言曰：“某人向承大帥栽培（指前年副司令事），以有今日，某人不敢忘。大帥既栽培于前，自能成全于后。某人一心歸命，惟大帥所處分，所驅策，不敢或違。個人如此，而于團體亦謂安福部本系大帥發起，至今未敢叛，大帥亦未顯然棄安福部，此后仍當一聽大帥指揮，決无异志”云云。故某要人謂若輩媚張，早已

应有尽有，甚且未必应无尽无也。

至张氏自身，則聞对于段氏，早有秋波之一轉。于許兰洲要求查办陈、刘时，张忽允赔恤十万了結，即其发端。盖张有两大将，一张景惠，一孙烈臣。张恶徐树錚而孙与徐厚，八省之联结，出于张者为多，而孙为张作霖借两箸，則取蒯通两利而俱存之之語，曾进两說。其一，謂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莫如俟其两敵而收漁人之利。一謂出为調人以取重于两方，使直皖两系皆为我所操纵。张氏近日所为，殆用其第二策也。乃不意张勳居然窺破，一日张赴张勳之宴，张勳語之曰：“老弟既撮曹三爷，如不同他作到底，人家要說你不义气了。”张为之默然，則又一因也。

此外尚有二事令人发噱者：一为安福系之欲保留交通，固因曾毓雋有交通部够安福吃十年飯之言，欲維持其銀庫；且年余以来，各路之儲款提尽，将来交代，算帳大为困难也。一为张怀芝往来奔走，足不停踵，原欲于中取利。自安福系提請靳不得兼陸軍，张怀芝乃大做改长陸部之夢，进行甚力，而段派亦以此餽之。故张怀芝陸軍总长之声浪极高也。

改提周閣之原因

此次靳氏辞职，經张作霖調停，认为万不能再行繼續。但与徐树錚作交換，使西北軍亦不归徐手。决定之后，安福方面憤三总长之不能再續，軍权之又旁落，迺竭力欲推段氏出而組閣。謂各省之反对段氏，既皆謂非段氏有过，实以其左右好事者矇蔽段氏所致，則徐既免，三长复去，而后段已无可供人反对者在，当可令其組閣。东海聞之，頗惊怪，急与张作霖氏商定办法，以免靳为第一步，提周为第二步，免徐树錚为第三步。国会方面，据张作霖自言，若提出周氏，則彼能担保必克通过。于是徐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立免靳提周。安福方面初不料东海之能为此也，迺推徐树錚入府責問，詢曷为不先疏通各方就緒而即提周？孰主张是者？东海謂：“主提周，合肥也。汝若有疑义，可詢合肥。”徐未得要領而出。东海复使人諷徐树錚辞。徐不可，始欲张作霖宣言决不復辟，继欲政府惩戒吳佩孚，以此二事为交換，否則宁

听政府免职，彼决不辞。于是不得已决行第三步，出于开缺一途。

张作霖調解两方之为难

保定各督軍所請求各节，合肥已完全贊同。东海亦电告曹巡使，令曉諭三軍，謂中央已有办法。乃安福大开会議，对于閣員出閣頗不滿意，并决定無論如何，必須留兩員于新內閣之中。事为张作霖所聞，曰：“安福如此囂張，成何事体。姓張的这回来京，委曲求全，已无可再让。而若輩不知好歹，在我面前耍賴，我可不管，由尔自己去与保定方面办交涉罢。”遂命备車。东海聞之，特諭之曰：諸事应当熟商，这等小孩子淘气无足輕重，执事非政潮解决时，不准离京。張氏經此一番挽留，允即留京。翌日傍晚，即訪段于团河。謂段曰：“此回政潮，元首費尽苦心，欲使督办超然于安福之外。而安福必牵及督办，引为自重。督办似可将其抛开，免致波及，則百事可解。合肥对之，頗为躊躇。張遂約定于次日下午与段同赴公府，共商解决办法。此时保定方面，接連来电，极为激烈。一則对于徐樹錚，实不留余地。一則引兵諫之故事，并謂民国六年段合肥联合各軍向黎黃陂兵諫，今日各軍向合肥兵諫，均是为国，毫无私意云云。緣此，北京社会情形，真有风声鶴唳，草木皆兵之势。有謂洛阳方面直皖两系兵队，已开始冲突者，有謂吳佩孚行将进兵者，甚有謂段命徐樹錚速筹战备者。其实皆一派謠传，然人心浮动，連日搬家赴津者，絡繹不絕，前門东車站拥挤异常。卫戍司令部曾会同警察厅徧貼告示，禁止搬家，但亦无效。惟見警察多人，蹣跚于車站之側，手持小冊鉛筆，遇有箱籠纍纍购票赴津者，輒詳詢其姓名及服务机关。然既不能报告长官咨行原服务之机关加以处分，則亦多此一举而已。

直皖复趋险恶之見形势

当張氏与段商議改組內閣时，本以三长出閣，免徐樹錚职，以西北軍归段統率为条件。段氏亦入京对东海表同意矣。迺安福在太平湖开会之时，徐樹錚虽主张让步，而曾云需不可。謂一經让步，則党款立竭；且前此所移用者，一时亦难弥縫。直系与張固揚言但反对安福三

长及徐树錚，而非反对段督办者，則何妨推段上台，遂决以拥段为政策，一致进行。不意徐与张商定后，突然下免靳提周之令，继以免徐之令。安福系皆大惊，方謀抵制，而保定吳曹之电至，謂西北軍不移归陸軍部节制者，禍根尚在：归段統率与归徐統率一也。以是复下西北軍归陸軍部节制之令。安福系經此大創，心頗不甘，迺日集会中重要分子會議反抗方法。会卢永祥为松沪护軍使改鎮守使問題，不滿政府所为，曾、徐輩以为卢氏大可用，其第一步即請卢氏电請中央懲吳佩孚。而北京方面亦积极为軍事之預备，就中以曲同丰与曾毓雋最激昂。曾自任軍餉，而曲則担保兵力，以保京師治安为名，向边防軍訓練处領枪彈三十箱，边防訓練处軍需科无如何。东海以各方形势复趋險惡，請姜桂題助張疏通。姜以东海易公府卫队故，疑东海疏己，辭調人。而安福亦欲姜不右曹吳，俾少抵抗力，迺竭力联姜（公府卫兵原本毅軍而五日悉改为李进才之二团皆在河南項城墓上調回者）。前此駐洛陽之西北軍二旅，自聞徐树錚免职，其軍归陸軍部节制后，曾电京反对。然洛陽东之鄭州，吳佩孚兵駐焉，張景惠之奉軍第一师亦駐焉；洛陽以西，則奉軍鮑許之部駐焉；一旦决裂，此二旅必先被解散也。

張作霖負气出京

徐树錚免职之前，段祺瑞对于吳佩孚之行动，曾表示不滿意。徐东海曾有吳佩孚确有不是之处之語。故段氏以为东海对吳，或者已有办法。及徐树錚免职令下，而对于吳氏并无何項表示，非第未予免职，即申斥吳佩孚之命令亦不肯迁就。而保定方面复有第二步要求之說。于是段氏憤极曰：“中央不能办吳氏，余能代中央行之。”遂以动员令发于边防軍第一师、第三师及第九师，声明对吳佩孚作战，不牽涉曹錕、張作霖。陸軍部司长李鍾岳，航空处处长丁錦，將軍府处长赵理泰，德州兵工厂宋振綱，先后赴团河諫止不听。卫燕平偕徐树錚赴团河，亦有劝止之意，未蒙允許。嗣为东海所聞，請張作霖赴团河一行。張氏遂赴团河，說明直皖系不能分立之三个理由，段氏少为垂听。謂中央苟能懲办吳氏，予亦何必多此一举，請張以此意轉达东海。惟此时边防軍第一师已向蘆沟桥出发，并附以航空处飞机六架，爆发物

若干吨。并分配每师軍餉十五万元，又将北苑之子弹庫所存完全分配。有人亲見第一师长曲同丰，謂北京秩序，彼可完全担保，决无他虞。督办专为惩办吳佩孚个人，至对于中央外省，毫无嫌隙，战事范围决不扩大；預料日內必可平稳。苟吳氏能解甲待罪，則决不临之以兵云云。至保定方面之准备，則頗費躊躇。因軍餉不甚充裕，有向长江求接济之說。吳氏原来目的，在除开合肥关系，专对安福。安福以自身力弱，必引合肥为命，于是合肥卷入漩渦矣。而保定吳佩孚又电致政府，謂佩孚为廓清僉壬起見，助襄戎机，一俟目的达到，即行归田，决不希冀权利。至于庇护奸党，勾引外兵，以与人民作战者，佩孚一息尚存，决必与之周旋，刀鋸斧鉞亦所不避等語。可知吳氏强項如昔，絕无調和余地矣。在張作霖虽以調人自居，詎料合肥竟无所表示，不得要领。即往公府晋謁东海，提及直皖两派恶感日深問題。东海云：“現在我無論劝慰那一方面，那一方面也不听我的話，我如何能有发言余地，只得袖手旁觀耳。他們只要不怕使人民随着受害，就可打仗，如以人民生命为前提，他們当然可以不打仗。好在我这个总統他們也不放在眼里，实在无法，我决意辞职不干，以免再淘閑气”云云。而張使一再劝慰东海切勿灰心，惟个人希望早日回奉。东海虽坚留之，張氏已传令車站，挂火車头，准备离京。并有密电拍致奉天督軍公署，囑令速将第二十七、八两师軍隊，預备齐全，候令进关矣。

直皖两系备战記卷六

張作霖出京后之情势

張作霖于出京之前，曾与段祺瑞爭辯甚烈，并諭令奉軍开赴山海关。段于張行后，在总統府集議，催請革吳佩孚职，徐总統不允署名发令。段声言，如总統不发此令，即将开战。并自詡五日內可取保定。双方可利用之兵力，計段祺瑞四万人，吳佩孚、曹錕各二万人。日人小借款已告成，丁士源与曾云需劝段开战，但余人甚不贊成。外交界亦劝告当道，勿在都中开战云。

段派反客为主之謀画

段派既决計用兵，即不得不求一名义，以取反客为主之势，于是惩办曹吳之說生焉。其对于曹吳之办法，只請总统下令革职拿問。又以知彼輩之必不奉令，乃因而伐之。以为如此，可以占一先着，居奉辞伐罪之名。其呈文拟定，先数吳佩孚四大罪：一、从前与譚延闓所发通电，曾称徐菊人先生，为蔑視元首。二、擅自撤防，致湖南失陷，为通敌禍湘。三、不依陆军部指定地点，而逗留郑州，为不服从命令。四、即指最近之各項要求，而干預政治。对于曹錕、曹錕，則与吳佩孚之罪状，大同小异。即請总统將三人褫职拿問，以肅綱紀。且为进一层之說法曰：請政府于二十四小时以內发布命令，否則祺瑞等不忍見綱紀之廢墜，將自由行动以处分之。此呈段領銜，以將軍府之將軍及政界要人列名。并發出通知。張作霖聞此消息，即出京。贛、苏、鄂、綏諸代表亦隨即赴津。盖已无磋商之余地矣。

將軍府开会之滑稽談

段氏入京，即赴將軍府开会。段述此事之經過，为时頗久，不过宣暴二曹一吳之罪，而归于褫职拿問之必要。其扼要之言，則謂：“今中央威信失墜如此，軍事綱紀廢墜如此，元首一无能力，不能裁制，而事事惟命是从。纵他人可忍，而我与中华民国之关系最深，决不忍見此淪胥之禍。不能不出而整頓一番”云云。即出預定之呈文，交国务員代為送府，但刪去二十四小时之限期，而改为迅予裁夺而已。当此开会之时，列席者百余人，无一人与之辯难者。惟姜桂題頗有插科打諢之作，于其叙及曹吳与己为难之时，則答之曰：“此事不难，我可劝曹仲三向你賠礼。”于其述及妄分直皖两系之时，則答之曰：“我亦皖人，彼果排皖，便我也不答应。”于其言及拿問时，則詰之曰：“曹吳如何拿，如何問？”而段即应之曰：“我自有办法。”据与会之人所言，此老情状殆至滑稽也。开会以后，段返宅而呈送府。徐即向左右言：“可再問段芝泉，有无其他和平办法？”乃派袁乃寬、曹汝霖等訪段。段答之曰：“和平办法，即是革两曹，將吳佩孚交法庭。請告总统，我在此等候回信。”袁曹

返府，段亦旋返团河。有見段者，謂其兩顴發紅，精神頗有錯亂之象焉。

將軍府決策后之布置

段氏召集文武各重要職官，在將軍府開會，當眾演說，主張討伐吳佩孚與曹氏昆弟，几為誓師之形式，不類會議也。段氏并謂，現決定呈請總統將曹錕、吳佩孚、曹錕褫奪官勛，交我查辦。演說畢，眾皆無辭。段迺任段芝貴為京師戒嚴總司令，吳炳湘為副司令，自任討吳軍總指揮，徐樹錚總參謀長。令既發，薩鎮冰等頗驚異。曾毓雋迺起言：“現時我等惟當知有督辦，不當復問政府。督辦此言，當一致贊成”云云。眾無言。而曾即呼無反對，即通過。迺取出擬就之命令，曹錕褫職留任，吳佩孚褫職拿辦，曹錕褫職，高聲誦讀一過。復取出呈大總統文讀一過，無發言反對者，遂宣告散會。將各件交曾毓雋携往國務院。段遂返团河。而國務會議席上，亦遂將將軍府所發令作一形式上之通過。曾毓雋與朱深携呈文及命令入府，勸徐蓋印。徐初不可。曾再三陳說，徐迺允免吳佩孚職，而對曹則不問。曾不可。徐言：“蓋印固易事，但因是使時局益紛擾，人民受戰事之苦，將誰負責？”曾言：“總統止願蓋印，一切自有合肥負責。苟總統不蓋印者，恐時局益難解決，總統且貽後悔”云云。徐終不肯蓋印，迺召薩入府，令赴团河謁段，與商調和辦法。并別召曹汝霖、陸宗輿入府，請擔任調人，務請段氏勿持之過急，致時局益紛擾。而吳曹之令，則權時擱置。薩氏迺赴团河，以總統之意與段商。謂總統希望和平了結，以免吳佩孚職為止，一面派人赴保勸曹，共息干戈。段不可。謂：“總統免曹吳職與否，彼亦自有權衡，我不便干與，亦不必干與。縱彼不下令，我豈遂不能免曹吳而拿辦之耶？”言時態至堅決。薩勸之再三，段殊無允意。迺返。故是項命令，虽于第一次命令單中未見，而段派則非迫徐下不可；徐無實力，不能堅持，而此令乃不得不下矣。斯時也，兩方皆各從事于戰備。參戰軍第一師已抵琉璃河，而第三師亦開拔前往，京漢車為兩方軍隊所扣，以是通車停駛。吳佩孚之先鋒隊亦已抵高碑店，河南之直軍且向北運，戰事迫于眉睫。據安福部人言，段部軍械甚充足。凡新購入者二：一、為購自日本者，由曾毓雋經手，權時由交通部担保，可不付款，惟別有條件。二、購自捷克軍者，迺捷

克軍在俄奪得之俄旧党枪炮，由王某經手，系用現金购买者。并揚言吳佩孚无足畏，謂其每枪止有彈二百余粒，每炮止有彈一百五十余发也。

張作霖氏出京后，直赴軍糧城，立電第二十七、八兩師入關，其意蓋在助曹。張軍若至，段之軍力，恐不敷分佈矣。京中不得志之各省軍官，皆欲一显身手，但皆未定所从，而主从靳者則頗多。安福部深知靳之部下亦有一大部勢力，未可輕視，迺揚言靳對曹吳，異常激昂，其主張討伐，較又錚尤激云云。其實靳決不為左右袒也。

外交团划定战区之會議

外交团方面以京中時局緊急，恐萬一戰事發生，故邀同集議，結果決定兩條辦法：一、戰事若在北京十英里內，則必執適當之處置；反之若在十英里外，則暫時不問。二、因戰事而影響于旅華人士之生命財產，則惟中政府負其責任。以上決議，以口頭達諸政府。而外國使署方面，則禁止衛兵自由行動，以便隨時可以召集。且有人詰問某方面，此次如不得已發生戰事，約計幾時可以了結？據答總在一百點鐘以內必可了結。因此外人方面決定戰事若在十英里以外，暫不過問，惟北京城內無論如何決不許有一潰兵土匪混入，以維公共治安。

奉直軍与边防軍之大概

奉軍 張作霖離京之初，曾拍電奉天，對於奉軍有所訓令。凡駐信陽之鄒芬，鄭州之梁朝棟，觀音堂之鮑德山三奉軍旅長，及駐華陰之許蘭洲司令，均奉此令。鄒、梁、許三人均在本營預備動作。鮑德山原在北京，亦即馳回觀音堂，以備發動。

直軍 直軍此次北旋，先因住兵房舍一時難騰，以致逗留豫省，迄未返直，本為暫時之計。刻令該師旅等尅期開拔回直，按照原定地點駐紮，以資訓練，并飭由京漢路局趕備車輛裝載，以利進行。曹錕且將積欠軍餉，由私財先行墊付。意氣頗為活潑。

边防軍 边防軍已編成者有三師，第一師系曲同丰率領，已開往蘆溝橋與長辛店一帶。琉璃河方面亦頗活動。該軍所有積欠之餉，全部發放。并由張家口運來軍火頗多。

相持未发之战局

安福系方面亟欲以另法驅除政敌，故暫不下攻击令。更拟堅請總統下一命令，以段氏督理近畿各軍，加以便宜行事特权。其呈文之方式，以參謀總長名义，呈請元首行之。至若天津方面，調人陸宗輿、姜桂題見曹銳之結果，謂曹銳苟能認錯，則段合肥決不咎既往。曹銳以此意電至曹錕。曹錕復電云：“東海免我的職，我知決非東海之意。但要我認錯，則盜賣路礦，糜爛中華，認賊作父之徒，亦應認錯。我等大家向國民認錯，同時下野，則亦何難。我非一日無權不能做人者。”曹銳以此言轉告調人，調人認為無辦法。然曹此番論調，尙非表示即行攻击皖軍之意也。故東海又在集靈囿后樂堂召開緊急會議一次，列席者為姜桂題、張懷芝、李思浩、張壽齡、王懷慶、馬龍標、吳炳湘、王達、李進才，專為研究应付段曹之種種計劃。最要之點，東海仍主調停，及切實保護京師地方治安秩序。惟姜桂題向東海聲明，嗣後決不再任調人，無論段曹鬧到何等地步，渠概不過問。蓋雙方破裂，至此決無轉圜之望。

兩軍設備之計劃

一、團河方面將重炮兩門，以四百餘人駕駛南行。聞此炮口徑二十五生的，為日本有名之八幡鐵廠所煉之鋼口，東京帝國兵工廠名手之製造，系第二批軍械借款中之物。團河方面所設之定國軍辦事處，已將臨時各項職員妥為分配，內劃戰區、留守兩大股。所有辦事各員均系各軍軍佐分任，惟秘書一席，系某議員担任。

二、開往前綫之第十三師，已將某營編為前綫斥候隊。至涿州後，即將附近各村嚴行搜索，并設步哨，以備大隊開到後駐紮設防。

三、保定曹吳及第三各師參謀長各高級軍官，會議討論作戰計劃，除將前綫各軍分布妥協外，尤注意大本營之援軍。曹仲三并派代表劉志陸赴中立各省游說，冀獲最後之援助。

四、直軍方面第三師之一旅騎炮兵各一團，亦全數開到高碑店附近，并以王承斌、肖耀南兩旅任左右翼之警戒，持滿待發而已。

五、馬厂左近直軍已經集中，曹錕刻又調撥炮兵營開至韓柳堡。并从榆关調馬步隊兵各一營，添駐北倉一帶，均日夜為軍事上之預備。此外直軍旅長商德全，因軍事上關係，曾將津浦鐵路在德州境內之北段炸毀兩段，以阻敵軍之前進。

六、倪嗣冲現有密電一件到京，逕達段合肥。電中大要，系聲明願以安武軍二十營援助定國軍。

至于吳佩孚氏之作戰計劃，系分二路，以王承斌等之軍隊循京漢鐵路作戰，彼將親率第三師之第五旅，出奇兵直搗團河，與段祺瑞氏相周旋。當直皖兩系將決裂時，直軍曾向邊防軍西北軍寄出敬告書，及宣布徐樹錚罪狀文。而團河方面，曾派飛機翔至高碑店、保定一帶，由空中散布曹吳罪狀書，以為報復。

戰事之中心分為二處之現象，一即在涿州一帶；一則在廊房一帶。涿州一帶，則定國軍駐紮琉璃河，保定軍把守高碑店，兩軍相持，勢不相下。而吳佩孚所率之第三師第一旅，開至高碑店，即築高壘，安置大炮數尊，且開挖戰壕，布置前哨尖隊，以窺定國軍之進攻。但雙方雖力事作戰，而尚未正式接戰者，一因首先發難，為責任之所歸寄；二因雙方軍隊，尚未完全開到也。

兩方兵力優絀之比較

段祺瑞之軍隊，自號定國軍。吳佩孚之軍，則號稱討逆軍。定國軍凡分軍為四路：第一路為曲同丰之邊防軍第一師。第二路為陳文運之邊防軍第三師。第三路為魏宗瀚之第九師、李進才之第十三師。第四路為劉詢之第十五師。此四路五師之中，邊防一、三皆全師，而第九師則宋支隊長在俄邊，在京者惟二團也。十三師一團為公府衛隊，一團尚留豫北，所余亦才一混成旅也。十五師之一部分為吳長植所統率者，現方在魯剿匪未歸，亦非全師。總計兵力當為三師半。雖然，此三師半之兵力，固未可以三師半視之也。李進才之十三師本表同情于徐東海者，迄今未肯開拔。則此師兵力，未必能加入定國軍內。故軍隊之實數，才三師有余，合計兵卒之數，不過三萬七千人。再言戰鬥力，劉詢之第十五師本為直系主軍，馮氏之親信軍隊也。其下級軍官多

傾心于直系，劉之轉入段系，亦但為謀得利械與餉銀計耳。此軍之未必能為安福用，又可知也。故段氏但令駐紮長辛店為後路援應。邊防軍第一師未經戰陣。士卒聞吳佩孚三師有常勝之名，恐已內怯，當其將出發時，李委員解子彈至北苑，軍士有質問開往何處與何人作戰之說。且一師之下級軍官，皆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生，曹錕在保，此軍官學校學生甚厚，星期休假特于各戲園池座中為軍官學生備座，而點戲之單，則數日前即送至軍官學校。以是凡出自保校者，罔不德曹，故其心亦有未可知者。總觀各師，似以第九師之兵力為最可恃，段芝貴氏迺親率以為中軍，而令一、三兩師為左右，以十五師為後衛。

吳佩孚之討逆軍，惟三師本部及一、二兩混成旅，合計二萬七千人。親率三師以為中堅，而以一二兩旅為左右翼。在保定之補充一旅，曹錕之衛隊，及新由天津開至保定之六營為後援。軍數雖不及定國軍之多，而皆一心。且張作霖將派兩師入關，為武裝的調停，是則段軍又添一勁敵矣。

段黨聲勢頓弱之原因

段軍于小戰後，棄高碑店，逃往涿州與琉璃河，段黨乃大惶駭。張作霖復電致總統，措詞甚烈，斥段祺瑞為平和之敵，并請總統為直隸派後援。此電亦為段黨聲勢頓弱之一因。此外尚有一重大原因，則馬良驟將其部下由德州撤回濟南是也。故此時總統之態度轉硬，而委任段祺瑞為軍事總指揮之說，業已銷滅，且擬勸令吳佩孚、曹錕勿為已甚，借保各方面之顏面。

息爭令發表及調停之經過

皖直兩方拚命血戰，即在目前，不意公府又召集臨時會議，決定先下一息爭命令，俾雙方停止戰事進行，共謀和平之解決。此項命令稿并經當場擬妥，原文措詞大意，系對雙方而發，本極平允。乃至閣議討論時，三總長主張更易原稿，側重詰責直軍之進兵，以申中央威信。議定後，立囑院秘書長另擬一稿，送請公府蓋印。總統閱竟，以此令果發，是直挑戰而已，何得謂之息爭，因諭暫擱，俟派赴津保調解之專員

回京复命后再議办法。惟調人姜桂題、张怀芝、馬龙标、徐邦杰諸氏冒暑急行，前赴津門，晤曹錕述段乞和之意。曹云：“直軍与各省之举动，全为救国起見。只要将安福部解散，懲創小徐等，大局自定，勿庸調停。事后大家情願入京領罪。否則，絕无調停之可言。”曹錕又致电姜氏云：假使錕有应懲之重罪，則政府对于該卖国賊自改建民国以来丧失主权卖国殃民不可枚举以逞一己之私慾者，又当拟出何种法律以懲办之。姜桂題鉴于曹态度之强硬，調停无望，遂皆卸責矣。

段軍攻豫之陰謀与奉軍之一致討段

段派于决裂时，召集全体上級將佐暨边防司令部顧問諮議等，在团河會議。其計劃：一、以迅雷手段，密令丁士源将京汉車輛調集北京、汉口两处，使曹吳之兵不能北上。一、分調各軍，北路派曲同丰全师及陈文运、刘詢、魏宗瀚各两团，突攻涿州而搗保定。南路派吳光新、张敬堯各出两旅，由汉北上，先据守信阳。然后会同河南南阳鎮守使吳庆桐之兵，北攻郑許。东路令馬良派王旅及五师之一团，由曹州旱道进攻归德，会同皖軍进攻开封省城。西路密令駐洛之西北軍两旅，速占領汜水虎牢險要。一、俟各路得势冲出滎阳，夺广武山，以护黄河大桥，会攻郑州。至张敬堯残兵，除派两旅攻豫外，尙余七八千人，即令分扰鄂贛，以掣两省兵力。此段軍預定战略也。

此时吳师、奉軍相继北上，郑、許、信阳一带驟見空虛。洛阳西北軍果然潛坐火車，开至汜水，其大队則分乘民船二百艘，順流开至偃师之黑石关，据險以守。吳軍駐郑之王承斌司令，即飭五旅董旅长率队往汜堵剿。西北軍东出遇敌，立即向西退却；又遇毅軍丁香玲（統領）之兵，在偃扼守，因仍回黑石关据守，派員向王、丁求和。正相持間，忽报吳光新所部第三旅赵福汇，由汉口之灡口潛抵信阳北四十里之长台关地方，据險固守。該地毗連南阳，河深山險，为豫南要害。赵督急令第二师师长宝德全馳往防堵。宝軍行后，又接山东方面偵騎报告，及张文生急电，謂馬良之兵已由济南出发，逕攻豫东，請速救援。适駐豫东毅軍司令常子新在省，赵即囑常迅回馬牧，率所部十五营，会同张文生軍，准备迎击。但魯豫接境，道路分歧，馬良究由何道攻豫，

尙未探悉。駐潼關、華陰之奉軍司令許蘭洲，前往北京謁張作霖後，由津浦路南下，路過開封，與趙倜晤面，連夜西行。因在津時已電令駐陝之兵兩旅，星夜開至河南之觀音堂車站，必須趕往督率，剿除駐洛西北軍，以便會師鄭州。正在危急之時，忽督署接張作霖通電，攻擊段祺瑞、徐樹錚等，謂現已調奉軍入關，將以兵諫。如不悔悟，定將群小掃除，以救危亡云云。

車馬炮圍攻將軍之實狀

皖以定國軍名，直以討逆軍名，夾涿州而陣，已有數日。然皖派之利在速，直派之利在緩。直軍在近畿計分三路：涿州為西路；固安（去團河約五十里）為中路；落岱為東路。兵雖已進，而尙取守勢，不急進攻。但于通盤計劃之中，另于山東方面，以張文生、商德全合攻馬良。于洛陽方面，以觀音堂之奉軍，鄭州以西之直軍，合而掃蕩洛陽之西北軍。至近畿一帶，則守勢之中，仍以固安為其盤馬彎弓之用，使團河不能安枕。然猶不但此也，東有奉軍二十七、八兩師行將入關，姜桂題名為中立，而以保護總統之名，已調六營入京。至最後時代，即成車馬炮包圍將軍之狀。

段派眾叛親離之預兆

段派之主力為邊防兩師。而軍官對於無聊之內爭，心實不欲。前綫曾發生非正式之衝突一二次，段派公報名曰誤會，實則邊軍與邊軍戰，直可名為倒戈。魏宗翰之一團，已全附直軍。原系直派之某師抵前綫以後，又宣告中立。而邊防軍中人物與直軍將士，非姻即故，相率表示不戰。有該軍中之某外人語人，謂如欲該軍作戰，除非將軍官另換一班。可見其形勢矣。加以兵系新招，未經戰陣，自知不敵直軍百戰之眾，氣已先餒。而尤深切著明者，則如辦訓練處之靳雲鵬，于本軍之事，全不預備。所恃以吓人之飛機，而英技師撤回以後，秦國鏞、姚錫九等一律辭職，有機而不能飛。丁錦雖長航空處，而自切諫不納以後，已閉門不問事。段氏一怒，撤去其差，誠所謂眾叛親離者矣。

外交团脱离战事关系之办法

段氏之所恃者某国之助耳。定国軍三字出現之初，团河总司令部，曾拟向某国借用儲存之械弹，以为接济。盖段派因无械弹之来源，儲存之数又不如直派，舍此无他策也。然四国公使聞之，乃召集會議，并請某使到場，互約东交民巷所有之軍用品，概不得运出使館界。又主张段曹战争期內，被聘用之外人，一律解約。英使先撤回航空技師，而某使亦撤回阪西及边防軍中之各下士。有欧洲某国之公使，拟将大炮一門，飞机四架，借与段軍。而英、法、美三使立即函詰其事，并致劝告。盖外人之接济，其路殆将断絕也。至于北京治安，則已有使团之照会对徐段两方同时提出。既望徐行使优越之职权，阻止此次战事；又不許带武装之軍隊，放炸弹之飞机入城。且議定办法六条，对于北京之治安，行武装之維持。段氏聞之，使人传語各使，謂有我段某在，秩序总能維持。外交团會議时，則謂段某何人，今日是何等举动，吾人焉能信任。是外人之态度又大可見也。

直皖两軍交綏記卷七

段派即速开战之主张

当段宅开軍事秘密會議时，段犹狐疑，而席中亦分两派：如傅良佐一派，則涕泣而道，力称必敗。而曾毓雋一派，則曰現在交通一部不能报銷之帳目已二千余万，設无一点軍事行动，則此款还是督办拿得出，还是我們拿得出。段无以对。而小徐新免，又复助曾。于是段遂大动，而主战之論已在內幕中决定矣。

姜老將軍之調侃

內幕虽定，而不能不在形式上通知各將領，于是以“本上將軍”名义，召集近畿各將領在將軍府會議。席中发言者寥寥，經督办宣布后，大众仅尽唯諾之責。說話最多者，还推姜老將軍。姜老將軍挺身向段曰：“吳佩孚年輕，即有地方得罪了你，教他賠一个不是好了，何至于

劳动国家的军队，使小百姓受苦。”又曰：“你真要打他嗎？”段曰：“真要。”姜曰：“你打得他过嗎？”段曰：“打得过。”姜老將軍繼續冷笑道：“此刻的小孩子，比我們利害得多呢。你岂不是說你手創中华民国。你胜，中华民国还可靠你。你敗，中华民国靠誰？”段面紅耳赤无以应。姜回顾而斥徐樹錚曰：“什么事都是你这小孩子弄出来的。”段徐虽躁，然对于“从杀矛子杀到机关炮的老师”（姜部下語），亦无可如何也。席散，而“本上將軍手創民国至再至三，參战一役，尤費苦心”之諭，總統书下矣。初下时，众疑为小徐手笔，继知做此得意文章者，乃安福健将烏澤声也。

段派下正式动員令

段派會議决定以后，即正式下动員令发兵。孰意动員令一下，而軍中兵士长官頗多逃散。第一路曲同丰督师时，即无詞可措，仅对兵士曰：“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說不出来的。不过我們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曰：“这回的打仗，是我們受过学校軍事教育者，同那沒有受过学校軍事教育者的战争。”此路理由如此佳妙，他路可想而知矣。至占定作战区域之后，乃以京奉路綫廊房一带为东路；以固安一带为中路；以琉璃河、高碑店一带为西路。此策乃系阪西所定，而小徐等改訂者。

段督办由团河逃走回京

直系曹錕之軍隊进逼京畿，楊村及高碑店各地方均已分駐重兵，实行包围北京之举。吳佩孚則抱“擒賊擒王”之訓，先以手枪队、便装占据固安、涿州两处，将电报等交通机关守住，即派大兵星夜赴团河擒段。孰意漏一分机，未曾注意，即以此种消息洩段。段一面飞調救兵，一面向京城逃走。

吳佩孚分兵三路之胜算

吳見擒段之計不成，而固安、涿州已在掌握，于是实行其分兵三路之战略。以固安为中路，仅仅坚守。以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房、楊

村为东路，极力应战矣。就西路方面而論，实为直軍主力之所在，吳佩孚之大本营，即設在該路。吳在該路全用誘敵之計，一与段軍相遇，即随意应战，退出涿州。段軍为曲同丰所部，未敢进城。大索半日，知无埋伏，始整队而入，并向前直追。不料追至斜坡店，直軍枪炮齐发，势甚凶猛。但炮弹尽不开花，而枪亦不准，旋即退却。段軍虽得意，向前追去，但犹虑埋伏。待遍掘地雷不得，乃繼續前进至下辛店。直軍又退。曲同丰犹怀疑虑，派飞机向前偵察，但見直軍极力輸送子弹。曲氏于是髣髴大悟，以为直軍之退，乃由子弹不足，于是下令乘胜亟追。孰知至松林店，而真正之地雷爆发，两团人儿全成灰燼。段軍大怒，以为此系直軍最后断路地雷也，于是仍奋勇繼續前进。孰意至此时，而直軍所发射之炮弹个个开花，枪子亦能命中，曲軍第一旅伤亡殆尽，第二旅亦死伤不支。是夜雷雨交作，与炮声相和，段軍于疲困之余，人人胆裂，曲軍伤亡失蹤者有九千余人。向后退去，当由刘詢所部第十五师，向前抵御，又复大敗。而死守固安之直軍第三混成旅，及赵倜部下之豫軍，复从后面杀出。于是十五师及十三师与边防三师之一部分，如山崩海涌，向后退却。在火車中者，复遇直軍排炮，悉成齏粉。琉璃河即于是失守，而四万人之西路段軍，遂伤亡殆尽，余者亦完全失战斗力矣。当琉璃河占領之时，吳佩孚由馬头馳往，速将直軍点名，計死伤失蹤者，五百五十余，而收检段軍死尸，已二千余具，輕重伤兵一千余人，由段軍运回北京者不計，受降者当时有二千余人。誠辛亥以来未有之大战也。按此路由吳氏亲自督战，与河南督軍赵倜同草鞋跣足，筹划战略。

至于东路方面，由小段及小徐指揮，战争亦頗激烈。小徐頗能布置。此路直軍并非精銳。曹錕所部不甚能战。故北京《訟报》常有战胜消息登載。其实东路实无軍事目的可言。当时小徐作战，以宋子揚一混成旅，当曹銳两旅，亦費苦心。但直軍照吳佩孚計劃，料到此路无足重輕，是以不甚注重，仍以退兵誘敌。楊村一役，小徐发令，使軍隊冲鋒，軍隊不敢。小徐率三百精銳，亲自前进，果将直軍防綫冲破，而三百人仅余十八。其他京奉綫上各战，小徐多以兵士化装警察，沿路綫而行，直軍見之，以为鐵路警察，不加防范，屡遭襲击。至最后前敌虽

未失敗，而直軍又从后面黃村地方突出，前后夾攻，軍隊遂被包圍，宣告休戰。蓋又墮直軍戰術中也。至于小段在該路，則除僨事以外，實無甚可述。彼曾收容直軍詐降軍隊一營，待彼上車時，突遇襲擊，彼暈而墮地，為一車站站長藏過，旋即逃歸。

日本防軍袒護段軍之真相

楊村戰事，極為酷烈，其結果直軍已被逼退至北倉之北部漢口、薄口、雙街子及李家咀等處。京津鐵路已完全不通。天津領事團討論維持該路辦法，決定由老站派出外國兵隊，合英、美、法、日軍若干，聯同直兵官英副領事等，出發北上。其第一障礙，即車至新站時，路軌為一列貨車所阻，車上滿載軍械，不允放外。嗣經外軍解釋此路於一九零一年之條約，卒將該列軍械車讓出軌道。開行至北倉，遇直兵東路總指揮官曹錕，與軍官數人在場。外軍叩以戰鬥情形。據曹錕云，彼軍並非戰敗，我自行后退。蓋彼初在楊村站吊橋之兩旁，布置大炮多尊，以為禦敵。而此地適與該處之日本防軍駐紮所為比鄰，于邊防軍大舉進攻時，有日本軍官多人出而抗議，非將所有大炮即時移走不可。并聲言不准在鐵路附近兩英里以內作戰。曹兵不得已，從其所請，致將第一重防禦綫之中央，遺一破口，廣闊四英里，故失去戰力，只得节节后退。据此，可知日本防軍與段派有密切之關係也。

奉軍援助直軍之聲勢

張作霖軍隊由奉天開來者，計共用火車二十六列，其前隊抵北倉，即預備開戰。初楊村直軍被逼，退出站外時，邊軍由防綫之裂口，如蜂擁至，勢極凶涌。直軍因左右翼不能聯合，頗為棘手，惟火速后退，以避其鋒。直軍退至北倉及李家咀之中間，陣勢始定。同時有奉軍工程兵一營馳至相助，聲威大振。而直奉軍隊之第一重防禦綫，在北倉北六里地。鐵路軌道之東部為奉軍掌管，西部為直軍守握。隨奉軍而至者，有極猛烈之四十生的口徑大炮四尊，及野戰炮機關槍甚多。奉軍前綫布置妥協后，即自北倉出發，在鐵路左右，作散兵綫，用馬隊作先鋒。及楊村時，段軍已逃走一空，故並無大戰。奉軍即將楊村完全

占領。侵晨，奉軍又向張庄進攻。段軍向北敗退，奉軍遂向落堡進發。段軍逃竄不遑，沿途遺下之槍械甚多，其狼狽情形可想見已。

投降獻刀之曲同丰

西路直軍與邊防軍第一師曲同丰，大戰于涿州之北，曲軍大敗，旅長苑尙品陣亡，程旅長無力抵抗，亦即潛逃。其餘團營長及官兵傷亡不計其數。曲同丰鑒于全軍之戰鬥力已失，即請停戰，投降吳佩孚。吳着兵將曲解往保定。其時同囚者，有第二師炮隊營營長馬德清。馬謂曲曰：“師長至保定當作何態度？”曲慨然曰：“死耳。大丈夫安肯向敵人乞憐！”馬曰：“好男子。定國軍雖敗猶榮矣”。迨至保定，曹經略使同時傳見二人。曲一見曹使，涕泗滂沱，上階鞠躬，遽解所佩刀雙手遞呈，行降將禮。觳觫之態，如就死之羊。馬見之大怒，連罵曲辯子不止。曲回顧怒之以目。馬罵聲益高，左右衛兵莫不掩口胡蘆云。

躲在柴堆里之段司令

定國軍總司令段芝貴，在前敵督戰，其辦公處設在火車上。車前懸一木牌，大書“總司令處”四字，辦事者至有百餘人之多。車中除軍用品外，有烟槍烟盤十四副，嘴嚙水數百打，麻雀牌七副，大菜司務二十四人。迨前鋒與直軍交觸，戰事小挫，眾隨員知必無幸，勸小段早為之所。小段曰：“我誓與定國軍同生死。諸君怕死，竟請返京可耳。”眾以其言壯，皆無辭而退。已而有直軍一營來詐降。小段益自詡。至夜半，降軍襲擊司令部。小段自車上墮地，暈去。為一車站站長藏過。破曉，詐降軍退去，站長始送之回司令部。從者群起詢問。小段曰：“此何足怪，君子可欺以其方。無傷也。”即至車內檢查鴉片，臥而吸之。眾以其能鎮定，頗倚賴之。至次夜，忽聞西北有槍聲，隨員皆至司令臥室請示，小段已不知去向。旋得探報，知是本軍放哨，眾心雖安，乃以總司令失蹤，四處搜查，扰扰一夜。至次晨，始得之于鄉農家柴堆內。于是群皆匿笑，而總司令之威望掃地矣。

安福軍四处乱窜之状况

吳佩孚率軍二万人到长辛店时，中路之安福軍尽数窜回南苑，东路之边防軍，均向张家口而逃。京汉路車輛均行調集于丰台，故站上所有軌路，均为車輛堆塞。連日边軍慌忙后退，不問皂白，見車即乘，致馬匹、軍械、大炮、車駕、輜重、粮草等，皆紛紜倒置，混乱不堪。复加入由长辛店窜至之敗軍，其拥挤状况，乃前所未觀。凡滿載之車，不俟挂足二三十輛，即逼令开往北京西直門，继赴张家口等处。此时見专车一乘，由京赴津，乃徐总统所派出者，上悬白旗，令双方停战。至丰台为段軍所止，强令回京。而曲同丰此刻，已在保定监禁矣。

段軍敗后北京之各种情形

北京自戒严令发布以后，人民始知恐慌。但除向来主张百战百胜之《訟报》及以一万六千元改变态度之某报而外，其余殆无确实之消息。但見伤兵运回之次数愈多，則搬往东交民巷之家属愈多，二者恰成正比例。至战敗之报，不可掩飾，而城門亦於是一律关闭。京津間之火車，至此亦不得不因事实上之障碍而停止。当初城閉車停之时，人心实大恐慌。幸步軍統領軍隊及姜老將軍軍隊將城門紧守，使潰兵不得进城（姜軍进城者約十营左右，三营駐总统府內，盖姜声言两边不帮，专来保駕者），人心始得稍定。然而南苑等处居民苦矣。故特述北京当日之情形，略分以下各部分：

一、东海方面，初极恐慌，继得老师保駕，方能安睡。且連日与派出調人接洽甚忙。一面与吳佩孚及保定要人接洽；一面許段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官令。

二、老段方面，聞呕血之症，不免复发。初拟赴某使館息肩，继納傅清节公之策，通电辞职。拾得自发自收一語，留点根基，較之一赴使館而全局送掉之为愈。但聞清节公在天津被捕，曲同丰在保定称降，吳舅爷在武昌拘禁，遂憤而以手枪自击其脑。但子弹越耳而过，击死背后卫兵一人。

三、安福方面，則其首領小徐，在六国飯店居住，尚召集二十余

人在該处开会，曾毓雋、李思浩亦在內。吳佩孚要求將徐樹錚、曾毓雋、丁士源三人正法后，方始開議。其餘尚有一名單，共十四人。莫不人人恐慌。又十四人中之最末一人定國軍秘書長梁鴻志為母祝壽，到者僅九位客人，能不勝今昔之感。其餘安福黨人均紛紛搬家，取下定國軍參贊之紅徽章，垂頭喪氣。其四大金剛烏澤聲、鄭萬瞻、康士鐸、克希克圖更纍纍若喪家之狗。

四、報紙方面，京內宣布戰敗消息。某改變態度之報紙，不過幾天，又改變轉來。《訟報》本幾年來安福部之寒暑表，連日戰勝捷報之策源地，至此亦不能支持。乃突然登一啟事，略謂本報機器損壞，即行停版。說者謂：“不孝安福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公言報印刷機器。”亦趣聞也。

五、居民方面，則自城門關后，不但有兵禍之忱，而且有“在城絕糧”之慮。是以搬家買米之聲，震蕩不絕。六國飯店每日收入房飯價共七千餘元。某使館牛棚因牛已赴北戴河避暑空出，亦每個租六七百元。米價飛漲，自九元漲到二十餘元。由警廳限制，以十六元為最高限度。但一般平民，不知何以為生耳。紅十字會大活動。北京大學因城內婦孺太多，一遇兵戰，其何以堪，遂發起“京師婦孺救濟會”，組織極為完密。各學校如高師、女高師等，及教會各團體，從而和之，一時成立者數十處。城內蔬菜缺乏，城門常開半扇。

安福下場記卷八

段祺瑞自願罷戰

段軍自東西兩路潰敗后，知大勢已去，无可挽回，遂電曹錕、張作霖及蘇、鄂、贛三督，引咎自劾，并即呈請辭職。其措詞略謂：“此次戰事，實系祺瑞一人措置失當所致，請總統褫奪官勛，取消定國軍”等語。東海披閱之下，笑謂左右曰：“早知今日，悔不當初。”遂囑田文烈、曹汝霖將辭呈送回。段祺瑞又派靳雲鵬、張懷芝、傅良佐等赴津調停息戰，并願承認四條：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边防軍；三、解散安福部；四、解散新國會。

吳佩孚之要求条件

吳佩孚所提条件：一、取消边防督办处，解散边防軍；二、取消西北筹边使，解散西北軍；三、暫安置段祺瑞于湯山，而俟国民之解决；四、收回王揖唐以下安福黨員之徽章，併褫夺其公权；五、停止新国会；六、交出徐树錚、丁士源、曾毓雋、朱深、李思浩，拿办段芝貴、吳炳湘、傅良佐。徐總統接吳佩孚之要求条件后，答复不能全允。

段派失敗后之形状

吳炳湘鉴于段軍潰敗殆尽，呈請辞职。李思浩与朱深逃到某日人家。一說朱深已将家眷安頓在六国飯店，其汽車原来之号碼，已更換一新号碼，盖避人注意也。曾毓雋現在六国飯店，亏累二千万元，所有帳目，均已烧去矣。段芝貴回京后，所謂受伤者非确，在德国医院，患糖尿病。刘詢、陈文运亦避匿某处。李进才亦回家。徐树錚先寓六国飯店，嗣因該飯店請示公使准其住居否，徐得此耗，遂急由電話邀两日人来，同坐汽車，逃往日本使館界。

奉直两軍入京之搜索

奉直两軍至团河跑馬場各地相会，同赴北苑(第三师潰兵所在)、黃寺(第一师潰兵所在)，分头办理。凡为段派軍事机关之地，如西北軍总司令部、卫戍总司令部(定国軍总司令部即在此)，皆被搜索。内部之职员及所有之文件、軍用品，皆以汽車載去。丁士源之住宅亦为搜索所及，皆所以扫除武力者也。

惩办十大罪魁之通令

皖系禍国之罪魁，何止十人，而此通緝所含之十人，不知几經磋商，始能决定而实行也。通令云：“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緬規干紀，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錚等称兵畿輔，貽害閭閻。推原禍始，特因所屬西北边防軍隊，有令交陸軍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而煽动防軍，遂启兵端。甚至迫胁建威上將軍段祺瑞，別立定国軍

名义，擅調隊伍，占用軍地軍械，逾越法軌，恣逞私圖。曾毓雋、段芝貴等互結黨援，同惡相濟。或參預密謀，躬親兵事；或多方勾結，圖擾公安。并有濫用職權，侵挪國帑情事。自非從嚴懲辦，何以伸國法而昭炯戒。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着分別褫奪官職勛位勛章，由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一体嚴緝，務獲依法訊辦。其財政交通等部款項，應責成各該部，切實徹查，呈候核奪。國家雖政存寬大，而似此情罪顯著，法律俱在，斷不能為之曲宥也。”此令未公布前，已先密發提、警兩署遵照矣。

第二批罪魁之提出

此次奉直軍提出懲辦安福罪犯，實不止明令所通緝之十人，故有第二批罪犯名單之提出。聞此項名單之下，均羅列各罪犯禍國殃民之確証。如曹、陸等，則以历年所借日金達一萬萬餘元。計民國七年九月，曹、陸與柿內常次郎締結金礦森林借款條約三千萬元。七年九月，與日本興業銀行締結滿蒙四路借款二千萬元。又高徐、順濟二路墊款二千萬元。又與朝鮮銀行締結參戰借款一千萬元。又邊防軍之成立，及安福部之組織，亦由彼等介紹向日本借款，先後合計不下四千萬元。

要求拿辦助款促戰之皖逆

北京各界代表致函天津各界聯合會云：“聯合會諸公偉鑒：安福禍國擾民，天人共棄，罪大惡極，萬劫不磨。所列名單，脫漏頗多。此次皖逆興兵，曹汝霖首先助款八百萬，張弧助款四百萬，李思浩一千万，曾毓雋、丁士源各一千万，李盛鐸、田應璜兩人各二百万，汪大燮一百万。蔣邦彥現任浙江鹽運使，系安福健將，曾在浙江組織安福分部，顏其名曰澄廬，助二百万。袁榮燮山東教育廳長，助款八十万。共計以上十人，約助款五六千万，均交小徐經手。又朱深亦助五百萬元云。以上十一人，乃此次戰事之導火綫，應請當局嚴密拿辦，以快人心，而正國法。無任盼禱。北京各界代表公啟。”

按照拿获罪魁之賞格

自通緝令下后，由王怀庆司令会同殷总监发出布告，于外城十三門开放时，行人准进不准出，以防罪魁之逃出法网。王怀庆氏对于追緝安福派禍首，逃入使館区域問題，曾向外交团提出交涉。故聞外交团首席法使卜貝氏，即向各国公使发送通知，警署并将禍首十人及其他重要人物之照相，发交軍警，按照捉拿。王怀庆并派高等便衣偵探五十二名，分布于外城十三門，专負偵察安福禍首蹤跡之重責。通交民巷之街道，俱命重兵把守，防安福党人逃入。来往汽車，俱被停止搜查，外人之汽車亦然。政府又县賞十三万七千元（拿获十人賞格），以示鼓励。

搜索罪魁財產之数目

奉軍会同翼兵及警察等，搜索各要人之住宅。聞搜索之結果，所得动产与不动产之数目，估計如下：徐树錚动产一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余万。曾毓雋动产三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万。丁士源动产一百五十余万，不动产八十余万。朱深动产五百余万，不动产无。李思浩动产八百余万，不动产二百余万。吳炳湘动产二百余万，不动产四百余万。內中所謂动产者，指現金及鈔票而言。所謂不动产，系指股票及房屋而言。据某政客云：直奉首領对于段氏，本欲从严懲办。嗣經靳翼青在津竭力代段求情，始得曹張允許。倘将来段氏再有軌外举动，則完全由靳担負責任。至于将段送往湯山監視一层，已由东海从中說情，亦可望取消矣。

查抄禍首之种种情形

一、南苑航空处，由奉軍接管。尚有存款万元，系张恰汽車整備金，由某軍代为保管。

二、梁鴻志之家宅，第二次搜捕，收去箱子两只，及妾一人。本拟送警厅待质。警厅以罪人不孥，在西安館覓一小房子，派警看护。

三、陸軍部軍械司长翁之麟，已避津，其副官胡某，为承购意国

軍械之来头人，故翁氏亦連累。

四、李思浩在交民巷賃一房，每月八十元。派人求某代謀开脫。某答无法办理。

五、陸軍部次长罗开榜宅，奉密令監視。至陈文运之家宅，亦查封。傅良佐之京寓，亦有人为之守卫。

六、吴炳湘前晚乘汽車逃入交民巷时被捕，旋奉總統之命释放。

七、朱深曾上自首呈文。据公府某要人云，此項呈文，經东海披覽后，未加可否，亦未批示。仅謂禍首案既由高等司法机关負責訊办，日后必有結果。

八、參議員秦望瀾甘籍，主战最力，职居參贊。及段軍事敗，伊反門悬日旗，借資保护。聞亦被某軍将其下斜街住宅查抄。

寄藏罪魁財產之要犯

天津方面續行提出安福系要犯十三人，內有边业銀行行长胡筠一名。查胡前本为錢店小伙，据聞徐树錚頻年所活动之款項，均由胡氏向交行中一手筹挪。交行股东群起反对，胡不安于位，遂慫恿小徐另开边业銀行。此次战争发生，边业銀行存款，由胡氏提用殆尽。迄战事平息，方与曹陆相商，向中华汇业銀行設法挪补，冀掩各股东之耳目。惟各股东已将胡之罪状，向曹、张两使及各省区代表請願，而交行股东亦将开会，开除胡名，以全信用。且此罪魁財產，由胡經手寄藏者极多，均为天津方面查出。故亦列于要犯名单。胡不数年間，其鎮江原籍之产业，已不下百余万矣。

朱深老母之磕头求恕

朱深之家，住居永清县，与交战綫，相去不远。直軍胜后，即直入其家，共搜得田契七十余紙，房产之契亦十余紙，連鈔票等物，共值三十余万。正在搜查之时，忽有七十余岁之老嫗，顛顛巍巍而跪于軍官之前曰：“这些家产，尙是先太爷在某关上三四年掙下来的，不是儿子从安福党里搜来的。請將軍原恕。”軍官笑而应之曰：“不管是什么来的，总是民膏民脂，應該充公的，不該是朱家的。”老嫗犹磕头索还

不已。

姚震探妾之割須化装

姚震亦为安福要人之一，故使其侄立賈重金，賄买鬍匪，扰乱东三省，以牵制奉軍。自此案破后，姚既知罪魁之不能倖免，又因其姪步瀛之供已为指使，两罪并发，生命不保。早于边軍敗績之日，匿于某道观中（姚于某道士为把子兄弟，此道士亦与安福派有紧要之关系者）。被捕之日，因其妾驟患虎列拉，家人报信至观，姚不得不回家一走。因恐人之認識，将須割去，扮一卖菜傭之状。叩門未入，而暗偵即环伺于其前，以照片核对，虽割須改装，而神气仍一絲不走，遂被捕去。报載其逃入日本一商店者，或傳聞之誤也。

某使館为罪魁之逋逃藪

徐树錚逃回北京私寓，聞知外面风声甚紧，直軍已提出惩办罪魁条件。旧日同党，早已各寻生路，如鳥兽散；寓中奴仆，亦已逃走一空。景象萧条，不堪寓目。寻思私寓必难存身，乃将家眷移居东交民巷，欲藉外人势力以为庇护。孰意英美各使开会集議，不认此次罪魁为政治犯，下令驅逐，不准容留。树錚不得已，往求某使，恳其收留。某国本与树錚訂有卖国条約，見其穷而来归，遂任其藏身使館，允为保护。各罪魁亦皆大出保险金，託庇于某使宇下，而某使館遂为逋逃藪矣。

直皖戰爭文牘

賴群力輯

編者按：這一批資料，系輯錄原文電編成。凡北京幾位同志搜集到的，均注明原件情況；其中未注明者，均為南京幾位同志所收輯的資料。編排順序，以時間先後為主。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一、吳佩孚撤兵北歸 張敬堯退出湖南

張敬堯真電 1920年5月11日

千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陸兩部鈞鑒：

治密。頃讀院部佳電，謹悉。三師撤防事，已蒙飛電曹經略使阻止。具仰中央維持湘省，注重防務之至意。惟敬堯近日默察三師情形，退防之舉，其勢已不可遏。所屬之第二混成旅，日內已經開動，擬駐株州易家灣，逼近省垣。且前令兩次提議北旋，地方驚疑，謠譏紛起。因之商務、金融兩均停滯，市面暗中虧損，已屬不貲。今若再令強勉留防，則第三次之要求，勢必接續而至。不但中央威信不能穩固，即湘省地方之損失亦所不堪。以堯愚見，今該師長既以撤防來湘要挾，莫若趁此解決，使其撤退。如中央因財政困難，恐明令一頒，該師復以所欠軍費餉項為詞，故意留難，發生別故。則請暫不發表明令，但令堯酌量情形，暗為接下，俾其北旋，看其再有何說。蓋該師長此時自恃過高，幾有天下無敵，靡伊不能解決大局之概。故堯以為與其留防終為搗亂之媒介，不若趁此解決也。務懇鈞座毅力主持，當機立斷。至接防大致辦法，昨于蒸電上呈，諒承鈞鑒。是因省垣較為重要，又為該師歸路之所必經，勢不能將所有兵力統移前方防地，以期兼顧。故先以小部接防，俟該師退守〔走〕，再就所有兵力，統籌湘省全局酌量分布。惟湘省此時子彈極形缺乏，且應從速補充。務懇由部立予撥給，或准如蒸電

所請，電示漢廠就近請領，以資補充。是所盼禱，貯候示復。張敬堯叩。眞印。

張敬堯彙電 1920年5月17日

段督辦夫子鈞鑒：

治密。銑電敬悉。吳師長佩孚此次自行定期撤防，全軍北返，堯接其兩次佳電之後，比即據實轉陳鈞核，並將拟定就近派兵接防祁陽、安仁，及派暫編第一師師長吳新田為前方總司令官，暨由省派兵接防衡陽各情，詳晰電請訓示。蓋堯之本意，實欲盡其力所能及，以固湘防而維大局，仰抒中央南顧之忱。詎頃據派赴衡陽之參謀溫其蔭、參議孫宗堯交到吳師長來函并清折另單各一件，實有令堯萬難辦到者。其清折原文曰：

“直軍撤防後，維持防務之規定：

甲、防線：一，停戰以來，雙方防線迭經變遷。直軍現駐黃陽司、祁陽城、漂江鋪、松柏、耒陽城、安仁城一帶之線；湘軍現駐大忠橋、肖村、黃家渡、灝江、龍海塘、彭蠡村一帶之線；張軍接防後，應仍照舊遵守。二，由祁陽城起，至松柏一帶之河道，為直湘兩軍公共河道；常寧、永興間之小水鋪一帶，常寧、冷水灘間之白水市一帶，均為湘軍原來交通路線。張軍接防後，應仍照直軍在時規定，雙方各不得阻碍。

乙、交通：一，凡往來行人，持有湘軍或張軍護照及公文者，一律通行。二，電報郵件，彼此通行無阻。說明：從前湘軍、直軍無論任何方面，除軍隊須預先通知方可運動外，如私人行動，有湘軍或直軍護照，無論在何方面行動，均無留難。明密電報及郵件，亦概常通行無阻。此後張軍接防，應遵原有規定辦理。

丙、糧秣材料：凡有湘軍護照及公文採購糧秣材料于衡陽、衡山區域，一律通行。亦有時以直軍護照至湘潭採購者。說明：湘南各地軍民應用之糧秣材料悉購自衡陽以下各處。湘、直軍主和以來，凡所需皆購諸上述各處，由直軍擔任保護。有時舟船困難，并由直軍代僱船只，或竟代運者。無論軍民因採購上述物品，携有現款或通行紙幣，載明護照，悉由直軍保護，從無遺誤。此後張軍應遵照直軍原有辦法，負責保護，不加留難。

丁、金融：張軍對於湘軍金融機關，負完全保護之責。說明：湘軍自湘南銀行倒閉之後，民間所受損失極大。若不設法維持金融，小民凡不能為生活。所以永州湖南銀行設兌換處于衡州馬嘶巷，以資民間周轉，實有

苦衷。直軍因湖南銀行確有設立之必要，故極力保護，以和人民。此後張軍對於該銀行亦應負完全保護之責，決不使民受意外之損失。

戊、居民：凡在張軍防線內與湘軍有關係之學生或居民，統歸張軍負保護之責。說明：凡在直軍防線之學生及居民與湘軍有關係者，直軍前皆保護。此後張軍仍得極力保護，不得騷擾及加害等情。

己、經濟：一，常寧全數田賦，及來安等縣田賦之一半，自停戰後，即歸湘軍征收。此次張軍接防，自應照舊。二，湘軍因經濟缺乏時，有時函請直軍發給護照，特派專員在直軍防線內向民間借貸。此次張軍接防，亦應留此余地。

其另單原文曰：

“請將祁陽、耒陽、安仁三縣全境劃歸湘軍管轄。另單說明，湘軍自與直軍攜手言和以來，即困守一隅，以待和議成功。不幸和議延至兩年之久，尚無解決希望。其間雖承直軍友誼的補助，在在予以便利。無如人數既眾，地面狹窄，若非直軍之優遇及堅忍自守之精神，几不能暫守原線。現時局混沌如故，軍食維艱，及地方匪患堪虞，有不可不變通者。在祁陽、耒陽、安仁三縣，困于湘直軍者已兩年之久，人民免于匪者即不免于飢荒。地方之行政，難于遍及。擾民之匪禍，易于藏逃。湘、直軍長官早有救民之意，而又以移動軍隊困難，屢次設法，屢次停止。此次直軍撤防，張軍接防，正可將耒陽、祁陽、安仁三縣全交湘軍管轄，以示和平誠意”等語。

而吳師長來函，則屬於清折辦法，請仍繼續施行，永遠有效。而于湘軍代表要求將祁陽、耒陽、安仁三縣劃歸湘軍一節，則屬堯稍為退讓，借聯感情。并催堯初擬派為前方總司令官之吳師長新田迅速來衡，以便主持一切，將所擬辦法，雙方簽字，以資信守等語。

查南北自停戰以來，彼此相約，各守原防，不相侵犯。今湘軍忽于直軍撤防之際，私相授受，且要求將祁陽、耒陽、安仁三縣歸彼管轄。吳師長久處前方，豈不知三縣屬人，則衡陽三面受敵，萬難扼守。乃前日佳電，既有衡陽化為中立地之言，隱隱將三縣讓與湘軍之表示。今則居然為之代求，并屬堯稍為退讓，并有清折所開之種種利敵條件。堯若依從，是讓地，非接防也。揆之院部銑電，敦命商接之意，將置中央威嚴于何地耶。堯若遵吳師長之命，派兵前往，兵少則無濟于事，兵多則恐因誤會而生衝突，甚且激成爭端。反復思維，惟有將初擬接防各辦法，暫行中止。俟吳師長撤退，全軍整隊北旋之後，如果湘軍乘虛

侵入我方划定防綫，堯則一面呈請師門堅毅主持，一面即凭借中央之威灵，竭尽心力，誓必扫除，决不畏难苟安，拱手以受人欺侮。是即敬堯捐糜頂踵报国之秋也。現察吳师长此次撤防意見，似有預定計劃，且坚决而难商量。堯为事势所迫，不得不暫取鎮靜，再定相当防卫。儻中央筹有周密至計，能令吳师长拒絕湘軍之无理要求，与堯和衷共济，保全湘南原防，岂惟堯之私幸，大局实利賴之。期迫事急，危险堪虞，究因如何消弭救济之处，伏乞迅速裁夺，飞电示遵。迫切陈詞，无任叩恳。学生张敬堯叩。篠印。

张敬堯快邮代电^① 1920年5月30日

〔銜略〕此次駐衡吳將軍佩孚撤師北旋，誠恐我軍接防发生冲突，危及大局。与南軍訂立信約六条，当由敬堯加以說明，概予承諾，倘有違反此約者，即为破坏和平之罪人。用敢公布，敬乞明察。

直軍撤防后，张湘兩軍維持防务之規定条項：

甲、防綫：一，停战以来，双方防綫迭經变迁，直軍現駐黃陽司、祁陽城、溁江舖、松柏、耒陽城、安仁城一帶之綫；湘軍現駐大忠橋、淝江、龍海塘一帶之綫；張軍接防后，余須照旧遵守。二，由祁陽城起至松柏一帶之河道，为直湘兩軍公共河道；但湘軍輸送，須先电知駐衡司令認可。常寧永興間之小水舖一帶，常寧冷水灘間之白水市、肖村、黃家渡一帶均为湘軍原来交通綫；但肖村、黃家渡、白水市等处双方得駐兵。安仁方面，彭蠡村为湘軍征收地，双方不得駐兵；張軍接防后应仍照直軍在时規定，双方各不得阻碍。常寧方面，湘軍不得逾半壁街之綫，免生誤会。

說明：查湘省國軍所屬地方，虽归敬堯管轄，然皆經略使之勢力範圍。前奉經略使令，謂他項條款尚可通融，惟防地分寸不能輕讓。是此次所訂防地，自当遵守經略宗旨，以重責成。謹查前年停战，我兄与南方所訂条約，地图差异頗多。有本系兩軍中立地点，或本为我軍防綫，而現划归南軍者。有自我軍防綫起后退五六十里或三四十里，而將原有地域划让南軍者。凡此各点，論理均难承认。惟重以吾兄之命，撤防在即，南北双方系因政見爭執，亦非別

① 原为毛边紙石印十叶。电碼为石印，譯文用墨写。系用快信寄边防軍第三師師長陳郁臣者。郵戳長沙發信为六月三日，北京收到为六日。上款为北京大總統及各省各師旅。

有私願，將來大局解決，皆係國家領土，為此時為尊重調人起見，亦不欲過事吹求。所有此次規定防綫與前約不符被占地方，均可暫不計較，准予承認。但貴軍撤後，敵軍接管防務時，倘認為事實上有必要，得由吳總司令新田、譚總司令組安再行直接商酌，以期雙方有利無害。

乙、交通：一、凡往來行人持有湘軍或張軍護照及公文者一律通行；二、電信郵件彼此通行無阻。

說明：從此前湘軍直軍無論任何方面，除軍隊須預先通知認可方可運動外，如私人行動，有湘軍或直軍護照，無論在何方面行動均無留難。明密電報及郵件，亦照常通行無阻，此後張軍接防應遵原有規定辦理。

說明：兩項係為後方便利自可照辦。

丙、糧秣材料：凡有湘軍護照及公文採購糧秣材料，于衡陽、衡山區域一律通行，亦有時以直軍護照至湘潭採購者。

說明：湘南各地軍民應用之糧秣材料，悉購自衡陽以下各處，湘直軍主和以來，凡所需皆購諸上述各處，由直軍擔任保護，有時舟車困難，并由直軍代僱船隻或充代運者，無論軍民因採購上述物，亦携有現款或通行紙幣，一經載明護照，悉由直軍保護，從無遺誤。此後張軍應遵照直軍原有辦法負責保護，不加留難。

說明：糧秣材料為軍民日用所必需，曩日郴州紳民以民食不敷，曾由敬堯以倉谷兩萬石接濟賑撫，倘彼此先行知會，自當照准。

丁、金融：張軍對於湘軍金融機關負完全保護之責。

說明：湘省自湖南銀行倒閉後，民間所受損失極大，若不設法維持金融，小民不能生活，所以□州湖南銀行設兌換處於衡州馬斯巷，以資民間周轉，實有苦衷。直軍因湖南銀行確有設立之必要，故極力保護，以利人民。此後張軍對於該銀行應負完全保護之責，決不使民間受意外之損失。

說明：查湘省金融紊亂，全由于湖南銀行濫發紙幣，毫不準備現金，軍民感受疾苦莫此為甚。現在國軍所屬地面，所有湖南銀行之惡弊，已被敬堯設法收盡，市面使用全系現金，實為軍民兩便。衡州為我軍管轄之地，准其設立兌換處，全系格外通融。敬堯為維持彼方金融起見，對於該兌換處雖可力加保護，但須申明兩事：一、該兌換處須冠以永州湖南銀行駐衡兌換處，以免牽動全省金融；二、該兌換處須有切實準備，隨時皆可兌現。

戊、居民：凡在張軍防綫內湘軍有家屬之學生或居民，統歸張軍負保護之責。

說明：凡在直軍防綫內之學生及居民與湘軍有關係者，直軍前皆保護，此後張軍仍當極力保護不得騷擾及加害等情。

說明：保護居民係敬堯當然之責，現在南軍任有職務之家屬及學生亦有在敬堯權力之下者從未加以妨害，但盼其無扰乱治安之行為，則保護之責當然完全擔任。此系說明“不得騷擾”句內擬改為“不得无故騷擾”，以臻完密。

己、經濟：一、常寧全數田賦及耒安田賦之一半，自停戰后即歸湘軍征收，此次張軍接防，自應照舊；二、湘軍因經濟缺乏，有時函請直軍發給護照，特派專員在直軍防綫內向民間借貸，此次張軍接防亦應留此余地。

說明：查田賦征收，自當以彼此軍隊所駐地點為限，常寧一縣南屬湘軍範圍，所屬我軍範圍，悉數任其行動，實為過分。但南軍餉項支絀，生活維艱，敬堯素所深悉，茲為格外體恤，准其一律收用，但對於水口山之維持保護，當劃歸為我軍之全權，緣該礦為省垣礦務總局之產業，數年以來，維持經理煞費苦心，現在松柏新廠正在積極進行，倘不于此項條款內證明，則對於招股、興工均有妨礙，務望特別申明。至於貸借一層，若系私人名義，敬堯僅可不問，倘以公家出名，向民間索取，則與征收何異。故借貸上須冠以私人字樣。

附記：

一、此項條件系吳師長與接防吳司令芑蓀、湘軍代表肖弼臣暨衡陽趙鎮守使、胡道尹公同議定。

二、如有不合宜之處，應由駐衡司令與湘軍譚總司令隨時接洽修正。

三、因直軍撤防在即，未候本署修正之電到衡，即于本月二十三日午八時簽字。其有不合宜者，惟有俟直軍撤退後再與譚總司令交涉。

四、我軍駐衡吳司令署名簽押，湘軍由肖代表譚總司令署簽。

五、吳師長以介紹人名義附簽，趙鎮守使、胡道尹以中見人名義署簽。 張敬堯。卅印。

張敬堯東電^① 1920年6月2日

萬萬萬火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陸軍部、參謀部、段警備總司令、吳總司令、徐籌邊使，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漢口吳將軍子玉，張家口、承德、歸化各都統，上海王總代表、唐總代表、南北各分代表、孫中山先生、伍秩庸先生、孫伯蘭先生，廣東岑雲階先生，南寧陸武鳴先生，雲南唐督軍，貴陽劉督軍，各省督軍、省長、各護軍使、各鎮守使，海軍各總司

① 原為電報紙六頁。長沙六月一日發，北京二日收到。

令并轉林葆懌先生，各司令、各師旅長鈞鑒：

南軍違約開衅，破壞和平，經將詳情通電陳明，諒達台覽。本月卅日據湘西馮鎮守使玉祥電稱：“頃據最確密探報告，辰洪方面南軍現已準備作戰。該處隊伍俱改換標章并戰時之符號。譚延闓在郴州數開軍事會議，為進攻湘西計劃。俟滇軍隊伍全數入湘，譚即西進，直搗常桃。”

卅一日，先後據醴陵張師長宗昌電稱：“頃據潘旅長卅電稱，南軍已下進攻安仁之令，並將占據草市，以直趨衡山。而茶陵亦同時告急。安仁方面南軍兵力多我三倍，并謹遵遇敵勿戰之諭，擬退守淥田”等語。

同日，據新化劉旅長振玉卅電稱：“南軍于新防接近各地點增加軍隊，業于艷電詳陳在案。本日午後接到東坪郭團長報告，敵人密為布置，逼近情形日緊一日，在三五日內定有戰事發生”等語。

就以上各電觀察，南軍蓄謀圖湘，借以扰乱和局，確有預定計劃。其對待我方詰問，始而借口土匪，繼而置諸不理；乘三師撤防無備，分途進攻湘南，而湘東、湘西同時告警。其違背信約，破壞和平，事實昭著，无可掩飾。將來糜爛地方，危及大局，敬堯決不認咎。除分飭各路防隊相機堵禦外，謹將南軍違約侵犯情形通電陳明，俾知三路戰衅皆自南軍。庶明是非，而伸公論。張敬堯叩。東印。

張敬堯江電 1920年6月3日

億兆急。北京后鐵廠楊處長季璠弟鑒：

豫密。昨奉院參陸部東電，詢問湘省前後軍情。兄若逕電中央，誠恐牽涉某方，破壞大局。用將長電直達台端。文曰：

參陸部東電奉悉。三師駐衡兩載，宗旨屢變。始則擁護中央，繼則主持和議，最近于粵列席于政務會議，決定自行撤防，不待中央命令。敬堯為顧全中央威信起見，代為呈請。關於此時接防之準備，預為籌劃，頗費苦心。倘以重兵接防，則該師經過長沙，省垣即有絕大危險。敬堯一身雖不足惜，其如數萬國軍同陷前方之生命何。再則留其一部分駐祁陽、耒陽、安仁，敬堯僅接衡陽之防，則與南軍增加實力，亦非

良策。情出无奈，惟有听其全师退出，为孤注之一擲。三师吴师长又复代为筹划，与西南代表訂立信約六条，并代为签字，且派員囑令接防勿带多兵，免致发生誤会。敬堯謹遵照办。詎意我軍未入防地，南軍即接防于三师之手，要击我軍于途中。衡阳則簽約之次日，南軍距城仅三四十里，半夜襲击我軍。且于各防地內預設暗杀队，差幸敬堯于各处接防軍官均有密令，遇伙遇敌，均令退出防地，再行据約詰問。是以軍隊虽有損失，不至大伤元气。分途退却，彼遂节节进攻。此接防时之实在情形也。

再，就接防前在湘主軍客軍之兵力，与駐紮地点言之：一，宝庆方面，系田树勛所駐，其兵力由第七师抽調两团，补充新兵两团，暫編为湖南第一师，以便統率。然新操练未久，实力仅第三团可用。二，新化方面，駐紮补充步兵两团，东坪駐紮一团，以为宝庆右側之掩护。三，永丰方面，駐湖南暫編第一师步兵之一团，以掩护宝庆后方之連絡。但田师新兵操练未久，指揮頗形困难。四，衡州方面，原由第七师駐紮攸县之第二十五团移赴衡州。最后以敌人进逼，先派新兵一营駐防。現正由省集結新旧各兵，編組三支队前往赴接。惟由长往衡，河水逆流，应援迟緩。兼之在湘小輪，均被三师撤防时带往汉口，迄今仍未放回。五，第十一师分駐浏阳、湘阴、益阳、宁乡、安仁、汉寿等县，軍防移动，土匪即行四起。且一时緩不济急，移动非款不可。諸多碍难，实难尽述。六，省防与株州及湘潭諸重点亦各駐兵一团，以資鎮摄。七，安武軍五营，現駐湘乡一带，而陈統領在皖未回，調遣无人，主持頗难。八，攸、茶方面，系张师长宗昌担任防务，現时亦战斗甚烈，并請增援，势难抽調赴援。且該队系遵中央命令减六成八成不等，平均每营約二百八十人左右。

至若現时战斗之情况：一，攸县、茶陵方面，敌人約有兵力八千进攻，其势甚猛。二，衡阳方面，敌人約有一师。共以上人数，約在一万五千。三，永丰方面，敌人約三千。四，宝庆方面，敌人兵力約有二万五千以上。五，新化方面，敌人兵力約有四千余名。六，东坪方面，敌人兵力約有一千五百左右。七，桃源方面，敌人兵力一万三千余人。合計，敌人正式兵力約近六七万之譜。其余潜伏土匪甚多，到处扰乱。我軍作

战困难，固由兵力单薄，然受土匪牵制，亦一端也。

至湘西各方面经过及现在之战况：甲，衡阳方面。攻我衡阳之南军，系赵恒惕所部之两旅，旅长宋鹤庚、廖家栋，兵力约一万五千余人。自永兴由平公墟，取道廖田铺，经观音桥，直窥衡阳，并未经过耒阳。我军兵力既单，又无援助，遂退于麻林桥，力图恢复。乙，宝庆方面。进攻宝庆之南军，南路为江道区司令刘梦龙，率兵六营，进越花桥。副司令陈林戟，永属区司令谢国光，各统兵五营，屯我之白仓市附近之珠田唐渡口、廻龙市等处。西南路为张子余率兵七八营，进至两条。东南路为张振五率兵六营，伏我文明市。共计三万六千人。五月二十九日，陈林戟、谢国光向我军仓袭击。次日，刘梦龙亦由花桥向我五峰铺进逼，张振五亦向我弔井岭进攻。惟张子余兵力稍厚，包围梅子岭，我军现已退至长烟铺，数日均在激战中。丙，湘西方面。桃源虽无变况，而辰州南军已开两营至辰巳关，并遣小部队向我张家湾游击。其大部集中辰洪，查其兵力，田应韶约有五千人，张学济约有二千五百人，林德轩、胡璞亦各千余人。黔军向溱原有混成一旅，现已开到一团，约共五千五六百人。约共一万数千人等攻常桃之用。洪江吴剑学约二千余人，田镇藩、蔡巨猷约三千余，刘树懿、陈嘉祐、王小山亦各有千余人，约共八千余人，有分向武岗进发者，系与谭延闿一致行动，拟夹攻宝庆。

再则堯部节次避战及田树勋与张宗昌不能同时联络战斗之情况：甲，退出祁、耒、衡阳、衡山各处之情况。防务交替之先，祁、耒已暗伙南军。迨我接防部队到城，吴师官长力言南军不食盟言，且吴师长亦曾电保南军无他。乃吴师所部各处防地尚未接清，即一拥而下。其吴师朝退，南军夕来，我部因兵力过单，势难久驻。衡阳、衡山退出情况，亦复相同。乙，田树勋与张宗昌不能同时应援战斗之情况。衡山相距过远，道路亦复崎岖，敌逼衡阳，宝队赴援非三四日不能达其目的地。兼之，当时宝庆亦有发生战斗状情，图上战术，碍难施于实地。张宗昌所部不能应战，其势概略相同。总之，田、张两军距离较远，碍难互援，又加之防御线较宽。堯于是电令缩小防线。而斯时攸茶之队，绝无抄击衡山之能力。缘张师长宗昌现驻攸茶之队，兵力虽属两师，而

張旅長克瑤一旅系巡防隊，每營不過二百八十八人。目下攸茶方面，南軍計有一萬五千之多，業已進攻，正在激戰。時機迫切，屬電請援。自守尙虞不及，何有余力抄击衡山。夾攻一層，按目前湘東之情形，實難辦到。總之，敬堯奉命督湘，原有守土之責。凡計劃軍事，籌及守備，但意料所能及者，尙能防患未然。若夫事出情理之外，甘心破壞和平，扰乱大局，不顧國家，只知權利，則固防不勝防，為能力所不及。倘中央不下明令，不增援隊，敬堯只得就力所能及，縮小防綫，保全實力，圖報答于將來。

再湘南趙鎮守使自衡州退出後，只接該使一次報告，後不知信息。傳聞業已附和南軍，合併聲明等語。

希抄密摺面呈大總統。至囑至盼。張敬堯。江印。

奉批：密交院處。

王揖唐致北京政府稟電^① 1920年6月5日

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段督辦鈞鑒：各部院、警備總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京兆尹鑒：

頃准南方議和總代表唐君紹儀拍送西南各總裁宣言書一通，文曰：

“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眾兩院同時他徙，而廣州無國會。其殘余之眾，濫用名義，呼嘯儔侶，然豈能掩盡天下耳目？即使極其詐術與暴力所至，亦終不出于兩廣。而兩廣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沒。況雲南、貴州、四川，固隨靖國聯軍總副各司令為進止，閩南、湘南、湘西、鄂西、陝西各護法區域，亦守義而弗渝。以理以勢，皆明白如此。固知護法團體，決不因一二人之搆亂而渙散也。

慨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地點在廣州，遂為一、二人所把持，論戰則惟知擁兵通敵，論和則惟知讓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擅逞其欲，遂有所謂五條辦法者。護法宗旨，久已為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煙苗徧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飽驕兵悍將之欲。軍行所至，淫掠焚殺，鄉里為墟。非惟國法所不容，直人類所不齒。文等辱與同列，委曲周

^① 原為電報紙八叶。上海六月五日發，北京當日收到。經羅開榜、張志潭批閱。

旋，冀得一當，而終于忍无可忍，夫豈得已。惟既受國民付托之重，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茲已共同決議，移設軍府。紹儀當受任議和總代表之始，以人心厭亂，外患孔殷，為永久和平計，對北方提出和議八條，尤以宣布密約及聲明軍事協定自始無效為要義。今繼續任職，俟北方答復，相度進行。廷芳兼長外交、財政，去粵之際，所余關款，妥為管理，以充正當用度；其未收者，亦當妥為交涉。文、繼堯倡率將士，共濟艱難，苟有利于國家，惟力是視。謹共同宣言：

自今以後，西南護法各省區各軍，仍屬軍政府之共同組織；對於北方繼續言和，仍以上海為議和地點，由議和總代表準備開議。其廣州現在假托名義之機關，已自外於軍政府，其一切命令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之事，并抵押借款，概屬無效。所有西南鹽余及關余各款，均應交于本軍政府。在軍政府移設未完備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議和總代表分別接洽辦理。希北方接受此宣言後，瞭然于西南公意所在，廢續和議。庶幾國難救平，大局早日解決，文等不勝厚望。惟我國人及友邦共鑒之。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等語。

詳釋宣言主旨，對於繼續謀和暨準備開議各節，均已明確表示。并准唐總代表公函，聲明此項宣言：“系于本月二日與孫君文、伍君廷芳及唐君繼堯代表李烈鈞會議共同發表，請即查照辦理”等因。揖唐職在敦槃，自應及時商洽，現已準備一切，以便尅期開議，借資解決。除已另文函復唐總代表，并俟開議定期再行續報外，特電馳陳，敬希垂鑒。王揖唐。篆印。

張敬堯青電 1920年6月9日

大總統、國務院、各部院、督辦、警備總司令、吳總司令、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庫倫徐籌邊使、各區督統、各省督軍、省長、各總司令、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鈞鑒：

本日接閱西南四總裁宣言書一通，蓋目擊時局之螭蟾，生民之塗炭，非大局早謀解決，國家將立就危亡，渴望和平之心，昭然若揭。亂急思治，人有同情。敬堯愛國之心，夫豈甘居人後。湘省為南北門戶，適當雙方對峙之交。一自界約劃分，即謹守要盟，從未輕越雷池一步。

蓋信約不可背，而當此外侮頻仍，國本飄搖之會，內訌尤不可開也。乃譚延闓野心不死，久蓄陰謀，運械增兵，已非一日。當直軍三師將撤未撤之際，首先以割讓耒、祁、安三縣為嘗試之先聲。堯心知其然，頗不願因此齟齬，破壞將成之和局，當由吳將軍居間，為雙方防務之規定，作一度界約之聲明，以為息事寧人，從此各不相犯。乃吳師朝發，而譚軍夕來，簽約未干，無端反訐。占我衡陽、衡山而猶未饜其慾，復占我寶慶、永豐、新化。今又萌暗襲湘西之志，甘為戎首，遺禍多邦。和議甫露一綫之曙光，乃有意作臨時之搗亂。就兵力而論，何難與之一決雌雄。況釁自彼開，曲不在我，聲罪致討，亦可求諒于國人。徒以全國久望和平，一旦與之作無意識之爭，亦自覺太不解事。是以节节退讓，上以保我中央之威信，下以示堯不欲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曲直是非，自有公論。兵連禍結，俾擾何為。無如堯則委曲以求全，彼則得寸而進尺，有意扰乱大局，破壞和平，徒以個人權利之私圖，甘作全國人民之公敵。茲上海和議，方幸準備廢續重開，而南軍違約開釁之情形又如此。用特將經過事實及敬堯隱忍退讓之衷，重行通電歷陳，俾邦人君子得明是非而一為評判，則敬堯之幸也。張敬堯叩。青。

張敬堯真電 1920年6月11日

万万万飞飞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陸辦公處鈞鑒：

統密。連日戰況及蒸電，諒荷鈞察。本日情形，益形危急。湘潭業已不守，省城旦夕可危。查此次戰事，主客各軍名雖數萬，而應敵者僅敬堯所部。自寶慶、新化、永豐、衡陽、衡山、湘鄉、湘潭相繼失陷，我之精銳沿途被害者不計其數。雖客軍如林，皆無斗志，任意后退，其理不明。初則安武軍由永豐退至湘鄉、湘潭矣。十一師由寧鄉不戰退至湘陰矣。本日湘潭廿師之一部，抵抗未久，則又退至易家灣矣。似此遇敵即退，堯以孤軍四面受敵，其何能支。念自戰衅初開，西南已認為局部之戰，中央亦認為局部之戰，無怪客軍皆視為敬堯一人之私戰，不肯出力；目擊敬堯之兵死傷盈野，棄尸山積，胥不足動人毫末忠憤之心。若再驅之使戰，敵以全力，我以一部，敵以全勝之師分進合擊，我則毫無策應之；是猶以犬羊而當虎狼，惟有見其同歸于盡而已。于湘無益，

于大局奚补。再四思維，南軍所以认为局部之战，中央所以认为局部之战，客軍所以观望，吳軍所以撤防，皆无非为一督軍。敬堯无状，待罪两年，不能撫綏地方，輯和将士，致有此失。故阳、蒸两电，有另簡督軍之請。亦无非为仰承大总统爱护和平，不使战禍延长，生灵涂炭之意。务乞大总统迅予照准，并請派員將敬堯所部軍隊接收，从此解甲归田，借資休息，徐图报效。在中央未派員接收以前，堯請暫以前敌总司令名义，躬率所部，暫回原駐防地整頓，再候后命，以期恢复。至其中黑幕情形，此时无暇致辯，姑俟归罪中央时，再行面陈。临电迫切，立候示遵。张敬堯叩。眞印。

张宗昌致北京政府蒸电^①

极特飞火急。北京国务院參陆办公处、參謀部、陸軍部鈞鑒：

同密。佳、蒸各电計均邀察。确查泗汾之敌，系李仙麟、罗先闢、何健等所部陸續加入火綫，計共十八营，猛扑我軍，至为激烈。經第一師賈旅长振国、褚团长玉璞率队奋击，并令潘旅长鴻鈞所部加入本軍左翼，张旅长克瑤所部加入本軍右翼，鏖战至十五六小时之久，敌势仍未稍衰。本日拂晓我軍悉力攻击，連次冲鋒，各官兵勇不顾身。战至上午八时，敌力漸形不支，始向黃土岭一带紛紛潰散，其情状已狼借不堪。計夺获步枪二百数十支，斃敌二百余名，追击三四十里，生擒其連长宋化中一名，俟訊明就地法办。第一師伤亡官长目兵亦四五十名。所有战斗軍情，容当另电續陈。除電請張湘督迅飭株州正面各軍隊乘势进攻衡山，本路亦可协同动作，驅敌出境，俾我右側不至悉被暴露外，謹將泗汾大致战况先行馳报，用备察核。

再，此次李仙麟等乘湘西南屡胜之后，猛力来攻，其势甚銳，几于不可遏抑。既經我軍一战破之，敌力实亦大挫。因由将士用命，克奏肤功。而后方联络灵便，接济无匱，要亦制胜一大原因。合併附陈。张宗昌叩。蒸酉印。

^① 原为国务院电报纸四叶。醴陵六月十一日发，北京当日收到。經陆錦批閱。

张敬尧文电 1920年6月12日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陆处鈞鉴：

統密。两真电計达鈞督。現各部軍隊业已集合，即行退出长沙，暫至岳州候命。謹电上聞。张敬尧叩。文印。

张宗昌致北京政府元辰电^① 1920年6月13日

〔銜略〕^②同密。真酉电馳呈后，即經妥筹移住办法。一面分令所属严定原陣地，并派第一师第三团即時出发，向辰口神福港一带相机出击，借为株洲声援。一面仍冀长沙恢复有方。不意湘潭既失，株軍亦退，省垣电报铁路概归阻絕，探聞已于下午八时不守。本路虽有泗汾之捷，至是为势已孤，实入三面受敌之境。此时只有以遏敌东扰为要著。經飭各軍隊于文早六时，由泗汾前綫开始运动，至今早完全移入萍醴交界之区。即以潘旅长鴻鈞所部承守耒关、登官一带，张旅长克瑤所部分駐老关后方之湘东鎮、峡山口一带，第一师各旅团則分駐萍城附近，計老关、登官等处。湘东鎮、峡山口与老关及萍城前后亦各二三十里，距醴城二十余里，节节設防，当无疏虞。所有輜重枪械等項，均无絲毫損失，紀律亦口称整齐。宗昌沿途布置，夤夜十二时許始抵萍城。旋奉鈞院部文电，荷蒙指示机宜，自当随时与陈督、方使会同办理。惟念泗汾一战之后，正拟分編三支队，由宗昌率同进勦，扫尽逆氛。何图轉瞬之間，湘局已不可收拾。在宗昌身总师干，固属視為大憾，引为奇辱。即全路官佐士卒，亦无不憤慨同深，願聞后命。伏望我大总统与我总理、总长迅筹討逆平湘之策，宗昌謹当激励所部，听候驅策，不胜盼切。张宗昌叩。元辰印。

① 原电报纸五叶。萍乡六月十三日发，北京十四日收到。經罗开榜、张志潭批閱。

② 銜与《张宗昌致北京政府蒸电》略同。

二、直皖战争实况

督办边防事务处密令 第四十二号 1920年7月3日

据宪兵司令部密报：“吴佩孚由第三师各营挑选資深头目百余名，穿着便服，赴京畿一带煽惑军队”等語。除分行外，合亟密令該处，即便密飭严行查拿。如获其人，即以煽惑军队，宣布罪状，按律处置，切勿稍延輕纵。是为至要。此令。

督办段祺瑞

步軍統領衙門軍事科情报 1920年7月5日

七月四日，据报称：徐筹边使以吴佩孚干預内政，得寸进尺，大有非战不能之势。然战則出师无名，不战則势必瓦解，是以迭召所属旅团长會議，討論对待办法。議决数端：一、持鎮靜态度以避其鋒；二、暫取守势以待动静；三、密令駐洛阳西北軍两混成旅牵制吳軍；四、密电吳光新調队信阳，遙为声势；五、密令吳光新坚辞湘督，任南軍扰鄂侵贛以分其势；六、遇事請示段督办，以資服从而逸遣恨。故近来对于政潮絕不发言，不过暗令军队严为防范。

曹錕庚电 1920年7月8日

特急。北京大总统鈞鉴：

同密。頃据确报，边防軍第一师已下动员令，直趋保定。警訊传来，殊深駭异。該軍未奉命令，驟尔开拔，无端自由出发，示威压迫，儼如对敌行为。对于保定方面，意在开衅，究持何种理由。錕备位畿疆，应負捍卫地方之責。如該軍有軌外行动，宜速定对待方針。保境卫民，責无旁貸，惟有仰恳鈞座主持，迅示机宜，俾資应付事机。迫切飞电馳陈，伏候訓示遵行。曹錕叩。庚印。

段祺瑞声討直系齐电^① 1920年7月8日

巡閱使、督軍、省长、各都統、各护軍使、各鎮守使、各总司令、各师旅

^① 原为电报纸十二叶。七月十一北京发。

长、北京参众两院、各衙署、京兆尹、上海王总代表、各代表、各报館均鉴：

本日祺瑞具呈大总统文一件，文曰：

“呈为揭奸凶，呈明拏办，以整綱紀，而振人心事：

窃維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法制紀綱，人人所应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为群众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属，恪供尔职，以报国家倚畀之隆，而尽守法服官之責。若曹錕者，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归，尚无大过。适直隶督軍員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滿，寻与张勋歃血为盟，秘图复辟。討逆軍突起馬厂，声威甚盛，曹錕中懾，乃請附义軍。首鼠两端，論功已属可恥。事未几即定，而彼驟增兵三旅，并邀請上将头衔。比因湘战方亟，姑予报可，授以两湖宣撫使之任，兼第一路总司令，俾率众南征。詎彼徘徊汉上，拥兵不前。

继假吳佩孚轉战之力，获拔长岳。而曹錕不以为喜，反从而冒嫉之。政府拟任吳佩孚湖南督軍，曹錕則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將軍，而曹錕仍怏怏，时出怨言，謂政府将夺其所部。于是委师北旋，逍遙津保，嗾使吳佩孚叛变。一則要請經略四省，再則恳求增兵四旅，挟勢邀賞，不获不休。政府欲資其力，以将統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尽允其請，而卒未出保一步。

今大总统当选时，吳佩孚以曹錕部将仍敢妄肆詆謔，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东海先生’。未尝一尽敬上之礼，与入衡前行止頓异。电文具在，海內切齿。而曹錕不惟不加約束，反代辯解纵容，嗾使情节，已属显然。

吳佩孚駐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賄六十万元，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証据确凿，无可諱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吓詐金錢。盘据京汉、隴海各路，检查邮电，梗阻交通，搜检行人，碍及商旅。又監視巩县兵工厂，私留部械，扣阻陸軍部采购軍米，意令京軍絕食；截留发给江西之枪弹，意令贛軍陷敌。目无政府邻省，跋扈恣睢，而曹錕乃派兵橫出京奉、津浦各路，監視德县兵工厂，遙与为应。且令所属津保一带队伍，向京师修筑炮台，作长围之势。其胆大妄为，罪恶擢发难数。

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錕奸詐所蔽。自知湖南淪陷，无顏居湘鄂

川贛四省經略之名，乃更覬覦直魯豫晉四省巡閱之職。覬覦而不遽得，羞恨无可掩飾，則造妄黑白，攻击西北邊使，迫挾元首，違法出令，以洩驕蹇之氣。外蒙全境大逾內地數省，辛苦收回，未費國家一錢，較之喪失湘省，損兵棄械，害民禍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為國進賢，乃獨數數勾通陸榮廷，誘惑元首，屢請起用復辟罪魁之張勳，誠不知是何肺腸矣。

至其貪墨黷貨，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時國庫奇絀，強索軍費數百萬元，儲之洋行，預避抄檢。于私宅起造花園，窮極工巧，計費在數十萬元之鉅，而所部服裝餉需乃勒欠數月之久，不復補放。

現又派人四出煽惑軍隊，視北京儼如敵國。肆意設計，困絕京師糧食，圖激民變，不復顧念各國駐使及僑居商民。似此包藏禍心，貌為慧愚。始則凭借寵靈，擴張权势；終乃奮揚凶狡危害國家。其一切貪謀秘計均由其弟曹錕為之布划，亦難兄難弟也。

祺瑞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費盡苦心，我國國際地位始獲超遷。此后正當整飭紀綱，益固國基。何能听彼鼠輩任意敗壞法律，牽惹外交，希圖搖動邦本。謹用揭明罪狀，上請大總統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官職，交祺瑞拏辦，余眾概不株連。整飭紀綱，以振人心，而定國是，去腹心之患，則統一可翹足而待。兵隊現經整備，備齊即發。伏祈當機迅斷，立沛大號，與天下更始。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呈”等語。

謹錄坐台鑒，伏希教及。祺瑞。齊。

曹錕張作霖等聲討皖系文電^① 1920年7月12日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各部院、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報館鑒：

國家多故，險象環生。南北相持，綿歷歲月。盱衡時局，首當解釋糾紛，共謀國是。尤應先求內部之一致，以促和議之速成。庶幾一勞永逸，與國人休養生息。雅不願自相破裂，致啟危亡之禍。錕等分屬軍

^① 原電為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發。

人，忝膺疆寄，惟知固結團體，擁護中央。中央保其尊嚴，而後一切設施始能推行無阻。自安福部結黨營私，把持政柄，挾其國會多數之勢力，左右政局。而陰謀作用，輒與民意相反，實為禍國之媒，寢成輿論之敵。其尤影響國事者，政爭所及，牽動閣潮，以致中樞更迭不定，庶政末由進行。甚至黨派之後，武力為援，政治中心益形机阻。試察其行動之机，則發蹤而指使者，多系徐樹錚等所主持。恣睢專橫，事實昭然。元首明燭彼奸，于是下令開去徐樹錚等邊使之職，解其兵權，借紓黨禍。併因靳揆辭職，提出周少朴氏。方期從容組閣，以文治之精神，奠邦基于巩固。詎倏傳警耗，變出非常，合肥方面以段芝貴為總司令，派邊防軍直趨保定，昌言與直軍宣戰，并計定攻蘇、攻鄂、攻豫、攻贛，強迫元首下令討伐。近日元首已被其監視，言動均失其自由，假借弄權，惟出自一二奸人之手。此時政本已搖，發号施令，無非倒行逆施之舉。似此專橫謬妄實為全國之公敵。夫元首有任免官吏之權，乃因免一徐樹錚，彼竟敢遽行訴諸武力。以直軍而論，自湘南久戍，奉准撤防，無非借資休整，備國家御侮之用。既無軌外之行動，有何討伐之可言。詎合肥欲施其一網打盡之計，是以有觸即發。為徐樹錚之故，為安福部之故，乃不恤包圍元首，直接與錕等宣戰，總施攻擊。錕等素以和平為職志，對此衅起背牆，無術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馬厲兵，共伸義憤。紓元首之口和，拯大局于瀕危；掃彼奸氛，以靖國難。潮流激盪，綜至于斯。蒿目時艱，痛心曷極。我全國父老兄弟其共諒之。曹錕、張作霖、王占元、李純、陳光遠、趙倜、蔡成勛、馬福祥、王廷楨。文印。

段祺瑞討曹吳檄文^① 1920年7月13日

統率定國軍建威上將軍段為檄告事：

案查曹錕、吳佩孚、曹錕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業于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拿辦，罪惡確凿，誠屬死有余辜。九日奉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懲辦。令下之後，院部又迭電飭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寬

^① 原檄文一紙。蓋有“統率定國軍之關防”長方印。

予优容。該曹錕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投派兵北进，不遺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楊村，进窺张庄；更于两路之間，作擣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甸，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謀复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师为国根本重地，使館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逕占黄河岸南之李家庙，严修战备，拆桥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墜之惧。本上將軍束发从戎，与国同共休戚，为国家統兵大員，义难坐視。今先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編为定国軍，由祺瑞躬亲統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鋤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其余概不株連。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至为彼驅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来归，即概行录用。其擒斬曹錕等献之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遵此急难，必有屢及劍及兴起不遑者，祺瑞願从其后。檄到如律令。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三日

田中玉巧二电^① 1920年7月19日

南京李督軍篠日討伐通电，鈞处諒已聞知。茲复接李督軍銑电开：“据报称，寒日馬良率边防第二师及四十七旅一团已开赴平原一带，德县方面不久将发生战事等情。如果属实，則与吾公保境安民之旨相背。馬軍似此行动，弟处未便坐視。究竟确情如何，祈明以見教”等語。看此情形，苏軍将有不規則之举动，除加队韓庄以备防御外，請速电飭卢督軍、倪督軍、何护軍使赶为設法牵制，緩其北上，以免馬师攻德，又添南顾之忧。是否乞速示遵。田中玉。巧二印。

张勳号电^② 1920年7月20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鈞鉴：各院部、保定曹經略使、各巡閱使、各省督

① 原为电报纸二叶。上款“万万急北京□□□□□□□”未譯出，似为致北京政府者。济南七月十九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② 原电为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发。

軍省長、各省議會、各報館鈞鑒：

閱報載定國軍檄文內有：“曹錕等勾結張勳出京，重謀復辟”等語，不勝詫異。張勳自丁巳以還，杜門却掃，三載于茲，不聞外事。近日段氏稱兵，京師震動，室家迁徙，比戶皆然。勳既無在京安置之義，詎有私自出京之罪，所稱勾引，何據云然。至于已事，在勳感受旧恩，思圖報稱。博浪之錘，止于一击，古之君子，容尚不以為非。況在徐州會議之時，徐樹錚固嘗代表段氏列席贊成，眾目睽睽，事實可按。迨夫事舉，段氏忽持異議，雨復云翻，居心可見。勳則以于夙志為已償，于君恩為已報，成敗利鈍不以尤人。自后眾意所趨，更非一人所能拂。勳年邇七十，但得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賜，于願已足，尚復何求。檄文誣蔑，本無足辯，第恐遠近傳聞，惑于流口。特此電布，伏希鑒察。張勳。号印。

曲同丰通电 1920年7月

濟南馬師長、北京陳師長并轉边防軍全體軍官公鑒：

此次戰事之起，本為驅逐徐樹錚及安福部，名義正大，全國共表同情。同丰率隊南來，寧不知此。顧以段督辦嚴令驅迫，不得不為一時之服從。及至交戰以後，思及此次出師，實為徐樹錚及安福部所利用。現以良心之主張，決計停戰，俾國賊失所倚恃，以弭禍端。茲已將全部軍械交由四省經略使接管，所有官兵亦極蒙優待。從此大患既除，大局漸臻統一。我边防軍同胞，當各曉斯義，立與經略使取一致宗旨，誓掃奸宄，共申天討。除電知外，擬再派一二軍官面往接洽，以期傾陳鄙悃。尚祈鑒宥。曲同丰叩。印。

張作霖致北京政府電^① 1920年7月20日

國務院各部院、步軍統領、警察總監、曹經略使、王巡閱使、倪巡閱使、各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省議會、各教育會、各商務會、各報館均鑒：

^① 原為電報紙六叶。盛京七月二十日發，北京二十一日收到。

頃于廿日接奉院參陸部巧日电称：“近日迭接外交团警告，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亟关重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应即遵照，奉諭特达。巧印”等因，当經拍复一电，其文曰：

“大总统鈞鉴：国务院參謀本部陸軍部鉴：巧电敬悉。仰見我大总统尊重友邦，爱护民生之至意，欽佩莫名。窃查作霖前奉諭令入都，当即冒暑力疾，星夜到京，极力調停，嚙音瘖口，原为救国保民，宁人息事。不料毫无效果。不得已含泪回奉，别图挽救之方，乃都中忽有定国軍之宣布。作霖犹恐兵端一启，涂炭生灵，屡电曹使錕，飭令将士不可輕开兵衅。乃定国軍竟分三路大举南下进攻。又复遣姚步瀛等携款来奉，招队勾匪，意图扰害三省，牵制兵力。作霖忍无可忍，不得不兴师定乱。并声明出兵理由，系为拥戴元首，保卫商民；保护京奉铁路，以重条约；救援潼路奉軍，以資接济；毫无自私自利之念，純以救民救国为怀。皇天厚土，实所共鉴。自奉令后，复电前方将士停止前进。而彼軍各路进攻，不遺余力，使作霖失信于将士，事实具在，共見共聞。作霖本以国計民生为前提，又为尊重友邦之条约，但能戡定禍乱，岂願黷武穷兵。惟兴兵之道，岂可輕言。若无切实解决之方，未易服将士之心，遽行遏止。除再电令将士遵奉外，应請我大总统迅頒布明令，以服众望，而奠民生。不胜屏营待命之至。张作霖 印”等語。

謹录以聞，伏維公察。张作霖。印。

日本使館秘密會議的情報^① 1920年7月22日

本月廿一日，某使館秘密會議中，研究中国現狀及将来。分兩派而言，一复辟派，一共和派。复辟派八省为首，南方岑陆协助，张勳旧部相应。共和派某督为首，其亲信各督及南方孙、唐、伍、刘协助。目下

^① 此件系北洋政府總統府秘书长吳笈孙亲笔，緘寄步軍統領王怀庆亲启之情報抄件，原題《情報第百十一号》。事在直皖战争之后，由于英美支持的直系得胜，日本支持的皖系失敗，故日使館在战争结束后第三日，即开秘密會議，計劃新的陰謀。文中复辟派系指直系，所謂八省，即直、鄂、苏、贛、豫五省及东三省在保定組八省联盟。共和派系指皖系。 吳文奎注

形势則复辟派得优势,共和党必作无前之大乱,秩序之渾杂,不可胜言,到此之时,外人如不实行干涉,更无安静之时日。其时帝国作何样态度,能得优胜之地位,且预测将来,或中日之开仗,日美之开仗,恐或因此而起。然則帝国不得不为预备計,乘机进兵于有关系各地,以观形势之变迁,图进帝国之利益。进兵区域,定五区:第一区长江沿岸;第二区上海;第三区济南、青島;第四区山海关;第五区北京。

七月廿二日

广东省議會阻止边防軍移供內爭电 1920年7月23日

徐菊人先生、薩鼎銘先生、各部院、駐京各国公使、上海和会代表、广东軍政府岑总裁、各总裁、各部长、参众两院、云南唐总裁、南宁陆总裁、各省督軍、省长、省議會、教育会、商会、各报館公鉴:

世界趋势,傾向和平。中国現情,急謀統一。前聞边防軍有內調消息,本会重友邦之信义,痛內乱之发生,曾于蒸日通电阻止。查边防軍由日本供給軍械,并由日本兵官助其編练。日本曾有宣言,謂不用以对内。近日內部政爭,京畿变起,日公使及外务大臣复宣言严守中立。不料边防軍竟調遣入內,与直、奉軍隊交綏。且昨閱报章,皖軍有日本軍官加入,敗潰之时,被获三人。京奉路綫直軍炮队,为日本卫队司令拒却开离;而皖軍进占,未聞阻止。恶耗紛传,群情震駭。此次边防軍之对内举动,固属增长內患,妨害外交。而日本之干与行为,如果报載属实,即系违背宣言,有乖信义。日本与中国素称亲善,似不至有所偏袒,参加国内战争,使中国日陷危亡,侨民同蒙損害。惟是遐邇傳說,中外惊疑。本会以茲事关系中华治乱,初无南北之分,况惹起国际問題,更惕兵戎之禍。謹代表民意,越分陈詞,悬請主持公理,阻止边防軍移供內爭。并請駐京日使,力践迭次宣言,俾战禍不至延长,邦交益形輯睦,中国幸甚。广东省議會叩。漾。省署代。

照鈺等报告察綏停战密电 1920年7月24日

万急。北京大总统、参陆办公处、罗部长、王將軍鈞鉴:

同密。鈺等于午后二时抵张垣,与王都統、綏远楊总司令接洽

停战事宜。再四磋商，察綏方面，认为居庸关为重要門戶，誓必占領。方达保境安民之目的。刻下战机紧迫，刻不容緩，务請鈞座飞令駐紮居庸关西北軍，迅速退出，以免发生战端。再查西北軍情形，頗为和緩，行止当可遵中央命令。据王都統、楊司令声称，如該軍迅速退出居庸，决不进攻。熙鈺、罗泽璋、金紹曾敬夜叩发。印。

吳佩孚等处置皖系电^① 1920年7月23日

万急。北京王步軍統領鉴：

統密。陶參議重来奉台教敬悉，忻慰无已。段氏窃柄，視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为拥戴元首計，为保卫国家計，均非将奸党歼除不可。闕下称兵，岂初心所敢出。蝮蛇所嚙，断臂求生。隐衷苦情，大总统当能曲恕也。对于安福党办法，国人忿恨者欲食彼輩之肉。惟遇事株連，亦非与人为善之道。联军諸將士本国民要求之意，体元首豁达之量，盖拟六条請密陈我大总统乾綱独断，行使取权，使国民重覩天日，逆党永絕根株。則民国重光，百僚守度，皆出大总统之賜也。

一、边防督办官制取消，边防軍解散。

二、西北筹边使官制取消，西北軍解散。

三、段合肥安置湯山，候国民公决。

四、徐树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拏交法庭审办。

五、国会停会。

六、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及安福系議員追交証书，永褫公权。

以上六条，似无苛刻。其未尽之处，除由曹經略使通电联军各省征求意见，汇呈大总统核办外，謹密电奉陈，乞先密陈主座。若蒙采择施行，速降明令，使元兇不能遮逃，兵士立可释甲。鴻施所被，宁有既极。临电不胜惶悚战兢之至。鵠候回示，敬頌勋祺。直軍师旅长鎮守使吳佩孚、曹錕、赵玉珂、王承斌、閻相文、肖耀南、商德全、王用中、李荣殿、彭寿莘、董政国、张福来、周符麟、汪学謙

^① 原为电报纸五叶。琉璃河七月二十三日发，北京二十四日收到。

同叩。漾印。

刘鎮华勸电^① 1920年7月28日

〔銜略〕鎮华职分陝右，系出豫西，邙背山河，曾是釣游之所；洛阳钟鼓，睽切庐墓之怀。前以京保之間战云陡結，深恐风扇条支，患連桑梓，是以抽調所部，暫駐潼关。既思鎮懾萑苻，遙制乡邦之匪患；兼欲維持門戶，近安屬境之人心。業經通电奉陈，諒邀洞鉴。日昨巡行抵关，历接赵督軍来电，信阳、洛阳駐軍均已和平解决，乡閭邑鎮鸡犬皆安。滬汉、京津輪軌已暢，是則殿梁不燬，未貽幕燕以难安；城火大燬，差幸池魚之无恙。此不独全豫父老額首称庆，亦国家人民之幸福也。鎮华希望已酬，欢忭无任，当即整飭所部，准予艳日回省。除呈报外，謹此逖陈。刘鎮华。勘印。

王占元扣押吳光新洽电^② 1920年7月17日

北京各部院、步軍統領、警察总监，保定曹經略使、吳將軍，盛京张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长沙譚总司令、赵口指揮，各省督軍、省长、都統、护軍使、鎮守使、各司令、各师旅长均鉴：

长江上游总司令吳光新前自川省潰退来鄂，士卒离心，經鄂省接济餉械，始得苏息。其时荆沙有事，鄂省派队进攻。吳在宜昌残部飢困思归，因令参与斯役，无非为彼恢复名誉起見。自鄂軍克复荆沙，吳以客軍委任县官，更置局所，遇事夸张，妄自尊大。占元以地主之誼，忍不与較。后乃扩充軍隊至六口之多，駐在鄂境者，往往因餉項不继，时向地方商会挪借鉅款，鄂省亦量力筹墊，中央餉到并不及时关放償还，軍民交怨。近以京保政爭，吳乃潛居汉口，日与著名乱党田桐、白逾桓等秘密計劃。初欲利用湖南潰兵，伺隙滋扰。后見各軍俱已編遣就緒，乃变計煽动土匪，希图扰害地方。又复占据鐵路，截扣火車，断絕交通，扰累行旅，私調所部一旅潛赴信阳。經占元苦心劝阻，誓以不再調动。未几，又調現駐宜沙两旅，秘不与聞。占元面詢其何以食言，犹

① 原为快邮代电，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发。

② 原电为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日，由武昌发。

復詭稱并无其事。近由襄陽電局檢察處密電，私相聯絡，欲圖分擾豫境。并據密探報告，有派人潛携炸彈冀圖暗殺豫、直重要軍官，對於鄂省所運軍民及招募新兵一再扣留。在漢宣言，不出旬日即見武昌有亂，伊乃出而靖難，等語。似此夸誕詭口，包藏禍心，不為制裁，必致發生巨變。占元職司守土，保境息民，是其專責。武漢華洋雜處，商務殷闐，其有意破壞者，即是占元之敵。為國家計，為地方計，勢不能專徇私交。吳自堂年少有才，果能恪守範圍，未始非后起之秀。占元不忍其為奸徒煽誘，致有越軌行動，以貽害大局。因于昨日來署，延使暫住，不令回漢，此為時会所迫，不得不然。至與自堂私交，固自始終如一，決無他意。其所部各軍業已分途勸諭，要皆洞明時局，不至為一人一系之所私。其駐漢衛隊，无故自擾，經已派隊彈壓，一律解除武裝，地方幸各安寧。誠恐遠道傳聞失實，謹撮具大要，伏祈海內袍澤諒此苦衷，至所企幸。王占元。洽印。

長江上游司令部參謀處為吳光新辯護電^① 1920年7月21日

〔銜略〕吳總司令前以湘事失利，上游吃緊，駐節漢皋，規劃防務。旋奉令檢閱湖南，繼又拜命湘督，皆經數辭，未邀俯允；仍不敢輕于受任，貽誤事機。旋以湘鄂防綫接近直豫，軍事踵起，武漢為長江上游南北樞紐，設有搖動，大局傾危。因于十六日午後四鐘邀譙集武漢軍民兩界高級官長于武昌之直隸會館，將以共商維護期保治安。吳總司令并先時渡江往晤王督軍。詎意時至四鐘，諸賓咸集，獨王督軍與吳總司令未至。初不疑其有他。忽聞督軍令傳與譙高級軍官赴署會議，旋又傳命政界各員回署，而吳總司令被禁之信，隨與俱來。時正五鐘，長江上游軍隊在漢者只有衛兵三百，借駐十八師司令部，大江遙隔，消息莫通。忽于六鐘有鄂軍一團開往圍擊，聲稱奉有督軍命令。衛隊惶駭不知所措，悉力抵禦，相持約四十分钟，卒以眾寡不敵，繳械受拘。經查明衛隊死者三人，傷者數人，鄂軍死傷八十余人，斃馬五匹，當時奮斗情形可以概見。同時探知，是日下午漢口各領事接有王督軍

① 原為電報紙。上海七月二十一日發，北京二十九日收到。此電為致北京大總統及各省各師旅長的通電，上款略。

公函，告以警备，并有“負完全責任”之語。可証隱謀在先。吳总司令素怀坦白，接物以誠，既无党派，尤口狗私。惟其居心正直，不以欺詐待人，故亦不解自卫。此次单騎前往，只从仆从二人，苟非聒聒，应共聞見。不意世情阴险，有非常理所能推测者。且湘督之任虽辞，批留之諭犹在；上游职权未去，司令本属同官，乃竟蔑視官章，橫生波浪。在吳总司令本无愧忿，自能宠辱不惊。倘国家犹有紀綱，如何公平以处，理合将当时情形，据实以聞，敬希亮察。长江上游司令部參謀处謹呈。印。

曹錕、张作霖艳电^① 1920年7月29日

北京大总统鈞鉴：陆军部鉴：

統密。昨据駐紮洛阳西北軍旅长宋邦翰、张鼎勛电称：該旅成立之初，与奉軍渊源可溯，故全数官兵均願拨归作霖等語。当經电复，以該两旅現拟归部接收，未便照办。而該旅长等再三商請，出自至誠；又恐稍有稽延，軍械等項不免散失。現經錕等協商，拟即由錕派旅长王承斌前往接收；并由作霖飭由駐紮石家庄之旅长鮑德山派員幫同办理；严飭申明約束，不准騷扰地方。該两旅接收后，暫行归錕节制。俟錕等赴京謁見时，稟承大总统規定妥善办法，分別处置。特先电陈。曹錕、张作霖叩。艳印。

曹錕、张作霖等辟謠电^② 1920年8月4日

大总统、国务院总理鈞鉴：各部院、步軍統領、警察总监、京兆尹、各省督軍、省长、各都統、海軍总司令、各总司令、各鎮守使、各司令、各师旅长、各省議會、商会、教育会、各报館鉴：

民国肇造，九載于茲，变乱相寻，迄无宁息。自四年帝制发生，而全国鼎沸。六年复辟变起，而首都震惊。继此以还，政潮日趋险恶，国事屡見动摇，兵革連年，民生凋敝。馴致紀綱墜废，道德淪亡，奸宄朋兴，正气消沮。其黠之尤者，将挟持武力以懾伏国人，制造政党以潛移国柄。今茲安福之禍国，与帝制复辟两大政变，均是为共和国之障碍。

① 原电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发。

② 原电为一九二〇年八月四日发。

國蠹不除，國難未已。各省疆吏既負國家人民之重寄，不忍坐視淪胥。此次為國除奸，迫而訴諸武力，實仰體我大總統崇尚民治之宣言，即以順從全國真正之民意。

現在戰事已告終結，善後問題次第解決，方期黜邪崇正，納斯民于軌物之中，詎應世界之潮流，永奠國基于巩固。詎意群小技劣，挺而走險，野心不死，肆口鼓簧，近復造作流言，謂：我國現狀分復辟與共和二派，復辟派已占優勝，共和派亦將有所為。蜚語流傳，令人不寒而慄。為斯言者，不第毀損我名譽，離間我同人，且將亂我國之秩序，勢必至全局糜亂不止也。此等邪說，顯系禍國諸奸力竭勢窮，為最后圖謀破壞之詭計，借免其天下公敵之罪惡。凡稍具常識者，類能辨之。惟杯蛇市虎，未免淆惑聽聞。錕等救國之苦衷，業經迭電聲明，當為國人所共鑒。我國不乏明達，當此時期，對於此种口詞，一為涉想其用意所在，必能洞燭隱微。且關於國體變更，自非狂愚之人，无不前車為殷鑒也。錕等為國家安全計，為人民幸福計，始終抱定擁護元首，服從輿論，造成真正共和國家之宗旨。耿耿此心，可質天日。謹抒誠悃，再為聲明，惟祈鑒察。曹錕、張作霖、王占元、李純、陳光遠、趙倜、鮑貴卿、孫烈臣、蔡成勛、王廷楨、馬福祥叩。支印。

第十一師移防直隸電 1920年8月7日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總理、參陸辦公處、參謀部、陸軍部鈞鑒：

同密。七月文日，師長率部進抵武漢。因吳光新所部趙、陶兩旅據守信陽，銑日接奉王巡閱使命令，著職師即晚開赴武勝關南北一帶集合，斟酌情形，再行前進等因。師長當即率部北上，巧日進抵武勝關。箇日占據信陽，趙、陶兩旅均已繳械投誠。癸日奉經略使曹電令，著職師星夜開赴保定。經日職師各部陸續抵保。沁日复奉經略使曹訓令，著職師開赴高陽、任丘、河間一帶駐紮，分別擔任防務。東日各部陸續開抵各防地，二十一混成旅分駐任丘、高陽一帶，其餘各部隊隨師司令部均駐高陽縣城內外。所有職師由鄂至保，暨駐紮高陽、河間一帶各情形，理合肅電稟聞，伏乞垂鑒。十一師師長李奎元叩。虞。

林葆懌等表明海軍态度电^① 1920年8月11日

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海軍部暨各部院，廣州軍政府各總裁，各省區巡閱使、副巡閱使、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鎮守使、各師長，北京、上海、香港、漢口各報館均鑒：

民國成立，九稔于茲。禍亂相尋，几無寧日。推原厉階，皆武人黨系把持政权凌亂法紀有以致之。此次我海軍全体聯合通電聲討安福，區區此心，當為天下所共見。幸天厭奸回，群丑敗裂，禍根斯夷，萬端待理。我南北海軍本屬一家，艱難共濟。值茲政治刷新，蒼生喁望。用特實行統一，樹全國之先聲，謀海疆之巩固。自茲以往，惟知表明正義，捍衛國家。其有誠心愛國遵循法軌者，我海軍當敬之如師友；其有攘權奪利殘民以逞者，我海軍當視之如仇讎。同德同心，不渝此志。邦人君子，尙其鑒諸。江澄海靖，旦暮可期，敢掬精誠，敬告全國。林葆懌、藍建樞、蔣拯、杜錫珪暨各艦艇長同叩。眞印。

馬良運動回民煽亂之秘聞^② 1920年8月11日

昨有人由保定來函云：馬良憤段系失敗，乃謂其將校曰：“吾不恢復，誓不為人。”有旧屬某獻計曰：“可遣人暗中請于段祺瑞、徐樹錚，請假三十萬鉅款，以為運動西北各省回教徒之費。蓋回民有此宗教團結之力，北洋系苟利用之，則足以敗直系而有余。計其入手之法數項：（一）先運動保定回民，使曹使失其根据地。（二）宜運動保定城內各界，及其軍隊士卒官長系回民出身者。（三）警界法界之充當巡警者。（四）各街各胡同售冰水、賣花生果食之肩挑營業，并各飯館系屬回民者。（五）以上各項每日給以薪工，自一元起至十元為止，均由該處回民總司令官發給。”（總司令官聞系鼓樓南街安居正容續探）。查近日光園門口，及副官各官長公館門口，均有回民裝為賣冰水或其他營業，以運動偵探各官長家中所用人役等，以探得直軍軍情。又聞軍警兩界有槍械之回民，已運動八百余人認可，其余回民在各機關充當

① 原電自廈門發。

② 原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署的情報抄件，日期為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官长兵役者，得千余人。故此势力已成，不出旬日便可发作云。

三、处理安福系罪魁与战后各地情况

步軍統領衙門复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稿^①

逕复者：

案准貴厅函开：“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大總統令，严緝徐树錚等一案，本厅現正分別查办。查徐树錚等所犯罪名，或煽动軍隊，或侵挪国帑，除属于軍法审判范围外，曾毓雋等尚有共同触犯惩治盜匪法及刑律上侵占罪等之重大嫌疑。所有此次乱事如何发动，如何进行，及其中如何謀議，均应詳予調查，以期发现其实。聞貴司令部对于此次事件曾經从事搜查，有无发现該被告等犯罪凭証，如定国軍名冊及其他书据，并會議記錄与一切物証书証之类，相应函請查照。如果查有上列凭証，或检送过厅，閱毕送还；或由本厅派員前往查閱，俾資参考。希即見复”等因。准此。查徐树錚等称兵煽乱，畿輔震惊，扰害治安，共聞共見，本总司令前奉密令后，即督同左右翼总兵暨警察总监，分往严緝，并按各該犯等寓所逐一詳細搜查。仅查获定国軍所发檄文一张，及段芝貴戒严布告底稿一件，此外只字皆无。所有証据諒已早經銷毀。唯聞姚步瀛等携带鉅款潜赴奉天，煽惑軍隊，勾結土匪，均系曾毓雋、丁士源、姚震、姚国楨等主謀。姚步瀛等現經奉省拏获，必有供詞可証。至曾毓雋、李思浩、朱深在交通、財政、司法各部侵挪公款，案卷具在，无难詳查。各該犯等触法刑章，果能引渡归案研穷，自可得其真相。然为目下搜集証据計，似应向原动各机关詢查，或可了然。应請貴厅分咨各处，将各該犯亏挪实数及姚步瀛等原供，暨一切証据录送，以备考查，似为相当。相应将查获定国軍布告及戒严布告底稿各一紙，函送貴厅查照，分別轉咨核办。此致
京师地方检察厅。

附定国軍布告一紙，戒严布告底稿一紙^②。

① 原为紅格稿紙三叶。首叶批有“另拟稿”三字，似未用之稿。

② 原稿无此附件。

聶宪藩、薛之珩等致曹錕电稿^①

保定曹巡帥鈞鑒：

宣密。頃据探报：“匿居日使館禍首曾毓雋、王邛隆、梁鴻志于前夜不見踪跡，聞系由日人保护，乘汽車出走”等情。查該禍首等虽由外人保护潛逃，究属軍警不力防范，咎有难辞。除呈报并自請議处外，謹电肅聞。聶宪藩、薛之珩叩。

徐世昌解散安福俱樂部令^② 1920年8月3日

大總統令：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約法許集会結社之自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年余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紛陈，历举該部营私誤国，請予解散。政府以为党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曾毓雋等称兵构乱，所有參預密謀，筹济餉項，皆为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国兵，喋血畿甸，肆行无忌，但徇一党之私，虽荼毒生灵，貽禍国家，亦若在所不恤。是該部实为构乱机关，已属逾越法律范围，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著京師卫戍总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厅即将該部机关实行解散。除已有令拏办諸人外，其余該部黨員苟非确有附乱証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如設有該部支部者，并著各該省区地方长官轉飭一律解散。此令。

內务部通緝徐樹錚等密咨^③ 1920年8月4日

內务部为密咨复事：

准咨称：“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大總統訓令，內开：‘此次称兵构釁，情罪較重之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邛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楨等，著該总司令督同京師警察厅一体严密緝拏，候令办理。此令。’等因，奉此。遵即督飭軍警明密派队，一体严密

① 原为草稿一叶。批有“洛陽吳巡帥分譯发”，“請代譯发”，“俟將軍电发过后，再拍此电”等字样。聶宪藩时任步軍統領衙門統領。薛之所任京師警察厅总监。

② 原令載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四日第一六〇六号《北洋政府公报》。

③ 原件为一九二〇年八月四日发。

查拏。先将各犯家宅一一查封，派兵監視。而于东交民巷界綫尤层层布置，星罗棋布，务期必获。頃据警察厅殷总监鴻寿密报：‘查得該各犯多半匿居东交民巷某使館及某兵营內。若不設法引渡，終恐无从緝获’等語。查該犯等禍国殃民，本非政事犯可比，根据《辛丑条約》中国人不得匿居租界之例，則該各犯当然在引渡之例。应請会商外交、司法两部，根据法理交涉引渡，以便归案訊办。除呈明大总统外，密咨查照”等因，到部。业經咨請外交、司法两部，迅为結洽办理見复。相应先行咨复查照。此咨

京畿卫戍总司令。

内务总长田文烈。

外交部引渡徐树錚等咨文^① 1920年8月12日

外交部为咨行事：緝拿徐树錚等一事，前准来咨，經部提出国务會議議決，由司法部根据法理办理。旋准司法部来咨，以此案現在尚无証凭书类可以鈔送，請由本部依据約章及国际慣例办理。当經本部根据大总统明令，照会駐京領銜法使，将案內各犯轉飭緝获引渡，归案訊办，尚未准复。茲准駐京日本公使来文，以徐树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邛隆、梁鴻志、姚震、姚国楨九人投向該館，請求保护。业将徐等收容該使館护卫队营內。并声称，此等处置系顾念国际通义及中国許多事例，认为不得已之事，且完全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各等因前来。除由本部一面咨催司法部，仍照国务會議議決原案，迅行調集各該犯等犯罪証据，并根据法理成立刑事罪名，咨送到部，再与日使严切交涉引渡外，相应将部致領銜法使照会底稿，及此次日使来文，鈔送咨請查照可也。此咨

内务总长。

外交次长代理部务陈籙。

附外交部致領銜法使照会底稿(八月七日)

为照会事：准内务部、司法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密咨称：“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大总统令开：‘此次徐树錚等擅調軍隊，占用軍地軍械，逾越法軌，恣逞私图。曾毓雋、段芝貴等互結党援，同惡相济，或参預密謀，躬亲兵

^① 原件为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发。

事，或多方勾結，圖擾公安，并有濫用职权，侵擄國帑情事。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著步軍統領、京畿衛戍總司令督同京師警察廳一體嚴密緝拿，候令辦理，此令。’等因。頃據京師警察廳總監殷鴻壽密報，該各犯多半匿居東交民巷使館界內，若不設法引渡，終恐無從緝獲，等語。該犯等稱兵畿輔，貽害閭閻，并有勾煽土匪，侵擄公款情事，應請交涉引渡，以便歸案訊辦”等因前來。相應照請貴領銜公使查照，并請轉達駐京各國公使查照，暫飭將上開各犯切實查緝引渡，以便歸案訊辦，實綏睦誼。并希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

日本小幡公使照會譯文

為照會事：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國楨及姚震九人，各自來本公使館請求保護其生命，本公使館顧念國際上之通義，及中國許多之事例，認為事出不得已，決定對於以上諸人，予以相當保護，收容公使館護衛隊營內。且對以上諸人嚴重誡諭，在該收容所內不得干與一切政治，并使與外面交通完全斷絕。本公使當將以上各節通告貴代理總長之際，深信貴國政府當能十分諒解本公使館此等之處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現在以上諸人所受之保護，并非因其所屬政派之如何，與以特別待遇，雖以上諸人不屬他之政派，在公使館亦不能因此拒絕。茲奉本國政府訓令，相應奉達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陸承武控告段祺瑞等呈文^① 1920年8月17日

呈為段祺瑞等擅殺元勛，虛構罪案，據情哀懇依法裁制；以雪沈冤而伸國法事：

竊先父炳威將軍上將銜陸軍中將陸建章，生平敍歷中外，熱心國事。自前清末叶身膺軍閥，綏靖地方，歷著成績。迄民國肇造，蒙特任為陝西將軍。蒞任以來，迭經政變，疇咨俊乂，寄託干城，凡有利于國家者，無不虛心采納，措施裕如，使陝省從前腐敗殘刻之風一洗而空之。是功在國家，眾目共覩。因是特授勳位勳章，歷酬勛勞在案。方期鞠躬盡瘁，力策前功。不意民國六年段祺瑞把持政權，南北啟衅，先父于十月間銜馮前大總統命，南下調和息兵，而段祺瑞暗行撥弄阻礙和

^① 據原呈文付印。

局，是以先父痛憤，在寧抱病，電呈中央赴滬就醫。于民國七年夏曆四月病愈回津后，已電呈馮前大總統及國務院，日內赴都銷假。詎料為段祺瑞所嫉視，于夏曆五月初六日陰使逆賊徐樹錚設計，以客禮誘至私室，遽行槍击，立時殞命。各界聞之譁然，咸謂陸某事无左証，應得之罪。事后該逆賊等知違犯法律，罪不容逭，乃于擅杀之后，竟行虛構罪案，朦蔽呈報。又復迫脅馮前大總統下令奪官借以遮飾耳目，自文己過。當時黑白混淆，政府亦未加詰責。而彼狠心毒手尚欲罪及妻孥。彼時承武亡命遠竄，不敢申訴，茹苦含辛，未嘗不切齒痛心，誓与此賊不共戴天。

今者逆賊等又復逞兵近畿，誣順為逆，種種施謀，實屬內亂之罪。今值罪惡貫盈，人神共嫉，復幸義師云集，亂黨連戰敗衄，該黨羽翼徐樹錚業經明令奪官拿辦。現在虽尚逍遙法外，未能明正典刑，既已奉令嚴緝，該賊纵然避匿使館，亦應據理請求引渡歸案受訊，科以應得之罪，庶伸國家法紀。而先父橫遭慘死，冤沈海底，設无日照雪，何以慰幽魂于泉壤。惟有懇請鈞部仗義執言，據情轉呈大總統飭知主管陸軍部組織軍法會審，按律分別惩治。則感荷云天，曷其有極。

抑承武更有泣訴者。置先父于死者，虽系徐樹錚，而教唆徐樹錚使之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則實為段祺瑞。揆諸新刑律第三十條之規定，則段氏亦為正犯之一。矧徐樹錚听从段氏陰謀，徒以凭空捏造之詞，擅杀國家上將，猶自飾曰消除后患，是其純出私憤，實為故入人罪之陰謀也，无可諱言。按謀杀先父事實，該段祺瑞、徐樹錚等均已構成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罪。除徐樹錚所犯之罪業經按照普通刑事罪犯呈請究辦外，惟段祺瑞尚有軍人資格存在，按諸陸軍刑事條例及陸軍審判條例之規定，是以另案呈請組織軍法會審，依法制裁。總之，渠等目無法紀，肆行兇殘。論公罪，則賣國弄權，私締密約；論私罪，則擅杀元勛，謀害异己；實屬法所難容，刑无可逭。倘不亟伸國法，嚴令拿辦，不惟承武先仇未報，不能忍憤偷生；而綱紀蕩然，尤難消除后患。為此披瀝陳訴，仰祈憫念死者二載沈冤，橫被誣衊，務懇特允嚴治段祺瑞以應得之罪，俾死者沈冤得雪，則承武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以報鴻恩于高厚。曷勝泥跣待命之至。除分呈外，所有擅杀元勛據情哀懇依法

懲办緣由，理合具呈，伏乞鉴核批准施行。謹呈
卫戍司令部

具呈人 陸軍少將 陸承武 謹呈
公府軍事諮議

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七日

京师卫戍司令致东方汇理銀行函稿①

1920年8月25日

逕启者：

据本总司令部稽查員报称：“禍首李思浩有皮箱五只，由該犯之妾寄存貴行”等語。查此項皮箱，实系禍首李思浩所有。現在該犯业經通緝有案，应請貴行将禍首李思浩所存皮箱五只，全数扣留，希勿移动，以便处置。并祈函复为盼。

京师卫戍司令部复外交部函稿②

致复者：

頃准貴部公函，內开：“拘获光云錦一事，接准八月二十六日函开各节，备悉一切。茲准日本公使照称：‘八月二十四日午后三时五十分左右，有中国人四五名至日本旅館扶桑館捕擊居住該館林又夫一名。該林又夫似系貴国此次政变之政治犯。来館逮捕之中国人等，似系步軍統領或警察厅官吏。該官吏未經本国官宪之同意，或居主之承諾，侵入日本人民住宅內搜索逮捕，与条約慣例不合，本使断难默視’等語。查該使照內所称之林又夫，是否即光云錦，抑另系一人，本部无从悬揣。惟綜核其被捕时日情形，似屬一案。相应将日使来照鈔送密函查照，希即轉飭查明，将逮捕光云錦当时实在情形詳細見复，以凭酌复該使可也。附鈔件”等因。准此，当經詳細飭查。

茲据右翼总兵申振林复称：“八月二十四日据督队官田德山报

① 原作为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发，未附偵探史凤山与稽查孙寿鐔探报，略。

② 原件未注明月日，据內容推断当在一九二〇年八月末。另有八月三十日《京师卫戍司令部致司法部函稿》一通，內言：“光云錦系此次煽乱禍首，奉令交緝之犯。”擊获后解送左翼偵緝队暫押，三十日移送司法部。

告：探聞有禍首光云錦之友陈干，拟將該犯由扶桑館移往东四牌樓六条班大人胡同伊宅藏匿之信。当即督飭該队官田德山遴派干弁帶同眼綫，于东四牌樓附近要路堵緝。当日午后三时余，見有三人乘坐汽車，由南往北，一著便服，二著軍服。經眼綫指认，著便服者即系要犯光云錦。当即拦阻汽車，將光云錦拏获。其身著軍服之二人，乘隙逃逸。当日拏获該犯，实系在东四牌樓迤北馬路截住，并未至扶桑館逮捕，亦无林又夫其人”等語。一再詳查，委屬无异。所有当时逮捕光云錦实在情形，相应函复貴部查照酌复可也。此致外交部。

赵倜致北京政府微电^① 1920年9月5日

北京大總統鈞鑒：

窃查嵩洛一带土匪，前与西北軍潰兵勾結肆扰，为患地方。迭經赵司令杰先后击散，兇焰稍衰。嗣聞該匪等又有結合图扰之举，复經电飭严密防剿去后。茲据該司令支电，轉据团长林起鵬电称：

“遵查匪首任建都即任老二，张球即张世臣，先曾与駐洛西北軍聯絡一致，号称定国軍，招引匪类，意图大举。旋以該軍相继潰遣，該匪等遂又改用救国軍名义，伪造关防，改发委任。前在黄岭、黄塘鎮被击远竄后，复于八月二十五日迭据探报：‘該匪等現又分道竄回。任老二勾結嵩匪六七百人已过界岭。辛惟玉、楊老六、刘中兴等率杆匪八九百人，由盧氏回竄，已到崇阳、故县’等語。当令一連向崇阳搜剿，以四連助之；二連向界岭搜剿，团长率同三連并騎二营一排助之；均于二十日早五钟出发。一連甫到崇阳，即遇杆匪百余名，开枪迎击。战約三小时，匪势不支。乃忽有执旗匪首于山上遙麾，故县大股即攀山越岭而至。幸四連預伏山左，迎头截击，匪众奔潰，击斃五六十

^① 本电原件找到两份，均为电报纸八叶，每叶均盖“河南督軍之印”篆文朱印。致北京大總統者編号为“十七号”，用“河南督軍署”信封邮寄，据邮戳为开封九月六日发，北京七日到。电文上有“吳笈孙”章，批有九月八日上午收到，“九月十日”、“交院”、“交处”、“交复”等字样。致北京国务总理者，編号为“十八号”，电文末多一句：“附伪委任状十一紙”。批有九月九日收到，“九月十一日已复”等字样。

名，墜崖死者尤多。及追至盧境附近关底河南岭等处，又值民兵四起，开枪轟击，前后夹攻，匪等格斃殆尽。擒获伪先鋒楊老六、伪副官辛惟玉、伪連长刘中兴、曲老五等四名，夥党七名，夺回刀矛百余件，来复枪九十八支，打落肉票三十三名，分令盧洛团总刘鼎文、賀祥林具保領回。此二十六日崇阳沟击匪获胜之情形也。至团长亲督二三兩連于本日上午十点馳抵南村附近，四出严搜，并无匪踪。迨至下午五点，忽有匪徒十数人在山坳中出沒。因探悉任匪大股在后，恐系誘我，故未追击。又以該处万山丛錯，路曲峰迴，非扼要設伏，勢难制勝。故于五点四十分佯令各連回駐长水，实則繞道迂回。于八点許，将各連分布于南村东西峽口，并設伏兵于通天沟，以堵去路，并令彻夜严守，不准稍懈。延至二十七日早三钟，果有匪众由东西峽口冲出，勢如流水。至是伏兵群起开枪射击，当斃騎馬匪首二名，匪徒六七十名，得馬五匹，快枪四支，来复枪九支。至黎明时，逃至通天沟之匪徒，复被連长尙成玉、李玉堂，排长李长春、张振邦率步騎各队击斃无余，并擒获伪副司令辛发声、伪參謀长曲鳴琴、伪团长董世标、伪营长楊德升、伪參謀賈广恒、伪連长董桂生、王天順、伪排长辛耿、刘保元等九名，均在各該伪职身边搜出伪委任令为証。并擒获夥党十二名，夺获快枪八支，六輪手枪一支，来复枪一百二十八支，馬十匹，騾七匹，刀矛旗帜軍服多件，救回男票十五名，女票五名。其往东窜者，被李营长錦祥率队截击，斬杀三十余名，俘虜伪參謀张鴻鈞、伪营长董书光、湯效忠等三名，夺获快枪六支，来复枪二十四支。此二十七日南村、东西峽口、通天沟等处击匪获胜之情形也。总计以上各役，我軍兵士受伤四名，陣亡三名，应請分別医卹”等情。并送伪委任令十一紙前来。

伏查該匪首张球等胆敢改用救国軍名义，号召党羽，伪造关防，擅发委令，复图大举，实属罪不容誅。幸經各将士迭挫兇鋒，擒杀頗众，地方不致受其糜烂，保全甚多。所有出力員弁，应請照案从优獎叙，以資鼓励，而策戎行。除各員另行择尤保獎，兵士分別卹賞，获匪电飭就地惩办，并将原送委任令封送国务院外，謹乞鉴核。河南督軍赵倜叩。微印。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五日

国务院复赵倜真二电^①

开封赵督軍鑒：

同密。微日寄电悉，此次官軍在崇阳沟、南村、东西峡口等处剿匪，迭获胜仗，奋勇可嘉。应予汇案請獎，以示鼓励。仍飭相机搜剿，以期肃清。院参陆部。真二印。

京师警察厅查抄安福系罪魁呈文^②

敬呈者：

八月二十日奉令开：“为密令事：查此次奉令緝拏禍首徐树錚、曾毓雋、段芝貴、朱深、丁士源、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楨等十人。所有該犯等一切动产、不动产，及在各銀行、銀号所入股分、存款，并各該犯寓所家具物件，暨自行開設生意等項，亟应詳細調查，以凭查核。茲派刘景沂、董玉馨二員迅即会同严密查明，分別造具清冊，呈复核办。合亟密令。令到該員即便遵照妥速办理，切切此令”等因。职等遵于次日起，偕同提署联科长成、刘科員昆山，及各所在区署长、署員等，逐日前往会集眼同查点。首曾毓雋宅，次徐树錚宅，次李思浩宅，次姚震、姚国楨宅，次朱深宅，次梁鴻志宅，次丁士源宅，又次段芝貴、曾毓雋大方家胡同与郎家胡同未迁入之新宅，計半月余始行查竣。职等查点之法，因日用物品甚多，难以分类登記，商定以屋为綱，以物品为目，各家均由門房开始查点，以次向內递及。此屋登記既毕，即亲視加封，再启彼屋查点，以免混乱之弊。总計段芝貴有房产而无器物；朱深、丁士源仅有器物，其房屋皆系租賃而来，曾、徐、李、姚、梁等皆有房产、有器物，而房屋之大，器物之多，以李、姚二人为最。謹將所查房屋、器物分为二类，造具清冊呈报。以后再有发现，再行随时报告。至十犯等在各銀行銀号所入股分、存款一节，按照銀行通例，除財政部外，不能任人查賬。若逕行往查，恐致齟齬，轉于事无益。当經陈明以和平手續，一面由鈞部函抄財政部各銀行股东名冊，

① 原为参陆办公处稿紙一葉，批有“九月十一日发訖”字样。

② 原件无月日，据內容推断，应为九月五日以后所发。文末所称附件，未見。

以便有所依据；一面函令銀行等自行查報。業奉鈞諭分別辦理。擬俟各行呈報到部，再行依次清理。理合將調查十犯等房地、舖產情形，先行呈報總司令鑒核。 京師警察廳處長董玉璽、總務廳長劉景沂謹呈。

附呈房間冊七本，器物冊十本。

京師衛戍司令部咨解藏蔭松文稿 1920年9月6日

為咨解事：案于八月三十一日，據京師憲兵司令陳興亞報稱：“本日下午十時，在東華門迤南地方，將禍首臧蔭松一名拏獲。並在該犯身邊搜獲現洋共一千四百七十二元五角，京鈔七元，銅元票一百枚，眼鏡一付，小刀一個，鉛筆一支，數島烟一盒，白手巾二條，手表一只，一併解送前來”等情。當即飭交步軍統領衙門偵緝隊暫行看押。并經咨呈國務院：仍遵照前函，擬將該禍首臧蔭松一名解送貴部辦理。至搜獲現洋、京鈔，可否准予分賞出力官兵，請核示。茲准國務院函開：“准貴總司令咨呈，據報拏獲禍首臧蔭松一名，遵照前函，先行轉達司法部，以便解送。并請將該禍首臧蔭松身邊搜獲現洋一千四百七十二元五角，京鈔七元，先行分賞出力官兵，以示鼓勵。咨呈核示到院。除函達司法部外，至所請將搜獲銀元分賞出力官兵，自可照准。相應函復貴總司令查照辦理”等因。承准此，除將搜獲現洋、京鈔函送憲兵司令遵照分賞外，相應將禍首臧蔭松一名，并搜獲物品，備文解送貴部。希即查收。仍乞將收到日期賜復備案，實紉公誼。此咨司法部。

計咨解禍首一名

臧蔭松

京師衛戍司令部緝拏徐樹錚等咨呈稿^① 1920年9月7日

為咨呈事：查此次稱兵構釁之徐樹錚等十人，及多方圖亂之王揖唐等七人，迭經奉令一體嚴密緝拏。本總司令于奉令后，遵即督飭所

^① 原件為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發。

属严密緝拏。惟該禍首等情罪既有不同，則拏获后之獎勵办法亦分別等次，方足以示鼓励。当經規定拏获各禍首賞格，暨偵探費各数目，通行各机关查照，一体严拏在案。除将拏获光云錦、臧蔭松^①等二名之出力官兵，按照規定賞格数目，先行垫发，并呈报大總統鉴察外，相应开单备文，咨呈鈞院查核备案施行。此咨呈国务院。附賞格单一件。

謹将严緝禍首悬賞数目繕单恭呈鈞鉴：

計开：

第一次奉令严緝禍首悬賞数目：

- 一，拏获徐树錚者賞洋三万元；
- 一，拏获曾毓雋者賞洋二万元；
- 一，拏获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楨等一人者各賞洋一万元。

第二次奉令严緝禍首悬賞数目：

- 一，拏获王揖唐、方樞、光云錦、康士鐸、郑万瞻、臧蔭松、张宣一人者賞洋三千元。

一，以上各犯無論經何处商民人等瞥見，迅赴軍警机关或县署送信，因而拏获一犯者，立即賞洋五百元；拏获二犯照数递加。

一，以上各犯經各处人民自行拏获，緝送就近軍警机关或县署者，即照前項所定賞洋数目，立予照数給发。

一，以上各犯經軍警机关购緝探明，拏获一犯，发给偵探費洋五百元；拏获二犯照数递加。

陈光远勸电^② 1920年9月28日

急。北京靳总理、參陆部、保定曹巡閱使、盛京张巡閱使、武昌王巡閱使、南京李巡閱使、开封赵督軍、蚌埠张督軍鉴：

同密。頃接岑西林敬电开：“号日馬济軍破敌于梁化，乘胜进克。

^① 据一九二〇年九月六日京师卫戍司令部致司法部函稿：八月三十一日在东华門迤南捕获臧蔭松，九月六日送司法部。

^② 原为电报纸二叶，南昌九月二十八日发，北京二十九日到。时南方政府与直系配合打击皖系，故岑春煊将战况通知陈光远。

惟此次敵軍洪兆麟、羅紹雄兩部精銳全失。現距惠州百余里全无敌蹤。根源出增，克復龍門平陵，距河源三十里，正在激戰中。特此奉告”等語。謹電馳聞。光遠叩，勘印。

旅滬全院公民控告倪嗣冲代電 1920年10月10日

北京國務總理鈞鑒：

褫職安徽督軍倪逆嗣冲，蒞皖八年，與其已故胞弟毓棻，橫行鄉邦，剝削民膏，侵吞軍餉，私蓄有二千數百萬之鉅，禍國禍鄉，飽其貪囊。懲之當日，懲辦王治馨貪賄之罪，援例而行，數百個倪嗣冲早已列入伏誅之內。無如政府畏其權勢威力，不敢懲辦。姑息養奸，言之痛嘆。彼逆因抱夙疴，不能戀棧。去職遁入津埠，猶不知閉門思過，反而授意子姪，慫恿該逆黨羽，現在其原籍阜陽縣勒捐民間鉅款，搜羅全县財政，為毓棻建立專祠，兼為嗣冲營造生祠。似此萬惡盈滿之罪夫，威逼勒捐，違法立祠，非賴國務總理電令安徽軍民兩長速行查禁，曷足以保存國家令典。即如有功于國，遺德在民，亦應由純粹民意詳縷事略，呈准政府，以為崇報而示矜式。試問倪氏功在何處，擅敢捏造民意以自詡，苛取民財以釣譽，是世間不知羞恥之第一流也。以嗣冲、毓棻能立生祠、專祠，乞丐流氓亦俱能建祠。將來糞廁便所，一變而為祠宇，尤其便利。貽笑友邦，可辱孰甚。并請嚴懲倪逆黨羽，私行建祠之罪，以伸法律而儆效尤，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旅滬全院公民會方燮、洪樾、吳永齡、胡欽明、方谷、鄭文頤、黃中理、汪達鄉、王由庚、張仲穎、朱振翹、江芸圃、吳亦純、洪斌采、李國璜、洪朝宗、錢逸青、程伯墳、江文甫、曹銘、徐左卿、孫叔偉、楊維德、程子良、陳芝田、姜琦、汪政生、周國斌、程碧、謝榮洲等五百六十七人同謹叩。十月十日

國務院嚴禁“復辟”傳說公函^① 1920年10月17日

逕啟者：近有不逞之徒，造作種種謠言，希圖煽惑人心，扰乱大局。其最甚者，竟敢語及元首政躬，牽及中國國體。生心害政，殊堪痛

^① 原函編號為“公函二千五百七十四號”，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發。

恨。元首昕夕勤勞，政躬康健，政事之暇，无日不延接中外人士，垂詢國計民生，當為中外所共見。此種謠言，不足與辯。至于我國國體，自元年底定共和以後，凡我五族血氣之倫，莫不濡育于共和國家之內，一心尊奉，出于至誠。往者復辟之禍，違反世界潮流，不旬日旋即反正，可見全國人民擁護共和國體之熱誠。今雖南北尚未統一，而其尊奉共和之心則同。故復辟謬說，雖婦孺皆知其謬妄，實无辯論之余地。現在內而政府，外而各省軍民長官，且一德同心，協謀和平統一，以巩固我共和國體之國家。而此種奸人意存破壞，肆口淆亂誣譖，以圖搖惑人心，乘機扰乱。若不嚴行禁止，恐无知之徒，為所愚煽，其害不可勝言。應由京外軍民長官轉行該管官署，嚴切查禁。如确实查出此造謠生事之人，立予嚴拿究辦，毋少姑息，以靖浮言，而定人心，至切至要。除分電外，相應函請貴部，立即轉行該管官署，一面出示曉諭，一面嚴拿究辦可也。此致
內務部。

陳光遠效電^① 1920年10月19日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陸部鑒：

同密。頃接廣州軍政府司令呂公望佳電開：“南昌陳督軍鑒：遙瞻旗鼓，想念平生，引領為勞，匪伊朝夕。國事極艱，如彼舟流，共濟艱難，想同此志耳。天不悔禍，遺孽生心，冀然已死之灰，欲復將傾之厦，喪心至此，良用憫然。側聞貴滇毒謀，尅期并進，略陳梗概，用效曝芹：一，粵事發生，李烈鈞等暗遣李明揚一部自曲南迴軍南指，直取南韶；賴世璜隨陳炯明分擾廣惠。所以然者，陳李訂有密約，李先助陳返粵，陳亦助李圖贛，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二，馬聯甲派其參謀長赴浙，約盧永祥會師金陵。盧擬先行廢督，舉總司令，以蔣尊簋副之，示與滇唐一致。惟陳乐山一部未能幫協。現盧將浙中各軍分別換防，浙軍悉移浙東。北軍集中嘉湖，口有所事，路人皆知。三，李厚基密電李烈鈞速下鄂西，直趨武漢，已則與陳炯明分襲贛疆，與圖鄂之師東西相

^① 原為電報紙五叶。南昌十月十九日發，北京二十日到。

应。五方同举，蓄謀甚深，将来兵鋒必集于长江流域。执事坐鎮江右，綰谷鄂宁，为国为身必有策划。此公望如杞人之忧天墮下，窃欲防患未然。特飭余部分出閩边，进窺梅县、兴宁，以襲粵中后路。近为桂軍东略之助，远紓执事南顾之忧，倘借威灵，潮梅数日可下，同舟至誼，知系远厪，肃电奉聞。悬祈錫我嘉謨，俾有遵率，幸甚。公望。午佳印。”各等因，应如何应付，請示遵行。陈光远。效印。

日本使館为徐树錚逃亡照会^① 1920年11月16日

为照会事：收容于本館护卫队兵营內之徐树錚氏，近来再三請求本使停止其保护，拟退出本公使館外，曾經本使切实促其反省。茲据护卫队长报告称：該氏至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确在該兵营內，而十五日之朝即不見該氏之形迹。自系在十四日之夜，与十五日朝之間，单身逃出該所无疑等語。本使当日收容該氏，系基于国际之通义，并无他意。当日曾将收容該氏之事实照会貴国政府在案。茲复將該氏逃出本館之事实，照請貴国政府查照可也。須至照会者。

王怀庆查徐树錚呈^② 1920年11月18日

呈为禍首徐树錚匿居日館兵营潜行逃逸，謹將特悬重賞查緝情形恭呈，仰祈鈞鉴事：

窃于^③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准外交部照录《日本使館照会》一件內开云云“須至照会者”等因。查禍首徐树錚干犯国紀，罪大恶极，匿居日本兵营，为时已久。茲准日本使館照会前来，自系潜逃属实。該禍首系安福領袖，一旦脱离羈絆，深恐別生枝节。当即悬賞現洋十万元，密行軍警各机关严飭所属官兵四出搜索，上紧查緝。并由职部加派暗探多

① 原为外交部抄送王怀庆的抄件。封套写：“內密件，送东四七条呈王統領亲启，候回条，外交部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六点三刻发”等字样。抄件原标题为《照录日本館照会》，今题目系編者所加。

② 原为紅格稿紙二叶。批有“照繕”字样，并盖“已繕”朱印。

③ 另有十一月十七日《咨財政部》稿紙一叶。批有“繕”字，并盖“已繕”朱印。內容与本文同，“本年”以上作“为咨行事”四字，“別生枝节”下增“敝总司令为消弭隐患起見”十一字，“并由职部”至“訪查蹤跡”二十七字刪去；“俾免漏网”下改为“除陈明大總統鈞鉴外，相应咨請貴部查照备案可也。此咨財政部”。

名，分投出发于各城門各車站，严密訪查蹤跡，务期弋获。一面通电各省，飭屬一体严行偵緝，俾免漏网。惟此次該禍首单身逃出，职等疏于防范，自属无可諱言。除另案自請严議处分，并查明专任承緝之軍警員弁分別糾參外，謹將特悬重賞查緝禍首徐树錚情形，理合恭呈具陈，伏乞鈞鉴备案施行。謹呈大总统。 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京师警察厅复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函^① 1920年11月18日

密复者：案准貴总司令部函开：“逕密启者：案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准外交部照录日本使館照会內开：〔略〕^②等因。查禍首等久藏于日本使館兵营內，此次該禍首徐树錚脫逃，虽由于外交当局手腕不敏，而承緝之軍警各員弁实难辞咎。所有責成承緝禍首之京师警察厅管理偵緝队督察长及偵緝队官长，該区警察署长区长，步軍統領衙門統帶，偵緝队督操官翼尉协尉等，应即查明开具职名，送由本总司令，以凭核明分別切实糾參，以示儆戒。相应函达貴厅查照，迅速开单見复，是为至盼”等因。准此，除将本厅承緝禍首各員銜名另后开列外，相应函复貴总司令部查照办理可也。此致京畿卫戍总司令部。

計开：

管理偵緝队督察长李寿金，

偵緝队队长侯德山，

偵緝队分队长高凤林，

該管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茹养源，

帮同偵緝队承緝禍首保安队勤务督察长景林。

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京师宪兵司令部通报^③

据报：近查得日兵营匿居之禍首，凡来往信件均經日使館汽車司

① 原公函編号为“戍字第三〇五号”，盖有“京师警察厅印”篆文朱印。卫戍总司令部十八日收到，批有：“候开具本厅专司緝捕各員弁銜名，汇案办理。”

② 抄录《日本使館照会》全文。

③ 通报原件編号为“特密字第八九号”，盖有“京师宪兵司令官之关防”篆文朱印。封套背面有王怀庆批文：“速至警厅并右堂加意偵防。”

机人于德海传递，一切款項取諸三井洋行，由《順天时报》新聞記者申江丑吉（寓崇文門內东觀音寺門牌十二号）經手轉交。查該日人往来假乘曹汝霖汽車为时最多。又匿居华俄道胜銀行之李思浩，經新行东法人皮罗胡氏干涉，不准容留。該禍首因势处两难，拟于日內設法潜逃，抑或他移。其段芝貴等現亦屢次議筹脫逃之策。各等情前来。除飭宪兵加意偵防外，相应通报京畿卫戍总司令。 司令秦华团

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午时分

日使館縱使徐樹錚逃走^① 1921年2月9日

据北京之日本人所传，十一月十四日，当徐树錚逃出使館时，有日本兵士一員，先到北京之日本雜貨店加藤洋行（其店主即宪政会之代議士加藤定吉氏），买大号之柳行李一只，后又往他鋪购求小号一只，并由居留民高森助次郎将徐氏装入。当时渠因麻绳不敷，即将腰間皮帶代之，而自己乃換著和服。然此事其妻因不之知，駭之而詰諸夫，渠不得已告以故。不意当时琴师在側，聞而达諸外也。

自兵營到車站，均由南司令派遣小野寺主計正与其男一路保护，趁当晚火車赴津。惟自使館区域至車站道过城門时，中国偵探虎視鷹瞰，异常注目。虽系日兵行李，然因时入深更，行跡不无可疑。遂报告于上官。后上官为日本行李，不欲滋事，乃任其脫漏。故徐氏虽蟄伏箱內，幸有护卫者之周旋，得直达津門，而未受絲毫虛惊也。

北京守备队长鎌田中佐，因挂念徐氏之行止，几致夜不成寐。翌晨得南司令之軍用电报后（行李于十八日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乞最守秘密），遂走訪公使，报告徐氏之走脫。而公使聞之，亦电告政府，求示处置方針。队长归营后，又拍电南司令，謂余已不得已，将此事报告公使矣。

徐氏行李到津后，本定趁十八日出港之花咲丸渡日，后該丸因有徐氏关系，遂改早一日出港。南司令为对于公使守秘密之一电，特上京辯明非出本官所为，或部下參謀等借本官之名义而为之，亦未

^① 原文刊于日本報紙，北京政府作为情报譯出。

可知。

四、兵 灾

王芝祥致王怀庆函 1920年8月4日

懋老^①仁兄大人賜鑒：

祥自停战后回通，正值軍隊林立。弟督察長施漢亭、團長王子培、縣長李鳳九竭力維持。現工兵三營，已由奉軍第二旅接收，辦理妥善，地方幸託安全，請紓錦注。惟商民支應各軍，困苦已極。查通縣向來每日通火車三次，茲停車已三星期，交通不便，鹽米缺乏。千祈我公轉知交通部，飭即趕緊開車，以濟商民。軍隊遽添萬人，若不交通，諸多困難。事關地方治安，用敢直陳。企盼福音。敬叩勛安，諸希垂察。

鄉愚弟王芝祥謹啟。

通縣軍警督察長施從濱呈文 1920年8月9日

為呈復事：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五日奉總司令函開：“據京師總商會呈稱：‘為據情設法保卫事：案據本總會京師東坨鎮分事務所聲稱：‘近因時局多故，市面不安，商民惊恐，請設法亟予保護事。竊前有由廊房開來宋旅軍隊數千名，在通縣所屬馬各庄、八里橋、葛渠村、沙窩村等處駐紮，其營地離本鎮八里之遙。今該潰兵在縣屬各村，時發現搶擄情事。日日該軍三五成群，來本鎮攪擾。日昨下午四時，縣屬北馬房村離本鎮二里之遙，該潰軍又在該村搶掠。有孫河駐紮淮軍巡哨相遇，兩相開槍對敵。本鎮商民逃避村外。本鎮舊有駐紮游緝隊十數名，晝夜防守。奈地面空闊，防守難周。本鎮恐有意外之變，每日數驚，閭閻眾商閉市，難安生業。商民有倒懸之危。現今二十九日，又有宋軍一連之眾，來鎮攪擾，勒令眾商民交款千元；不然，放槍搶掠。商等恐被蹂躪不堪，應許給予四百元，當即付齊，始相率回營。深恐該軍等再來勒要銀元，擾害商民，本鎮無法維持。為此懇貴總會設法轉請派兵保

^① 王懷慶字懋宣。

卫本鎮商民，以免宋軍再来扰害。感戴无极”等因。据此。查东堤鎮与通县口壤毗連，均为近畿属境。該項潰軍，竟如此扰害閭閻，商民何以为生。或設法收容，或即行遣散，均应亟予办理，以除商民大害。既据前因，相应据情恳乞查核，亟予設法保卫，以安民生’等情。据此。宋旅一連到东堤鎮勒令商民交款一节，是否属实，希即派員查明具报，以凭核办”等因，奉此。遵經飭委苗稽查官玉昆前往該鎮确切查明，据实呈复去后。茲据該委員呈称：

“遵即馳抵东堤鎮严密訪查，并面晤商会分事务所所长韓兆祥，詳詢一切。据称：七月二十四日，先有宋旅副官吳姓者，押同子弹車百余輛来鎮，声言欲在該鎮紮营。当經伊会代为覓妥房舍，并备办米面数千斤。嗣因軍隊已在馬各庄、八里桥、葛渠村等处分駐，遂即中止。至二十九日早八点钟，有兵士六十余名，各持枪械，闖入商会，将伊捉住，用两人肩膀架著，持枪实弹，威吓逼索現洋数千元。声言如不付給，定行放枪搶掠。伊遂飭人向各商号先后共湊得洋四百元，交付而去。迨至晌午十二钟时，又来兵士約一連之多，亦各分持枪械，將該鎮街巷各口堵住，不准出入。到会声言索要現洋三万元，限五分钟交齐，否則將伊枪斃等語。伊畏懼，遂又向各商鋪极力設措，共湊得現洋一千二百元。再三哀告，該兵等始各首允，將洋携去等語。詰以此項兵丁有无肩章。据称并无領肩各章，是否系宋旅軍隊，不敢指实。惟至是日下午四钟，即有宋旅部下四团一营二連及三营七連兵士，先后到該鎮駐防，声言专为保卫商民而来。如有潰兵来此勒索，伊等定当出死力为之捍卫，决不使尔等受絲毫騷扰。伊等初未深信。迨至今日，該連兵士果然恪守軍紀，毫无越軌不法之行为，且弹压地方，巡緝盜匪 极其勤奋，商民賴以保卫，地方得以安全，感激殊深。昨聞七連連长刘伯刚之兵士述及，伊連有撤防之信，会中聞知，惶恐异常，务懇轉請宋旅长准許該連仍在伊鎮留駐，万勿撤防等語。訪諸該鎮商民，众口僉同。至原函所稱謂該軍正在北馬房村搶擄之际，突遇孙河駐紮之淮軍巡哨相遇，彼此开枪对敌一节。詢諸附近村民，僉云阴历六月十一日晚六钟，有持枪潰兵十余人，正在北馬房村搶掠之时，适有駐紮孙河看守自来水之淮軍巡哨至此，彼此互起冲突，开枪激战。潰兵因人少敗退，

声言回营糾众，明日再来报仇。淮軍当夜添駐步兵四十名，預备抵御。次日果有潰兵多名，在县属楼子村与淮軍战斗。結果淮軍被潰兵击斃一名，潰兵亦被淮軍生擒三名，至孙河用車載走，不知下落等語。詰以是否系宋旅之軍隊。咸称不知。請鉴核轉呈”等情前来。

督察长查宋旅軍隊前由廊房撤退，其时各路潰兵紛紛逃窜，被其蹂躪者，非止东坨鎮一处。如通县馬駒桥、馬各庄、楼子村等处，損失均較东坨鎮为重。今既派員查明，前往东坨索款之兵，并无肩領各章，显有他路潰兵，假借宋旅名义，肆行勒索。不然，何以一經宋旅派兵彈压，地方立就安謐；且一再挽留，深恐兵去匪来，复蹈危机。是該商会所呈，在宋旅未派兵駐紮該鎮以前之事，与宋旅毫不相涉，应請免議。所有东坨鎮商民被潰兵勒索巨款案，現已遵飭派員查明緣由，理合据实备文呈报。为此，呈請总司令鉴核，并請令飭宋旅現駐东坨鎮四团二营七連軍隊仍留該鎮，以資保卫而順輿情，实为公便。謹呈京畿卫戍总司令王。

通县軍警督察长施从滨。

张国庆呈文 1920年8月25日

京师四郊游緝队第一大队統带张国庆为呈报事：据职队騎兵第一营李营长呈称：“为呈报事：八月二十五日早十二点半钟接統带電話：以奉电諭，通县駐兵暴动等因。飭即火速派員赴通县偵探等因。遵即派一連排长张凤山于早一点五十分出探。茲于本日上午八点五十分，据张凤山回营报称：奉派带正目王永才等于二十五日早一点五十分由营出发，于四点余行至通县郊外，聞大道北面尙有枪声，隨即至城，城門大开。由西門入城，遍行訪詢。得悉由城内中仓所駐之宋旅步兵，于二十五日夜十二钟出发，先行开枪。嗣由各处駐紮之兵队，一齐接应，大肆搶掠。查計被搶者交通、中国两銀行及商戶，共搶烧二百余家。幸人民尙无死伤。搶至四钟，由东、北两門全带武装走有二百余名。嗣聞各营吹归队号，亦有回营者。惟駐城外演武厅之騎兵二十团出队，进城彈压保护，尙无搶掠情事。見西街路北店內有木棺一具，詢悉在該店駐之毅軍，伤一什长。排长在城内游行二时之久，再无暴动情事。惟人心惶恐，均皆扑救余火各等情前来。理合呈报”等情。据此

理合繕單呈報究鑒施行。

通縣商民呈文 1920年8月28日

呈為懇恩速賜賑款以救災黎事：竊查通縣近畿四十里，佐輔神京，自邊防軍戰端一開，竭盡脂膏，供應退兵，苦楚已不堪言，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夏曆七月十一日夜半，城內軍隊無因譁變，四出搶劫焚燒。時縣長冒險登城中鼓樓，鳴鐘喊救。直值日出，幸奉軍大隊臨境，始有救護。余燼未熄，哭號之聲不絕于耳。連日收拾潰兵，追捕殆盡。經地方官督同警察，會合商民，查明繁盛城區，燒毀大小鋪戶五十余家，被搶掠一空者三百余戶。小民何辜，罹此浩劫。溯自前清庚子變亂，通縣遭災最重；及壬子又遇兵變。兩次燒殺搶掠，元氣大傷。今又遭此兵災，城市變為荒郊，商民實不堪命。京師警察總監、新京兆尹，當即派員帶款急賑死傷待斃災黎。至于焚毀之房屋，被搶之商民，惟有叩懇恩施頒發鉅款生活災黎。上迓天和，下全民命，皆仰賴鴻慈拯救，數萬生靈，實感大德于無極矣。謹呈京畿衛戍總司令王。

	簡鶴年	毛恩	李本鑒	于季蘇	
通縣商民	方廣壽	李冠生	李浚源	張藹堂	等謹呈
	王家駿	張乃賡	果松岩	潘文翰	
	薛士鴻	姚云階	劉田	劉殿英	

申振林報告 1920年8月28日

左翼翼尉振林謹稟報事：竊職于陽曆八月二十七號，飭知左翼第三中隊官常凌派長兵前往通州一帶，密探陰曆七月十二日夜內變兵情形及現動作。于陽曆八月二十八號，據該隊官稟稱：派伍長慶隊兵林沛保與永陞、春祿等五名前往。于十一時出發，至午後一時余至花開迤北前榮中堂塋地，見宿毅軍，詢問有正副目兵約五十余名。隨向看攷人高姓詢問該毅軍于十二日奉調至通州搶物，次日仍回處照常堂差等情。又花開西北上坡有关帝廟一座，廟內亦宿毅軍約二十余名。前者已去通州搶物，次日仍回廟中守衛。今日午後十二時余，有毅軍大兵一名，在花開地方售賣衣物，曾被該營嚴隊官打死，復又薰活。

由此分二班行走，在八里桥会面。三时余至八里桥，在路北茶社会遇，該社掌柜于姓，言談过語，詢問十二日通州兵变情形。据称自是日七点多钟兵变起，至十三日早四点钟，通夜焚搶，由西門內鼓楼前至牛市街，延烧鋪住戶約七八十家。变兵搶夺后，仍回营当差。次日早持大令游街，見有貧民檢拾物者，即就地正法大約二十余名。前夜內鋪住戶烧死約二十余名。又十三日，太平仓兵开往通州，行至三間房地方紮营，派探馬往东探其情形。由东变兵响号，意欲攻打。該太倉之兵，往南至花閘迤南紮营。次日回营，已报过在案。据該社諸人云，由八里桥河迤西双桥地方那中堂塋地，宿毅軍二棚，桂大人塋地宿毅軍二棚。又探聞北門外街市并未焚搶。聞有毅軍馬队保險，花銀一千五百兩之說。又探聞昨夜东南远方炮响声音，据該社人云在通州迤南。至五时余，将保兴、永陞二名留此。今晚宿店等候，明早仍派长兵前往入城詳細詢問一切。由十三日晚至十四日聞得通州城內焚燒鋪住戶情形，未烧搶之鋪戶仍旧开市。往南行人見稀少及安靜。至今日，甚見平靜，路稍稀行人等情。稟报前来。职理合稟报堂宪大人台前，謹稟。

通县城区商民函 1920年8月30日

軍統鈞鑒：

此次通县軍隊譁变，焚燒搶掠各节，諒已早蒙洞鑒。数日来各軍繳械，彈壓匪氛，均仰賴奉軍大隊維持。是乃仁政之保障，極宜妥籌办法，以善其后。惟近日突有奉軍三五成群，借搜贓物为名，竟在各商鋪住戶家行擄掠之實。既遭兵灾于前，复被搜掠于后，商民何辜，罹此次第浩劫。搜贓之軍隊魚貫而至，甲往乙來，每次必攫衣物而去，即萬貫家財，亦難敌此循环搜掠。長此以往，城市定為丘墟。以現在形勢觀察，善后各事均不足論，獨奉軍之扰害實令商民駭死，并欲置被災商民于死地。万懇軍統施視民如子之心，速為設法，先將派赴通县之奉軍全部星夜撤回。灾区如何，再作道理。否則灾民无貼席之一日矣。冒昧瀆請，千乞补救，以濟民生而保衣食。務請派員秘查，設法拯民于水火，則合城老幼感戴鴻慈永世不忘也。专此叩懇，敬請福安。

通县城区商民三万八千九百人公启

高阳县知事孙賢濛电 1920年11月23日

使帅① 鈞鉴：

窃十一师欠餉过多，寒困交迫，曾于本月十八日夜間暴动。幸知事与李參謀长先有所聞，筹备防御，未克起事，前已电报在案。昨日李师长由保到高，剴切劝勉，并云不日准可領到四月之餉，軍心稍定，商民亦皆安业。知事先后筹借軍餉洋三万二千五百元，大費經營筹划，未敢畏难苟安，昼夜奔馳，眠食俱废。幸保地方，秩序卒得安全，艰苦备尝，諒蒙洞鉴。如此时欠餉一到，即可化险为夷。倘仍迟不給发，殊恐前功尽棄。除仍尽心竭力設法維持，以安軍心而保商民外，合即电悬查核，迅賜仍催速发欠餉，以重地方。 高阳知事孙賢謹呈。濛印。

大帅批：參謀处复。參謀长批：候中央不日派員发款解决。

高阳县知事孙賢宥电 1920年11月26日

使帅鈞鉴：

窃十一师因欠餉所迫，并于本月二十三日夜，在各乡强搶，前已四次电报在案。知事与各軍官协商防范，严密布置，虽城关无恙，詎二十四日夜間有駐紮他处軍隊勾結为患。又在南北蔡口等村，并安新、蠡县所屬各村庄搶掠財物，并有烧房伤人情事。受害者皆不敢来案呈报。自应查明被害家数，妥为撫恤。除仍竭尽心力設法維持外，理合电請查核。 高阳县知事孙賢謹呈。宥印。

再密稟者：十一师此次生变，一因欠餉过多，二因有遣散之說。如不設法遏止，每夜騷扰不已，則职县与邻封各县民生何堪。拟請設法拯救，或速飭該軍隊移駐他处，以免地方糜烂。如蒙迅賜办理，則邻近各县数百万生灵，当必焚香祝之矣。临稟悚惶，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知事孙賢密叩。

① 使帅系指曹錕。參閱前《第十一师移防直隶电》。

大帅批：參謀处急轉中央，从速設法。參謀长批：急电中央，前日已电請中央速派員携款来保，迅速办理，何迟迟未奉复。請速来員至要。安新县可由十五旅步兵二連前往堵截搶掠衣物。

高阳县知事孙賢宥日代电 1920年11月26日

使帅鈞鉴：

窃十一师于本月二十三、四等日夜間在颍县并安新、蠡县各村庄搶掠伤人，业經先后电报在案。二十五日夜間更甚，并搶及清苑县境內，且有打伤人命情事。現在各县人民紛紛向保定城內迁避，形同逃乱。知事力薄能鮮，挽救維艰。目击心惊，危險万状。故不得不急切直陈，为民請命。理合电恳查核，迅賜設法拯救，以恤群生。

高阳县知事孙賢謹呈。宥印。民国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快邮代电由高阳县发。

參謀长批：速密令王旅长、孙旅长速設法維持清苑附近，竭力戒备，以免勾引他队。

河間县劝业所及商会呈文 1921年1月

呈为魏旅长纵兵殃民飾詞辯訴据实再陈事：窃十一师二十一旅魏清和，自奉命駐河，涂炭地方，强暴残忍，今遭查办，仍强詞飾辯，冀脫罪刑。謹就其捏飾之点，据实縷陈于左：

一、該旅长辯称：自到河以来，何事强橫，何事残忍，对于何人，何不指明。又称供应一切，系各营团人地生疏，請商会代办代购，由营出錢各等語。查該旅长自到河后，逼勒商会为之筹款，措办稍緩，肆行侮辱，不顾商民之困苦。对于商会夫役李庆等迭次打罵，非强橫残忍而何。至向商会所要各物，由营出一收条則有之，并未出过一錢。此捏詞飾辯者一也。

一、該旅长辯称：阴历九月二十日以前传出消息，二十晚十钟搶掠。由稽查处听商民传言报告，聞信即传团营长會議防范，公議請县知事及商会速为設法借洋四千元，維持現状。当由认可，明日上午交款。又恐无知目兵，果有暴动，立于是晚四点时，召集两团营官兵讲

話，併將地方借洋四千元之美意，当众宣布。不料少数无知目兵，竟于是夜十钟暴动。未暴动之先，据稽查报告，有身著軍服无肩章及便衣者多人，陸續进城盘桓街市。派副官調查，不知去向各等語。查二十日晚十钟搶掠，实由伊旅部传出消息，事前計劃已成。若果系商民謠传，何搶掠钟点，若合符节。伊言會議防范，不知所防范者何在。如該旅长果不知情，何于最短時間要洋四千元維持现状。明知县长与商会必办不到，借以誣过于人，以为藏身之計。且县长与商会已认可明日上午交款，理当无暴动之事。乃依然暴动者，实計劃已成，勢无可挽也。又称四点召集官兵，宣布地方借洋美意，尤为虛誣捏詞。盖县长与商会八点钟开会議決，次日上午交款。余參軍當場允諾，足为鉄証。四点时尚未承认借款，当众宣布之語，誠属子虛。此飾詞狡辯者二也。

一、該旅长辯称：詎料少数无知目兵，竟于是夜十钟暴动。当未暴动之先，据稽查报告，有身著軍衣无肩章及便衣者多人，陸續进城盘桓街市，派副官調查，不知去向。且未起事以先，聞四十二团一二营目兵不可靠，派副官調查，併告各該营长防范。副官与該营长談話之际，即聞枪声。初起时不过二三十人，随后当舖机关枪声，保卫团枪声紛紛皆起。当即选派得力軍隊出而严緝滋事目兵，又派队分出巡查，而滋事目兵已畏罪远颺，只有搶取物件田广居等八人拿获送县。八人內，有前十五师之兵各等語。更为捏詞狡辯。果系少数无知目兵于十钟暴动，应有多数有知目兵深得其力，拏获少数，当自不难，何未拏获一人。即有情形可疑之人进城，在街盘桓，城內屯兵五营，四門俱派兵把守，既派得力軍隊巡查严緝，絕不至一兵不能查获。既知四十二团一二营不可靠，何不早为調查防范。至二十日晚十钟前数分钟始加防范。且伊称副官至二营談話之际，即聞枪声。該副官何不立时派以多数軍隊，抓获少数之变兵。何竟寂然不动，听其任意搶掠，畏罪远颺。所云設法防范者，固如是乎。未經搶掠以前，公同會議，届时不准当舖商团开枪抵抗，深恐寡不敌众，惹起禍端，誣以开枪，絕无其事。且当舖掌柜人同伙友聞外有枪声，皆踰垣而避，亦向无机关枪枝，人所共悉。商团不过十人，焉敢与五营大兵相抗。是更显然可見者也。再者伊拏获八人，皆系平民，并无十五师之兵，有县卷可查，保人可証。此飾

詞辯訴者三也。

一、該旅長辯稱：槍聲自十鐘起，至十鐘四十分止。是夜派副官挨戶查視，被搶者只十九家，凡大商均未波及。其未被搶者，門戶緊閉，屢扣不開。至次日縣署查明，具報被搶者四十余家，以少報多，人情大抵若是等語。尤為捏造事實。既云槍响時間有四十分钟，是為時已久。若聞槍即行查辦，萬不至一人不能抓獲。查被搶者實系四十余家，縣署有案卷可凭，有被害之人可証，即复查亦當無異，何謂以少報多。且伊稱被害者並無大商，如張調辰開設之隆瑞恒銀號、馬玉生之萬祥布店各商家、公立之同議公銀行均在被搶之列，何謂無大商。況張調辰家中亦同時被搶，豈惟大商。此飾詞狡辯者四也。

一、該旅長辯稱：最足令人氣腦者，謂旅長事前計劃已成，故意縱兵搶掠。復謂鳴號令日兵歸隊，荒謬絕倫，指為旅長故加陷害等云云。查商民聞旅部傳出二十日晚十鐘搶掠，該旅長若非計劃已成，何故以最短時間，立要四千元之巨款，謂非此不能維持秩序。則城內五營之眾，不至一人不能抓獲。是臨時並未維持也。即至事後，伊果實行查辦，亂兵萬不能全數遠颺，四門軍隊亦不至全數放走。何竟未查獲一人。是事後並無查辦也。情狀如此，而狡稱非已計劃，將誰欺乎。又吹號歸隊一節，實于搶掠之後，吹歸隊號三次，全城商民莫不聞之，无可諱言。況商會商團查看街市時，尚見有亂兵在街。由是觀之，非不能抓獲，實不抓獲也。此捏飾狡辯者五也。

一、該旅長辯稱：稽查報告，有著無記號軍衣及便衣人多名，在街閒游，系十五師潰兵及土匪肆行搶掠等語。更屬無謂。查伊之稽查，實與亂兵同時搶掠。有稽查拋棄軍衣符號及軍衣存在縣署，可為確証。乃該旅長尚處處據稽查報告，砌詞捏飾，殊為狡賴。此飾詞強辯者六也。

一、該旅長辯稱：派官四出追款一節，實系商會請求派軍官赴鄉追款。伊未允所請，仍由警察代催。並無派官之事等語。查伊逼索款項，實系伊派官赴四鄉警局坐催。所派軍官，車馬費、飯費數百餘吊，皆歸商會擔任，有帳可凭，并有四鄉警局可証。每村催索銀洋四十元，系搶掠以後，前款交清時之事也。伊稱只派官一次，專查假冒軍人，實

无其事。此飾詞狡辯者七也。

一，該旅长辯稱：日夜派得力軍隊巡查，日兵不得出營。如交款之際，軍隊出城搶二十餘村，焉有不赴營報告之理云云。查該旅长見報端載伊軍隊搶掠各情，勃然大怒，立將商會會長傳去，大加凌辱。一見報載，尚且如此。小民被搶，誰敢舍性命而赴營報告者。且搶掠之人軍裝齊備，確非土匪。至搶有黑馬，旅长收受一節，民等雖未親見，而人言嘖嘖，查訪便明，事實終不可掩。此飾詞狡辯者八也。

又凡婦女及攜帶包裹者不准出城一節，實系旅长告商會云。凡商家出城，須有商會執照，如非商家，雖有執照，亦不准出城。因此婦女及攜帶包裹者均不能出城。又該旅长辯稱解散令下，所住地點，一無燒燬等語。伊燒燬情形，至今余炭完全尚在，確有可凭。又該旅长催索地方之款，專為肥己，亦屬事實。查解散軍隊，邱委員已解餉到河，無庸催交地方之款。乃伊仍向各村催交，非為肥己而何。此又飾詞狡辯者九也。

以上所述各節，皆據當時實在情形縷晰狡辯。恭懇軍法處長大人鑒核。謹呈直魯豫巡閱使署軍法處長趙

具呈河間縣人勸業所長孟昭宸

商務副會長韓貴忠

參謀處致軍法處公函 1920年2月1日

敬啟者：

前由貴處封送手折一件，呈奉帥批核議，遵即由敝處征集在保各師旅長及王秘書長意見，用資表決。惟眾意紛歧，主張頗不一致。有主張送部懲辦者；有主張由本署核定罪名，送交中央執行者；有主張完全由本署辦理者。嗣以眾議互異，取決無從，遂即將此種情形報告帥座。當奉面諭，仍歸軍法處主持辦理等因。奉此。相應檢同原折，函達貴處。即希查照辦理為荷。此致軍法處。

參謀處啟

附原折一件。

敬密陳者：

竊查十一師兵變，其該管長官均應依法審辦，以肅軍紀。惟由

本署組織軍法會審，尚有種種困難，謹就管見所及，為我參謀處縷陳之：查修正陸軍審判條例第六條，載有高等軍法會審，設於陸軍部等語。此案現已管押者為該師旅長魏清和，而旅長為上級軍官，例應屬於高等軍法會審範圍。若逕由本署審理，終有越俎之嫌，此對法理上不能不解交中央審辦者也。軍隊于駐地譁變，固屬地方之不幸，而真正受損失者為人民。出面交涉者，乃地方官紳。在長厚者不過借此以市恩，而狡黠者或且要挾而染指。若此案完全由本署辦理，則地方種種要求，亦將完全由本署应付。苟不能達其志願，反因此而失人心。此對於地方感情上，不能不解交中央審辦者也。近來飢軍譁潰，相習成風。中央頒發命令，曾擬盡法嚴懲。不但效果毫無，權力亦且不逮。溯厥由來，不曰籌餉維難，即諉軍官祖庇。地方人民知中央威令之不行，乃移其目光對於各省軍事長官為裁兵之要求。不問肇事軍隊為何部統轄，是否為本省督軍權力所能及，一致加以非難。此案十一師為中央直轄軍隊，欠餉潰變，中央應負其責任。若由本署辦理，未免代人受過。此對於管轄責任上不能不解交中央審辦者也。再十一師此次北上，原為協助我軍而來。現因欠餉潰變，以致全數遣散，本署愧對地方，亦愧對該師。若由本署辦理此案，不但結果未必良好，而對於帥座用人前途，亦頗有影響。現在時局多故，人心反側，矧尚有伺隙而進者耽耽于旁。此种處置不能不謀十分穩妥之法。繼賢本一得之愚，擬將此案解交中央審辦，而對於地方善後，及該師所欠一切款項，則由本署造冊，請求中央分別賠償撫恤，以慰地方而資結束。是否有當，理合具折陳請鑒核。如蒙采納，即希轉呈帥座施行，實為公便。謹陳參謀長。

軍法處長趙繼賢印。

兵災善後聯合會呈文 1921年3月

呈為兵災奇重，懇請撥款撫恤，以救商艱民命事：竊河間、高陽、蠡縣、任丘、安新一帶，去年亢旱異常，地方已極憊困。自十一師移住五縣各城鎮，勒索搔擾，商民愈不聊生。雖極力供應維持，卒有九、十兩月河高兵變之慘禍。洎今該師雖已遣散，而各處難民尚未盡還鄉里

也。慘斃之骨，猶是暴露道旁也。勒索餉糈，被搶貨物，各商号現且倒閉與折閱者，比比也。元氣大傷，恢復無力，若不急速設法撫恤，則數十萬無辜，將盡索諸枯魚之肆矣。前次通縣城內兵變一夜，聞政府拨款鉅萬為撫恤金。河高五縣受兵變之害，前後約計月余，創痛鉅深十倍于通縣不止，想早在巡閱副使愛民如子胞與為懷。為此，不揣冒昧，涕泣上陳。除將各縣墊款另呈懇請償還外，謹彙集六縣受害各村鎮報告損失數目抄粘，具文呈請鑒核。特予拨款撫恤，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巡閱副使。

兵災善后聯合會代表張調辰、馬瀚文、劉恩源、李長生、齊宗頤、齊振林、齊樹楷、王道元、陳廣虞、劉錫疇、籍忠寅。

附抄單

計開六縣損失財物數目：

- 一，河間縣，共計洋八萬四千七百三十六元九角一分七厘。
- 二，高陽縣，共計洋六萬七千二百一十一元，共計布六千零二十八匹，共計衣物一萬五千九百零二件，共計房屋一百間又六所。
- 三，蠡縣，共計洋八千四百十八元三角五分，共計銅元九萬四千八百七十五枚，共計京錢三千四百零九吊八百四十文。
- 四，任丘縣，共計洋三千二百七十三元八角六分四厘。
- 五，肅寧縣，共計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元。
- 六，安新縣，共計洋三萬六千一百三十八元五角。

直皖戰爭記

汪 德 壽

編者按：汪德壽稿本一冊，分段記述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等事。今選錄其中「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始末記」部分，簡化標題。記事雖很簡略，但對於了解直皖戰爭實況，尚可參考。

民國六年，曹健亭署直隸省長，約敝業師容賢孚仁輔為秘書長，余為秘書。初容為近畿陸軍督練處總參議，兼兵備處總辦；余以兵備處文案升督練處總理文案，即總辦也。彼時曹四爺為糧餉局總辦，曹三爺為第三鎮統制，駐奉天。故曹四爺署省長，即約余師生到省署共事。因均系老同事，並不敢下委任，均按朋友待遇。相處多年，賓主甚相得也。

七年，三師打湖南，得岳州，正值總統姨太太陳氏生一男，即名得岳，此即總統之次子，與袁府結婚者也。余在前清已保候選道，此次又重保薦任職留直任用。

九年，因與安福系失和，故東西兩路大戰十餘日，姜桂題等往來調停數次，均未生效。西路大戰於京漢綫，東路戰於京奉綫楊村等處。西北軍在楊村支搭浮橋十餘座，各家門板一只。是日若白天渡河攻取天津，勢如破竹，可迎刃而解。何者？天津向無防守。而安福不知虛實，擬夜間攻取，此之謂偷渡。而天不滅曹，是日夜大雨，將浮橋全行沖塌，無法渡河。在此一夜之間，即派何參謀謙吉到小站，借得龍軍兩營兵。雖兩營，開車數列，以張聲勢。西北軍既不敢前進，而龍軍自知兵單，亦不敢西攻，相持於北倉以西。在此時間，又到奉借兵。奉雖允許，只不開進關來。又派員迎至錦州，方將奉軍迎進關來。亦系假張聲勢，一夜之間，到車十四列，其實一列車上不過一二連人，西北軍焉知虛實。龍軍見奉已到，亦即退回小站。奉軍开到北倉，一律下車，將隊伍散開。作大扇面式，將西北軍一直推到北京。此即東路戰況。

斯时曹省长正在病中，寿一面应付各处电报，指示方针；一面服侍病人，煎湯熬药。省长虽在病中，而心内清楚，见余之复各处电报，每次均由余念给听。每云汝尚知兵法乎？余曰曾学，不过略知一二。在此应战之期，约十余日，目不交睫。西北軍以为保定方面系重头，东路不足战也。其实东路要紧，天津为保方粮台后路，若先取天津，则保定不战自乱矣。再由汽車路截保定后路，岂不全軍失败矣。而小徐以书生之见，計不及此。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而不知彼，每战必败，此小徐之謂也。

吳佩孚只在西路督战，不暇东顾。曹三爷在高碑店一带督战。西北軍在西路始終只在长辛店、良乡、琉璃河等处，未越雷池一步。又該軍炮团团长王养頤倒戈，炮指天发，后又將炮門全行撤去，大炮无用矣。西北軍西路又复敗績。东西两路大战不过十余日，即行解决。

当初若先取东路，易如反掌。即有二十六师，此乃有名茶壺队，既未經過战事，实不足恃。况該师將領如团长穆乐然、刘振鷺等，未到前敌，先行退縮。刘振鷺在楊村街內只顾搶掠，被敌軍包围，身受重伤，搭回复活，手已残废。幸賴李景林帶兵闖进包围，始救出人不少。李見廿六师无用，徒自乱，回来見省长。省长即委伊前敌副司令，派伊急速出关迎奉軍，方將西北軍压下去。此一役，廿六师伤人甚多，聞只有一營长，大約姓赵，在桥上死守，被敌人一炮打碎。該师平日未經過訓練，又未經過战事，有事不敗何待。若无李景林，不知鹿死誰手。可惜事后曹七爷不知重用，而且妒嫉，將李气走投奉。所以第二次直奉战，李为奉天大为出力。

此一役也，徐樹錚以书生不明大势，以致失敗。最便宜者奉軍，西北軍新购之器械大多数为奉所得。直皖战后，老段被監視，安福人物所藏东交民巷各国使館中，后亦无形取消矣。后鮑廷九、张叙五等恐曹张两家将来有意見发生，故使两家結为姻亲，以資亲密，殊不知未隔两年，而直奉大战起矣。

以上为直皖战事始末，記实而已，遺漏甚多。有作史鑑者，不妨献之，以备参考。

克明汪德寿誌 民国三十年七月賦閒家居作。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2年 第2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出版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2

1962

近代史資料

1962年第2期

(总27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787×1092毫米 1/25·6 4/5印張·153,000字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400 定价:(9)0.70元

統一書號:11018·392 62 11. 京型